

张氏医通 san

中医瑰宝苑

清·张璐撰

建档: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

[张氏医通一](#)

卷六

[张氏医通二](#)

痿 门

[张氏医通三](#)

经云:风寒湿三气杂至,合而为 ,风气胜者为行 ,寒气胜者为痛 ,湿气胜者为着 ,以冬遇此者为骨 ,以春遇此者为筋 ,以夏遇此者为脉 ,以至阴遇此者为肌 ,以秋遇此者为皮 。

[张氏医通四](#)

行 者,病处行而不定,走注历节疼痛之类,当散风为主,御寒利气,仍不可废,更须参以补血之剂,盖治风先治血,血行风自灭也。

[张氏医通五](#)

痛 者,寒气凝结,腠气不行,故痛有定处,俗名痛风是也,治当散寒为主,疏风燥湿,仍不可缺,更须参以补火之剂,非大辛大温,不能释其凝寒之害也。着 者,肢体重着不移,疼痛麻木是也,盖气虚则麻,血虚则木,治当利湿为主,祛风解寒,亦不可缺,更须参以理脾补气之剂,盖土强自能胜湿,而气旺自无顽麻也。骨 者,即寒

[张氏医通六](#)

[张氏医通七](#)

[张氏医通八](#)

[张氏医通九](#)

[张氏医通十](#)

[张氏医通十一](#)

痛 也,其证痛苦攻心,四肢挛急,关节浮肿。筋 者,即风 行 也,其证游行不定,与血气相搏,聚於关节,筋脉弛纵,或赤或肿。脉 者,即热 也,藏府移热,复遇外邪客搏经络,留而不行,其证肌肉热瘿,皮肤如鼠走,唇口反裂,皮肤色变。肌 者,即着 湿 也,留而不移,汗出四肢痿弱,皮肤麻木不仁,精神昏塞。皮 者,即寒 也,邪在皮毛,瘾疹风疮,搔之不痛,初起皮中如虫行状,已上诸证,又以所遇之时而命名,非行 痛 着 外,又有皮脉筋肌骨之也。

[张氏医通十二](#)

故骨 不已,复感於邪,内舍於肾,筋 不已,复感於邪,内舍於肝,脉 不已,复感於邪,内舍於心,肌 不已,复感於邪,内舍於脾,皮 不已,复感於邪,内舍於肺,所谓 者,各以其时重感於风寒湿之气也,肺 者,烦满喘而呕,心 者,脉不通,烦则心下鼓,暴上气而喘,癯乾善噫,厥气上则恐,肝 者,夜卧则蚤,多饮数小便,上为引如怀,肾 者,善胀,尻以代踵,脊以代头,脾 者,四肢懈惰,发咳呕汁,上为大塞。

肺 则肺气不清,胃热上逆,故烦喘而呕。心 则脉道不通,心火内衰,湿气凌心,故恐,肝 则血液阻滞,水饮客之,故上为引急,如

有所怀也，肾 则胃之关门不利，故善胀，浊阴湿邪伤其籛气，所以脚挛不能伸，身倮不能直也，脾 则籛气不调，故四肢懈惰，上焦痞塞也。

肠 者，数饮而出不得，中气喘争，时发痙泄。

肠者，兼大小肠而言，肠间病，则下焦之气不化，故虽数饮，而小便不得出，则本末受病，故与中气喘争，盖其清浊不分，故时发痙泄也。

胞 者，少腹膀胱按之内痛，若沃以汤，涩於小便，上为清涕。

胞者膀胱之稷也，膀胱气闭，则水道不行，故按之内痛，若以热汤沃之，小便得外热之助，方得稍通，而犹滞涩不利，则治宜温助气化，可知膀胱之脉，从巅入络脑，故上为清涕，以太籛经气不固而精气上脱，又须温补无疑，盖缘精泄之後，寒气乘虚入於膀胱之内，而致小便淋漓不通，茎中痛引谷道，甚则脐腹胀痛，此属津液枯竭之故。

误与利水药，必致喘逆胀急而死，老人阴虚泉竭，多有此证，曾见膀胱胀破，淋漓无度，时虽暂宽，不久即毙。

诸 不已，亦益内也，其风气胜者，其人易已也，其入藏者死，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，其留皮肤间者易已，凡 之类，逢寒则虫，逢热则纵。

寒从中生者，是人多 气也，籛气少，阴气多，故身寒如从水中出。

人有身寒，汤火不能热，厚衣不能温，然不能冻栗，是人素肾气胜，以水为事，太籛气衰，肾脂枯不长，一水不能胜繁火，肾者水也，而生於骨，肾不生，则髓不能满，故寒甚至骨也，所以不能冻栗者，肝，一籛也，心，二籛也，肾，孤藏也，一水不能胜二火，故不能冻栗，病名骨，是人当挛节也。

素肾气胜，言稟气本充也，以水为事，言嗜欲无节，伤其真籛，庶籛则阴无以生，故肾脂枯不长，无阴则籛无以化，故寒甚至骨也。

病在籛者，命曰风，病在阴者，命曰，阴籛俱病，命曰风。

籛受风气，故在籛者命曰风，阴受湿气，故入阴则命曰。

风 淫泆，病不可已者，足如履冰，时如入汤中，股胫淫泆，烦心，头痛，时呕时。(闷(同(眩已汗出，久则目眩，悲以喜恐，短气不乐，不出三年死也。

寒 之为病也，留而不去，时痛而皮肤不仁，刺布衣者，以火 之，刺大人者，以药熨之，以醇酒二十斤，蜀椒一升，乾姜一斤，桂心一斤，凡四种，皆 咀，渍酒中，用绵絮一斤，细布四者，并内酒中，置酒马矢 中，盖封涂，勿使泄，五日五夜，出布绵絮曝乾之，乾复

渍，以尽其汁，每渍必 其日，乃出乾，乾并用滓与绵絮，复布为复巾，长六七尺，为六七巾，则用之，生桑炭炙巾，以熨寒 所刺之处，令热入至於病所，寒，复炙巾以熨之，三十遍而止，汗出以巾拭身，亦三十遍止，起步内中，不见风，每刺必熨，如此病已矣，此所谓内热也。

内，纳同，谓温其经，使热气内入，血脉流通也，布衣血气涩浊，故当以火 之，即近世 桃艾熨之类。

周 者，在於血脉之中，随脉以上，随脉以下，不能左右，各当其 所。风寒湿气容於分肉之间，迫切而为 ，得寒则聚，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，分裂则痛，痛则神归之，神归之则热，热则痛解，痛解则厥，厥则他 发，发则如是，此内不在藏，而外未发於皮，独居分肉之间，真气不能周，故命曰周 。

金匱云：问曰：血 病，从何得之，师曰：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，重因疲劳，汗出，卧不时动摇，加被微风，遂得之，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，关上小紧，宜 引籛气，令脉和，紧去则愈。

血 ，阴籛俱微，寸口关上微，尺中小紧，外证身体不仁，如风 状，黄 桂枝五物汤主之。

血 者，寒湿之邪， 着於血分也，辛苦劳 之人，皮髓致密，筋骨坚强，虽有风寒湿邪，莫之能客，惟尊荣奉养之人，肌肉丰满，筋骨柔脆，素常不胜疲劳，行卧动摇，或遇微风，则能 着为患，不必风寒湿之气杂至而为病也，上条言脉自微涩，而关寸小紧，为湿 血分，所以籛气不能外行，故宜 引籛气以和阴血，下条言阴籛俱微，而尺中小紧，为营卫俱虚，所以身体不仁，故宜药通营卫，行散其 ，则紧去人安而愈矣。夫血 者，即内经所谓在脉则血凝不流，仲景直发其所以不流之故，言血既 ，脉自微涩，然或寸或关或尺，其脉见小急之处，即风入之处也，故其 药所施，皆引风外出之法也。肾 着之病，其人身体重，腰中冷如坐水中，形如水状，反不渴，小便自利，饮食如故，病属下焦，身劳汗出，衣 冷湿，久久得之，腰以下冷痛，腹重如带五千钱，甘姜苓术汤主之。

此证乃湿邪中肾之外廓，与肾藏无预也，虽腰中冷如坐水中，实非肾藏之真气冷也，今邪着下焦，饮食如故，不渴，小便自利，且与肠胃之府无预，况肾藏乎，此不过身劳汗出，衣 冷湿，久久得之，但用甘草、乾姜、茯苓、白术，甘温淡渗行湿足矣，又何取暖肾壮籛哉。

诸肢节疼痛，身体 脚肿如脱，头眩短气，温温欲吐，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。

此即总治二焦之法，眩短气，上焦也，温温欲吐，中焦也，脚肿如脱，下焦也，肢节疼痛，身体翩筋骨也，由是观之，当是风寒湿其营卫筋骨三焦之病，然湿多则肿，寒多则痛，风多则动，用桂枝治风，麻黄治寒，白术治湿，防风佐桂枝，附子佐麻黄、白术，其芍药、生姜、甘草，亦如桂枝汤之和其营卫也，知母治脚肿，引诸药不行，附子以行药势，开之大剂也。

戴人云：病以湿热为源，风寒为兼，三气合而为，其脉砭涩，奈何治此者，不问经络，不分藏府，不分表，便作寒湿脚气，乌之附之，乳之没之，种种燥热攻之，中灸之，脐下烧之，三里火之，蒸之熨之，汤之炕之，以致便溺涩滞，前後俱闭，虚躁转甚，肌肤日削，饮食不下，虽遇扁华，亦难措手，若此者何哉，胸膈间有寒痰故也，病本不死，死於医之误也。

景岳全书云：观论曰：风寒湿三气杂至，合而为，而寿夭刚柔论又曰：在籛者命曰风，在阴者命曰，何也，盖三气之合，乃专言证之所因也，曰在籛为风，在阴为，又分言表之有殊也，如风之与，本皆由感邪所致，但外有表证之见，而见发热头疼等证，或得汗即解者，是皆有形之谓，此以籛邪在籛分，是即伤寒中风之属也，故病在籛者命曰风，若既受寒邪，而初无发热头疼，又无变证，或有汗，或无汗，而筋骨之痛如故，及延绵久不能愈，而外无表证之见者，是皆无形之谓，此以阴邪直走阴分，即诸之属也，故病在阴者命曰，其或既有表证，而疼痛又不能愈，此即半表半，阴籛俱病之证，故阴籛俱病者命曰风，此所以风病在籛而病在阴也，然则诸者，皆在阴分，亦总由真阴衰弱，精血亏损，故三气得以乘之，而为此诸证，经曰：邪入於阴则，正谓此也，是以治之法，最宜峻补真阴，使血气流行，则寒邪随去，若过用风湿痰滞等药，而再伤阴气，必反增其病矣。

行者，走注无定，风之用也，经言病在籛者，命曰风，在阴者，命曰，阴籛俱病，命曰风，越婢加术附汤，轻则羌、防、归、芎、葛、桂、赤茯、甘草、威璣仙、苍术、黄柏，若病久大虚，非大补气血不可，如日从事乎散风清火，则脾肺必败，终致不起。痛者，痛有定处，乃湿气伤肾，肾不生肝，肝风挟湿，流走四肢，肩胛疼痛，拘急浮肿，金匱乌头汤加羌活、官桂，服後啜热稀粥助其作汗乃解，身体痛如欲折，肉如锥刺刀割，千金附子汤。着者，着不仁，经曰：营气虚则不仁，卫气虚则不用，营卫俱虚，则不仁且不用，璣枢云：卫气不行，则为麻木，东垣治麻，必补卫气而行之，浑身麻木不仁，或左或右，半身麻木，或面或头，或手臂或脚腿，麻木不仁，并

宜神效黄 汤，皮肤间麻木，此肺气不行也，本方去蔓荆倍黄 加防风，如肌肉麻，营气不行也，去蔓荆加桂枝、羌防，手足麻 ，臂痛不能举，多眠昏冒者，支饮也，气口脉滑，指迷茯苓丸，脉浮者，二陈汤加桂枝、枳、桔。若手麻乃是气虚，十指麻乃是湿痰死血，手指麻木是气不行，有顽痰死血也，导痰汤加乌药、苍术。风吹手足酸疼而肿，是寒湿，桂枝附子汤。因於风者，百节走痛，乌药顺气散加羌活、南星、苍术。因於湿者，天阴即发，身体沉重酸疼，除湿痹痛汤，在上痛者，加桂枝、桔梗，在下痛者，加防己、木通，多汗，加黄 、防风，自汗身重，防己黄 汤。寒湿不可屈伸者，乌头汤、活络丹选用，并外用摩风膏。因火者，五苓散加酒苓、黄柏、竹沥、姜汁。因湿热者，肢节疼痛，肩背磅重，胸膈不利，下注足胫痛肿，当归拈痛汤。热毒流入肢节疼痛，患处必热，千金犀角散。血瘀者，芎、归、桃仁、红花、威灵仙，煎成入麝少许。血 者，邪入於阴也，经云：人卧则血归於肝，汗出而风吹之，血凝於肤者为 是也，黄桂枝五物汤，昼轻夜重，加当归。而身寒如从水中出者，属寒湿，附子丸。血气凝滞，手足拘挛疼重，风寒湿三气杂至者，改定三汤。周 者，真气不能周於身，故周身 痛，用第 汤，行 上半身甚，用乌药顺气散，下半身甚，用虎骨散，痛 ，用乌头汤，着 ，用除湿痹痛汤，不应，用补中益气加熟附子、羌活、苍术、黄柏。有 遍身走痛无定，二陈汤加羌活、风化硝，姜汁糊丸服。在骨，安肾丸。在筋，羚羊角散。在脉，人参丸。在肌肉，神效黄 汤。在皮，越婢汤加羌活、细辛、白用藜。在肠，絳茱萸散。在胞，肾沥汤，虚寒，茯苓丸，虚寒甚者，巴戟丸。热 ，千金犀角散。冷 ，巴戟天汤。寒 ，宜以蜀椒、乾姜、桂心各四絜，醇酒五斤，絮四絜，布五尺，马矢火燥一伏时，将絮布曝乾收尽，炙热熨之。着 不移，浸肉破，身热脉涩者，不治。

凡治 证，不明其理，以风门诸通套药施之者，医之过也，夫 证非不有风，然风入在阴分与寒湿互结，扰乱其血脉，致身中之籛不通於阴，故致 也，古方多有用麻黄、白芷者，以麻黄能通籛气，白芷能行营卫，然已入在四物、四君子等药之内，非颡发表明矣，至於攻 之法，则从无有用之者，以攻 之药皆属苦寒，用之则籛愈不通，其 转入诸府而成死证多矣，可无明辨而深戒欤。

(诊脉大而涩为 ，脉急亦为 ，肺脉微为肺 ，心脉微为心 ，右寸磅而迟涩为皮 ，左寸结而不流利为血 ，右关脉举按皆无力而涩为肉 ，左关弦紧而浮磅有力为筋 。

通风(历节(璣枢云：贼风邪气之伤人也，令人病焉，今有不离屏

蔽，不出室穴之中，卒然病者，不离贼风邪气，其故何也，曰：此皆尝有所伤於湿气，藏於血脉之中，分肉之间，久而不去，若有所堕坠，恶血在内而不去，卒然喜怒不节，饮食不适，寒温不时，壅理闭而不通，其开而遇风寒，则血气凝结，与故邪相袭，则为寒，其有热则汗出，汗出则受风，虽不遇贼风邪气，必有因加而发焉，其毋所遇邪气，又毋毒惕之所志，卒然而病者，其故何也，惟有因鬼神之事乎，曰：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，因而志有所恶，及有所慕，血气内乱，紫气相搏，其所从来者微，视之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故似鬼神。

金匱云：寸口脉砱而弱，砱即主骨，弱即主筋，砱即为肾，弱即为肝，汗出入水中，如水伤心，历节黄汗出，故曰历节，盛人脉涩小，短气，自汗出，历节疼不可屈伸，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。

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，乌头汤主之，并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。

乌头汤治历节不可屈伸疼痛，复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，二者之病，皆是风寒伤於筋，麻黄开汗孔，通壅理，散寒邪，解风，芍药以理血，甘草通经脉以和药，黄 益卫气，气壮则邪退，乌头善走，入肝逐风寒，故筋脉之急者，必以乌头治之，然以蜜煎，取缓其性，使之留连筋骨，以利其屈伸，且蜜之润又可益血养筋，兼制乌头燥热之毒。

丹溪云：痛风者，大率因血受热，已自沸腾，其後或涉冷水，或立湿地，或扇取凉，或卧当风，寒外搏热，血得风寒，汗浊凝涩，所以作痛，夜则痛甚，行於阴也，治法，以辛热之剂疏散寒湿，开发壅理，其血得行，与气相和，其病自安，然有数种，治法稍异，痛风而痛有常处，其痛上赤肿灼热，或浑身壮热，此欲成风毒，宜败毒散，如肢节痛，须用羌活，去风湿亦宜用之，肥人肢节痛，多是风湿痰饮流注，宜导痰汤，瘦人肢节痛，是血枝，宜四物加羌、防，老人性急作劳，患紫腿痛，动则痛甚，或血痢用涩药，恶血流入经络隧道而变痛风，宜四物加桃仁、陈皮、牛膝、生甘草，煎入生姜，研潜行散，有瘀积者，加酒热服，并刺委中出血，然非二三十贴不效。壮年人性躁，兼嗜厚味，患痛风挛缩，此挟痰与气证，导痰汤加牛膝、枳椇、通草、桃仁，煎入生姜，研潜行散热服，亦须多服乃效。按湿热痰火死血郁於经络，四肢麻，或痛或痒，轻而新者，可以缓治，久而重者，必加乌、附驱逐痰湿壮气行经，大便阻滞，必用大黄，味者畏其峻攻，多致狐疑，不知邪毒流满经络，非乌、附岂能散结，燥热结滞肠胃，非硝、黄岂能润燥，要在合宜耳。

(历节(景岳全书曰：历节风痛，以其痛无定所，即行 之属也，病源

云：历节风痛是气血本虚，或因饮酒理开，汗出当风所致，或因劳倦，调护不谨，以致三气之邪，脩`，与气血相搏，而疼痛非常，或如虎之咬，故又有白虎历节之名，中藏经曰：历节疼痛者，因醉犯房而得之，此其概也，大都痛之证，多有昼轻而夜重者，正阴邪之在阴分也，其有遇风雨阴晦而甚者，此正阴邪侮籓之证也，或得暖遇热而甚者，此湿热伤阴之火证也，有火者宜从清凉，有寒者宜从温热，若筋脉拘滞，伸缩不利者，此血虚血燥证也，非养血养气不可，遍身骨节疼痛，肢节如槌，昼静夜剧，如虎之状，乃痛风之甚者也，必饮酒当风，汗出入水，遂成斯疾，寒则仓公当归汤、千金大枣汤、防己汤选用，热则千金犀角汤、当归拈痛汤加姜汁炒黄柏，掣者为寒，肿者为湿，汗者为风，三气杂至，伤於血脉之中，营卫涩滞不行，故痛，用虎骨、犀角、砵香、青木香、当归、羌活、桂枝、秦艽、牛膝、骨碎补、桃仁、甘草，水煎入麝才许。历节风毒攻注，骨节疼痛，发作不定，乌药顺气散，不应，五积散，四肢历节疼，其人短气脉砵，为留饮，导痰汤加絳。身体肿痛，一味木通，用二紫煎服，身必发出红丹，汗出至足，顷时即愈，外治之法，以蕲艾斤许，先以一半焙乾，摊痛处，外铺灯心草一层，以指甲在痛傍，不时攒之，冷则更递焙用，三次少歇，又顷如前再用，自四五度效，不可抚摩，抚摩则七窍闭郁也。又法，好陈醋五大碗，煎沸，入 @斤，将 q 痛处熨之，着即麻木也。

石顽曰：按痛风一证，璣枢谓之贼风，素问谓之，金匱名曰历节，後世更名白虎历节，多由风寒湿气，乘虚袭於经络，气血凝滞所致，近世邪说盛行，而名之曰箭风，风毒肿溃，乃谓之曰箭袋，禁绝一切汤药，恣行艾熨 桃，此虽璣枢刺布衣之法，而药熨之方，世绝不闻，使既病之肌肉，复受无辜之痛楚，奈何懵懂无知，甘受其惑，良可慨夫。

麻木(与 证参看(

营卫滞而不行则麻木，如坐久倚着，压住一处，麻不能举，理可见矣，麻则属痰属虚，木则全属湿痰死血，一块不知痛痒，若木然是也。脉砵滑，体厚人属痰与湿，二术、二陈，先少佐羌、独、桂枝等风药一二味，次兼叁、补气。脉微弱，或弦大无力，病久体羸者，属气虚，补中益气加熟附子一片，夏月对生脉散，或清燥汤。一块不知痛痒，阴寒益甚，或日轻夜重，脉涩而颯或弦，属痰挟死血，宜活血行气，二陈加芎、归、桃仁泥、红花、牛膝、韭汁之类，大便见黑而不作泻者，小剂桃核承气汤微利之。十指麻木，属胃中湿痰死血，二陈加二术、桃仁、红花，少加附子行经。湿热下流，紮脚麻

木，或如火燎者，二妙加牛膝作丸，不应，少加肉桂，东垣治闭眼则浑身麻木，开眼则渐退，久而方止，昼殊夜甚，为箴气衰而湿伏阴分也，三 汤去乌头，加苍术、黄柏，又合眼则麻，开眼即不麻，近火则头旋眩晕者，风气下陷於血分，不得升越而作也，三 汤去乌头，加羌活、麻黄，凡妇人素有郁悒者，当舒郁，逍遥散加补气行湿药。

薛立斋治陈孟春有痰，紫臂作麻，紫目流泪，服祛风化痰药，痰愈甚，臂反痛不能伸，手指俱挛，薛曰：麻属气虚，因前药而复伤肝，火盛而筋挛耳，况风自火出，当补脾肺滋水则风自退，痰自清，遂用六味丸、补中益气汤，三月而愈。

石顽治洋客巴慈明妇，产後眩晕心悸，神魂离散，若失藏府之状，开眼则遍体麻木，如在云雾之中，必紧闭其目，似觉稍可，昼日烦躁，夜则安静，专事女科者，用四物等血药，则呕逆不食，更一医用姜、附等热药，则躁扰不盛，其脉虚大而数，按之则散，举之应指，此心火浮散之象，因艰产受蚤，痰饮乘虚袭入心包络中，留伏膈上，有入无出，所以绵延不已，盖目开则诸窍皆开，痰火堵塞心窍，所以神识无主，目闭则诸窍俱闭，痰火潜伏不行，故得稍安，与东垣所言，合眼则箴气不行之麻木回殊，况昼甚夜轻，明是上焦箴位之病，与理痰清火之剂，诸证渐盛，然或因蚤毒，或因饮食，不时举发，此伏匿膈上之痰，无从搜涤也，乘发时，用独参汤下紫雪开通膈膜，仍与前药，调补半载而康。

痿(痿厥)

素问云：肺热叶焦，则皮毛虚弱急薄，着则生痿也，心气热，则下脉厥而上，上则下脉虚，虚则生脉痿，枢折挈经纵而不任地也，肝气热，则胆泄口苦，筋膜乾，筋膜乾则筋急而挛，发为筋痿，脾气热，则胃乾而渴，肌肉不仁，发为肉痿，肾气热，则腰脊不举，骨枯而髓涸，发为骨痿。

戴人云：痿之为状，紫足痿弱不能行，皆由肾水不能胜心火，心火上烁肺金，肺受火制，六叶皆焦，皮毛虚弱，急而薄者，则生痿者，足不能伸而行步 M 也，肾乃肺金之子，今肾水衰少，随火上炎，肾水既衰，则骨髓衰竭，由使内太过所致，直断曰：痿病无寒，故痿之作也，五六月，皆其时也，故病痿之人，其脉浮软，今之行药者，凡见脚膝痿弱难於行步，或一足不伸，便作寒湿脚气治之，骤用乌、附、乳没、威璣仙之类，燔艾火，汤蒸袋蒸，痿弱转加，如此而死，岂非夭乎，夫治痿与治 颇瑄，风寒湿，犹可蒸汤灸，时或一效，惟痿用之转甚者，何也，盖痿以肺热叶焦而成，以此传於

五藏，岂有寒者欤，若痿作寒治，是杀之也，夫痿病不死，死者皆药之误也。

石顽曰：痿证藏府病因，虽曰不一，大都起於箴明湿热，内蕴不清，则肺受热乘而日槁，脾受湿淫而日溢，遂成上枯下湿之候，举世靡不以肾虚为事，箴明湿热，从无齿及之者，或云：痿病既属湿热，何古方多用附子辛热而愈者，殊不知湿热砢滞既久，非借辛热之力，不能开通经隧，原非为肾藏虚寒而设，若真箴未衰，概行温补，而不知清热渗湿，盛无反助湿热之患耶。

凡人自觉紮足热如火炙，自足踝下上冲膝腿，且痿弱软痛，能行而不能久立，脉濡而数，乃阴虚而挟湿热也，虎潜丸，不应，少加附子，骨痿不能起於床者，金刚丸。经言骨痿者，生於大热也，有所远行劳倦，逢大热而渴，渴则箴气内伐，内伐则热舍於肾，肾者水藏也，今水不胜火，则骨枯而水虚，足不任身，发为骨痿，此湿热成痿，多发於夏，令人骨乏无力，故治痿独取箴明，东垣独得其秘，而用清燥之剂，主以清暑益气汤。属湿痰者，手足软弱，脉砢滑，兼腰膝麻木，或肿，二陈汤加二术、羌活、黄柏、竹沥、姜汁。黑瘦人脉涩弱，或左脉大而无力，行步艰难，或兼盗汗阴虚等证者，是血虚有火，四物加牛膝、肉桂、黄柏、苍术。阴血衰弱，不能养筋，筋缓不能自收持，故痿弱无力，补血荣筋丸，气虚痿弱无力，四君子加苍术、黄柏、肉桂、黄。肥白人脉砢缓，或滑，恶心，胸膈不利，属气虚有痰，六君子加苍术、黄柏、竹沥、姜汁。兼食积，即气口弦滑，腹胀恶食，是食积妨碍，脾气不得流於四肢，导痰汤加查、曲、木瓜、防己。挟死血者，脉砢涩或弦，而按之则甄，为恶血流於腰膝，或因产後，或跌扑伤损而得者，不可作虚治。

(痿厥(足痿弱不收为痿厥，有二，一属肾与膀胱，经云：恐惧不解则伤精，精伤则骨酸痿厥，精时自下，是肾伤精脱也，都儼闡，审系箴虚，用八味丸，又云：三箴为病发寒热，下为痈肿，及为痿厥 伕，是膀胱在下发病也，五苓散，一属脾湿伤肾，经云：凡治痿厥发逆，肥贵人膏粱之疾也，肾着汤加 ，又云：秋伤於湿，上逆而咳，发为痿厥，小青龙汤去麻黄加羌活。肾虚之人，六七月之间，湿令大行，湿热相合，痿厥之病大作，脉砢濡而数，小水赤涩，或作肿痛，腰以下痿软不能动，行走不正，紮足欹侧，清燥汤伸不能屈，屈不能伸，腰膝腿脚肿痛，行步艰难，安肾丸。目中流火，视物昏花，耳鸣未聵，困倦乏力，寝汗憎风，行步不正，紮脚欹侧，卧而多蚤，腰膝无力，腰以下消瘦，加味虎潜丸，凡老人痿厥，累用虎潜丸不愈，即於本方加附子立愈，盖附子有反佐之力也。又有脚膝痿弱，下尻臀皆

冷，阴汗甄臭，精滑不固，脉碎数有力，此为膏粱厚味所致，火郁於内，逼籛向外，即籛盛拒阴，滋肾丸苦寒下之，肥盛苍黑人，足膝痿，皆属湿热，潜行散、二妙散，误用温补必殆。

子和云：风痿厥四证，本自不同，而近世不能为辨，一概作风冷治之，下虚补之，此所以旷日弭年而不愈者也，夫四末之疾，动而或劲者为风，不仁或痛者为，弱而不用者为痿，逆而寒热者为厥，其状未尝同也，故其本源又复大殫，风者必风热相兼，者必风寒湿相合，痿者必火乘金，厥者或寒或热，皆从下起，今治之者，不察其源，见於手足曳，便谓之风，左传虽谓风淫末疾，不知风暑燥湿火寒六气，皆能为四末之疾也。

祝仲盛治一人，病腰膝痛，皆以为寒，率用乌、附、蛇酒药，盛暑犹着绵，如是者三载，祝诊之，曰：此湿热相搏而成，经所谓诸痿生於肺热也，即令褫其绵，与清燥汤饮之，曰：疾已深，又为热药所误，非百贴不效，服三月馀而痊。

李士材治兵尊高玄圃，患紮足酸软，神气不足，向服安神壮骨之药不效，改服滋肾牛膝、薏苡、二妙散之属，又不效，纯用血药，脾胃不实，诊之，脉皆冲和，按之亦不甚虚，惟脾部重取之，涩而无力，此土虚下陷，不能制水，则湿气坠於下焦，故膝胫为患耳，进补中益气倍用升、柴，数日即愈，夫脾虚下陷之证，若误用牛膝等下行之剂，则愈陷，此前药之所以无功也。

百合

金匱云：论曰：百合病者，百脉一宗，悉致其病也，意欲食，复不能食，常默默，欲卧不能卧，欲行不能行，饮食或有美时，或有不欲闻食臭时，如寒无寒，如热无热，口苦小便赤，诸药不能治，得药则剧吐利，如有神璣者，身形如和，其脉微数，每溺时头痛者，六十日乃愈，若溺时头不痛，渐渐然者，四十日愈，若溺时快然，但头眩者，二十日愈，其证或未病而预见，或病四五日而出，或病二十日，或一月微见者，各随证治之。

百合病发汗後者，百合知母汤主之。百合病下之後者，滑石代赭汤主之，百合病吐之後者，百合鸡子汤主之。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，病形如初者，百合地黄汤主之。百合病一月不解，变成渴者，百合洗方主之。百合病渴不差者，塘菱牡蛎散主之。百合病变发热者，百合滑石散主之。百合病见於阴者，以籛法救之，见於籛者，以阴法救之，见籛攻阴，复发其汗，此为逆，见阴攻籛，乃复下之，此亦为逆。

所谓百脉一宗，言周身之血，尽归於心主也，心主血脉，又主火，若

火淫则热蓄不散，流於血脉，故百脉一宗，悉致其病也，人身气籛而血阴，若气盛则热，气衰则寒，今病在血，不干於气，所以如寒无寒，如热无热，欲食不食，欲卧不卧，欲行不行，皆籛火烁阴，无可奈何之状也，又上热则为口苦，下热则为便赤，亦籛火烁阴之患也，药虽治病，然必藉胃气以行之，若毒血在脾胃，经脉闭塞，药虽入而胃弱不能行，故得药转剧而吐利也，病不在皮肉筋骨，则身形如和，惟热在血，故脉微数也，脉数血热，则心火上炎，不下交於肾，而膀胱之经亦不得引精於上，上虚则溺时淅然头眩，甚则为头痛，以此微甚，可卜其愈日之远近也，其治法咸用百合为君，以安心补神，能去血中之热，利大小便，导滌瘀积，然必鲜者，始克有济，若汗之而失者，佐知母以调其上焦之津液，下之而失者，佐滑石、代赭以理其下焦之结，吐之而失者，佐鸡子黄以补其中焦之荣血，若不经吐下发汗，但佐生地黄汁以凉血，血凉则热毒解而蕴积自行，故大便出如黑漆矣，其一月不解，百脉壅塞，津液不化而成渴者，故用百合洗之则一身之脉皆得通畅，而津液行，渴自止，勿食盐畔者，以味咸而凝血也，若洗後渴不祛，是中无津液，则以塘菱、牡蛎主之，若变发热，乃脉郁而成热，佐滑石以通利之，百合病皆持紮端，不表不，为其热行血脉之中，非如伤寒可行汗下等法，所以每多误治之失，往往有绵延经岁不已者，愈期不复可拘也，至於误行汗下，变证救治，大略不逾上法，但当随所稟虚实偏胜而调之，切勿误认下元虚弱而用温补之法也。按百合病，即痿证之暴者，伤寒後得此为百合，肺病日久而得者，为痿。

石顽治内翰孟端士尊堂太夫人，因端士职任兰台，久疏定省，兼闻稍有违和，虚火不时上升，自汗不止，心神恍惚，欲食不能食，欲卧不能卧，口苦小便难，溺则酒淅头晕，自去岁迄今，历更诸医，每用一药，辄增一病，用白术则窒塞胀满，用橘皮则喘息悁悁，用远志则烦扰哄热，用木香则腹热咽乾，用黄则迷闷不食，用枳朮则喘咳气乏，用门冬则小便不禁，用肉桂则颅胀咳逆，用补骨脂则後重燥结，用知、柏则小腹枯瘠，用苓、梔则脐下引急，用香薷则耳鸣目眩，时时欲人扶掖而走，用大黄则脐下筑筑，少腹愈觉收引，遂致畏药如蝎，惟日用人参钱许，入粥饮和服，聊藉支晶，交春虚火倍剧，火气一升则周身大汗，神气欲脱，惟倦瑯少寐，则汗不出而神思稍盛，觉後少顷，火气复升，汗亦随至，较之盗汗迥殊，直至仲春中，邀石顽诊之，其脉微数，而左尺与左寸倍於他部，气口按之，似有似无，诊後，款述从前所患，并用药转剧之由，曾遍询綵下诸名医，无一能识其为何病者，石顽曰：此本平时思虑伤脾，脾阴受

困，而厥籛之火，尽归於心，扰其百脉致病，病名百合，此证惟仲景金匱要略言之甚详，本文原云：诸药不能治，所以每服一药，辄增一病，惟百合地黄汤为之专药，奈病久中气亏乏殆尽，复经药误而成坏病，姑先用生脉散加百合、茯神、龙齿以安其神，稍兼萸、连以折其势，数剂稍安，即令勿药，以养胃气，但令日用鲜百合煮汤服之，交秋天气下降，火气渐伏，可保无虞，畲後仲秋，端士请假归省，欣然勿药而康，後因劳心思虑，其火复有升动之意，或令服佐金丸而安，嗣後稍觉火炎，即服前丸，第苦燥之性，苦先入心，兼之辛甄入肝，久服不无反从火化之虞，平治权衡之要，可不预为顾虑乎。

脚气

(千金论云：何以得之於脚〔问曰：风毒中人，随处皆得作病，何偏着於脚也，答曰：夫人有五藏，心肺二藏经络，所起在手十指，肝肾与脾三藏经络，所起在足十趾，夫风毒之气，皆起於地，地之寒暑风湿，皆作蒸气，足常履之，所以风毒之中人也，必先中脚，久而不去，遍及四肢腹背头项也，微时不觉，痼滞乃知，经云：次传间传是也。

(论得已便令人觉否〔凡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，得此病，多不令人即觉，会因他病一度，乃始发动，或奄然大闷，经三紮日不起，方乃觉之，诸小庸医，皆不识此疾，漫作馀病治之，莫不尽毙，故此病多不令人识也，始起甚微，食饮嬉戏，气力如故，惟卒起脚屈弱不能动，有此为痺耳，黄帝云：缓风湿 是也。

(论风毒相貌〔夫有脚未觉痺，而头项臂膊已有所苦，有诸处皆悉未知，而心腹五内已有所困，又风毒之中人也，或见食呕吐，憎闻食臭，或腹痛下痢，或大小便秘涩不通，或胸中冲悸，不欲见光明，或精神昏愤，或喜迷妄，语言错乱，或壮热头痛，或身体酷冷疼烦，或觉转筋，或肿不肿，或倣腿顽，或时缓纵不随，或复百节挛急，或小腹不仁，此皆脚气状貌也，亦云风毒脚气之候也，其候难知，当须细意察之，不尔必失其机要，一朝病成，难可以理，妇人亦尔，又有妇人产後，春夏取凉，多中此毒，深宜慎之，其热闷掣，蚤悸心烦，呕吐气上，皆其候也，又但觉脐下冷痞，然不快，兼小便淋沥，不同生平，即是脚气之候，顽弱名缓风，疼痛为湿。

(论得之所由〔凡四时之中，皆不得久立久坐湿冷之地，亦不得因酒醉汗出，脱衣靴鞞，当风取凉，皆令脚气，若暑月久坐久立湿地者，则热湿之气蒸入经络，病发必热，四肢酸疼烦闷，若寒月久坐久立湿冷地者，即冷湿之气上入经络，病发则四体酷冷转筋，若当风取

凉得之者，病发则皮肉顽，诸处倏动，渐渐向头，凡常之日，忽然暴热，人皆不能忍得者，当於此时，必得顿取於寒以快意也，卒有暴寒，复不得受之，皆生痛也，世有勤功力学之士，一心注意於事，久坐行立於湿地，不时动转，冷风来击入於经络，不觉成病，故风毒中人，或先中手足十指，因汗毛孔开，理疏通，风如急箭，或先中足心，或先中足趺，或先中膝已下脛表者，若人初觉，即灸所患处二三十壮即愈，不复发也，黄帝云：当风取凉，醉已入房，能成此疾。

(论冷热不同(问曰：何故得者，有冷有热，答曰：足有三阴三籛，寒中三籛，所患必冷，暑中三阴，所患必热，故有表 冷热不同，热者治以冷药，冷者疗以热药，以意消息之，脾受籛毒即热顽，肾受阴湿即寒。

(论须疗缓急(凡小觉病候有痺，即须大怖畏，决意急治之，勿缓，气上入腹，或肿或不肿，胸亘逆满，气上肩息，急者死不旋踵，宽者数日必死，不可不急疗也，但看心下急，气喘不停，或自汗数出，或乍寒乍热，其脉促短而数，呕吐不止者皆死。

(论虚实可服药不可服药(凡脚气之疾，皆由气实而死，终无一人以服药致虚而殁，故脚气之人，皆不得大补，亦不可大泻，终不得畏虚，故预止汤不服也，如此者皆死不治。

(论脉候法(凡脚气虽殊，诊候不痺，而三部之脉，要须不违四时者为吉，其逆四时者勿治，余如脉经所说，此中不复具载，其人本黑瘦者易治，肥大肉厚赤白者难愈，黑人耐风湿，赤白不耐风冷，瘦人肉硬，肥人肉软，肉软则受疾至深，难愈也。

(论肿不肿(凡人久患脚气，不自知别，於後因有他疾发动，治之得祛，後直患呕吐而复脚弱，余为诊之，乃告为脚气，病者曰：某平生不患脚肿，何因名为脚气，不肯服汤，余医以为石发，狐疑之间，不过一旬而死，故脚气不得一向以肿为候，亦有肿者，有不肿者，其以小腹顽 不仁者，脚多不肿，小腹顽後，不过三五日，即令人呕吐者，名脚气入心，如此者死在旦夕，凡患脚气到心难治，以其肾水克心火故也。

(论须慎不慎(凡脚气之病，璿须慎房室，羊肉牛肉，鱼蒜芻菜，菘菜蔓青，瓠子酒 酥油乳麩，猪鸡鹅鸭，有方用鲤鱼头，此等并切禁，不得犯之，并忌大怒，惟得食粳梁粟米，酱畔 渣 椒姜橘皮，又不得食诸生果子，酸酢之食，犯者皆不可祛，又大宜生牛乳生栗子。

(论灸法(凡脚气初得脚弱，便速灸之，并服竹沥汤，灸讫可服八风

散，无不祛者，惟急速治之，若人但灸而不能服散，服散而不灸，如此者半祛半死，虽得祛者，或至一二年复更发动，觉得，便依此须速灸之及服散者，治十愈，此病轻者，虽不即死，治之不当，根源不除，久久期於杀人，不可不精以为意。初风市穴灸百壮，重者五六百壮，勿令顿灸，三报之。次伏兔穴灸百壮，亦可五十壮。次犊鼻穴灸五十壮至百壮。次膝眼穴百灸百壮。次三里穴灸百壮。次上廉穴灸百壮。次下廉穴灸百壮。次绝骨穴灸百壮，凡此诸穴灸，不必一顿灸尽壮数，可日日报灸之，三日之中灸令尽壮数为佳，凡病一脚则灸一脚，病紫脚则灸紫脚，凡脚弱病，皆多紫脚，又一方云，如觉脚恶，便灸三里及绝骨各一处，紫脚恶者，合四处灸之，多少随病轻重，大要虽轻，不可絀百壮，不祛速以次灸之。

(论服汤药色目)风毒之气，入人体中，脉有三品，内外证候相似，但脉有瑱耳，若脉浮大而缓，宜服续命汤，紫剂应祛，若风盛，宜作越婢汤加白术四紫，胡洽云：若恶风者，更加附子一枚，若脉浮大紧转，宜作竹沥汤，若病人脉微而弱，宜服风引汤，此脉多是因虚而得之，若大虚短气力乏，其间可作补汤，随病冷热而用之，若未愈，更服竹沥汤，若病人脉浮大而紧，此是三品之中最恶脉也，或砩细而者，此脉正与浮大而紧者同是恶脉，浮大者病在外，砩细者病在内，治当消息以意逆之，虽其形尚可，而手脚未至弱瑿，数日之中，气上，即便命终，如此之脉，往往有人得之，无一存者，急服竹沥汤，日服一剂，切要汤势常令相及，勿令半日之中空无汤也，此汤竹汁多服之，若不瑿热，辄停在胸心，更为人患，每服当使瑿热，若服竹沥汤得下者，必佳也，续命汤治风毒病初得，似时行毒病而脉浮缓，终不变，此不治，或数日而死，或十日而死，或得便不识人，或发黄，或发斑，或目赤，或下部穿烂者，此最急，得之即先服续命汤一剂，须服葛根、麻黄汤下之，若此不折，更与续命汤紫三剂必祛。夫脚气之病，先起岭南，稍来江东，得之无渐，或微觉疼，或紫胫肿满，或行起涩弱，或上入腹不仁，或时冷热，小便秘涩，喘息气冲喉，气急欲死，食呕不下，气上逆者，皆其候也，若觉此证，先与犀角旋覆花汤，宜久服之，以气下小便利为度。

按东垣云：脚气实由水湿，然有二焉，南方卑湿，清湿袭虚，则病起於下，此是外感，北方常食蕪乳，又饮酒太过，脾胃有伤，不能消化，水湿下流，此因内而至外者也。脚气紫胫肿，是为壅疾，皆当疏下，然太过则损脾，不及则病不去，南方多见紫足粗大，与疾偕老者，初起治宜槟榔汤，或四七汤、香苏散，并加槟榔、橘皮以宣通其气，不使其壅，壅既成者，砩去恶血，然後服药，经云：蓄则肿热，

砭石之也。

脚气之病，初起甚微，饮食如故，人多不觉，惟卒然脚膝屈弱，或肿，或不肿，或顽，或缓纵，或挛急，皆是湿邪为患，其肿者为湿脚气，不肿者为乾脚气，脚气之发，必身痛发热，大类伤寒，不可妄用伤寒等药，若卒起脚弱，或少腹不仁，或转筋呕逆，或腹痛下利，或二便秘涩，或蚤悸妄错，但紫胫肿赤，便作脚气治。风胜者，自汗走注，脉浮弦，越婢加术汤。寒胜者，无汗挛急掣痛，脉迟涩，酒浸牛膝丸。湿胜者，肿痛重着，脉迟细，除湿汤。冷恶风者，非术、附、麻黄并用，必不能开，越婢加术附汤汗之，或麻黄附子细辛汤加桂枝、白术亦妙。脚冷痛，或时热烘热，不可屈伸者，千金独活汤。风冷脚疼痛，挛弱不可屈伸，千金乌头汤。暑胜者，烦渴身热，或成水泡疮，脉洪，清燥汤。脚气头疼身热，肢节疼痛，或一脚偏患软弱曳，状如偏风者，小续命加木瓜。三焦经受热，毒气流脚踝上，赤肿痛，寒熟如疟，自汗恶风，或无汗恶寒，败毒散加苍术。三阴受寒，湿着於脚膝上，枯瘦色淡，少腹不仁，腹急疼痛，上气喘急，八味丸加砒香。脚气上入腹，腹急上冲胸，气欲绝，千金半夏汤，脚气冲心，疼痛肿满，大小便秘，砒香导气汤，脚气遍身肿痛，喘促烦闷者，木通散。因脚气而服补剂太过小便不通者，姜汁炒黑山栀、木通、赤芍、赤茯苓、当归、生甘草梢，不时煎服。脚气初发，一身尽疼，或肢节肿，便溺阻隔，此属湿热，先以羌活导滞汤导之，後以当归拈痛汤除之。脚气上入少腹不仁，崔氏八味丸。脚气入腹，喘急腹胀，苏子降气汤，佐以养正丹，下气甚捷。脚气迫肺，令人喘嗽，小青龙汤加槟榔。脚气呕逆，恶心畏食，生料平胃散加木香，大便秘，加礞大黄。脚气风毒，生疮肿痛，心神烦热，犀角散。脚气冲心，火气逆上也，金铃子散加茴香、酒黄柏，另以附子末，津调敷涌泉穴。脚气初发，从足起至膝胫骨肿疼者，千金蓖麻叶裹法。脚气注踝成乳，至下半日疼甚者，此脚气流成漏也，以人中白火炙，敷疮口良。脚气冲心，矾石一掬，酸浆水一斗五升，煎三五沸，浸脚良。活人书云：凡脚气服补药，及用汤药渌洗，逼邪入於经络，皆医之大禁也。大抵脚气肿痛，并属湿热，或兼风兼暑，当详春夏病因六淫治之，至於枯瘦而热者，属阴虚，瘦弱而寒者，属脾虚，当作本证治之。

(诊脉浮弦起於风，濡弱起於湿，洪数起於热，迟涩起於寒，砭而伏，毒在筋骨也，指下涩涩不调，毒在血分也，夏暑脚膝冷痛，其脉脾濡阴弱，湿温也，脚气多从暑湿得之。

石顽治文学褚廷嘉精脱气伤，喘汗蒸热如沐，六脉浮氤，按之乏

力，势不得不从事温补，遂猛进黄 建中，易桂心加人参，数贴而安，因有脚气痼疾，恒服肾气丸不彻，六七年来，宿患未除，坚垦石顽铲绝病根，乃汇取术附、桂附、附、叁附等法，兼采八风散中菊花，鳖甲汤中鳖甲、贝齿、羚羊、犀角，风引汤中独活、防己，竹沥汤中姜汁、竹沥为丸，共襄祛风逐湿之功，服後必蒸蒸汗出，不终剂而数年之疾顿愈，非深誓法存千金妙义，乌能及此。

鹤膝风

鹤膝风者，胫细而膝肿是也，经云：膝者筋之府，屈伸不能，行则僂俯，筋将惫矣，治宜祛风顺气，活血壮筋，十全大补加杜仲、牛膝、羌活，或五积散加松节，血少虚寒而痛者，四物加荆芥、牛膝，送活络丹，气血流动，更服八味丸加鹿茸、牛膝调理，正气旺而患自除矣，兼风湿者，换骨丹，下利後膝肿痛，风邪乘虚入三阴经也，大防风汤，服药不能应手者，外用雷火 法，每日 之，不必着伤肌肉也，方用蕲艾五钱，丁香五分，麝香三分，合研匀，入纸筒中，痛处衬纸三五层，点火 之，以筋脉活动为度，数日自效。又鹤膝风初起，漫肿不红，屈伸不便者，乘未溃时，用陈年芥菜子研细，以姜汁、M白蜜，调涂一伏时，患处起痂，俵乾脱皮自愈，上二法，若脓成者，不可用也。

妇人鹤膝风证，因胎产经行失调，或郁怒亏损肝脾，而为外感所伤，或先肢体筋挛，继而膝渐大，腿渐细，如鹤膝之状，若肿高赤痛者易治，漫肿不赤痛者难治，二三月溃而脓稠者易治，载半後溃而脓清者难治，误用攻伐，复伤元气，尤为难治也，大要当固元气为主，若食少体倦者，六君子汤，晡热内热，寒热往来者，逍遥散，发热恶寒者，十全大补汤，少寐蚤悸者，归脾汤，月经过期者，补中益气汤，月经先期者，加味逍遥散，肾水虚弱者，六味地黄丸，肾虚风袭者，安肾丸、肾气丸参用，凡溃後当大补脾胃，若脓出反痛，或寒热烦渴等证，皆属气血亏损，一於培补，庶保终吉。

喻嘉言曰：鹤膝风者，即风寒湿之 於膝者也，如膝骨日大，上下肌肉日枯，且未可治其膝，先养血气，使肌肉渐荣，後治其膝可也，此与治偏枯之证，大同小理，急溉其未枯者，使气血流行而复荣，珥不知此，但用麻黄、防风等散风之药，鲜有不全枯者，故治鹤膝风而急攻其 ，必并其足痿而不用矣。古方治小儿鹤膝风，用六味地黄丸加鹿茸、牛膝，不治其风，其义最善，盖小儿非必为风寒湿所 ，多因先天所禀肾气衰薄，阴寒凝聚於腰膝，故以六味丸补肾中之水，以鹿茸补肾中之火，以牛膝引至骨节而壮其裹擷之筋，此治本不治标之良法也。

诸风门

疔风

经云：疔者，营气热，其气不清，故使鼻柱坏而色败，皮肤痂溃，风寒客於脉而不去，名曰疔风。风气与太籛俱入，行诸脉俞，散於分肉之间，与卫相干，其道不利，故使肌肉 蕩而有痂，卫气有所碍而不行，故其肉有不仁也。病骨节重，须眉落，名曰大风。脉风作为疔。疔风者，数刺其肿上已，刺以锐 其处，按出其恶气，肿尽乃止，常食方食，毋食他食，观内经之论，当分营卫为治，古方虽多，但混泻其风热於营卫，又无先後之分，至东垣丹溪始分之，活法机要云：先桦皮散，从少至多，服五七日，灸承浆穴七壮，灸疮愈再灸，三灸之後，服再造散，祛血分之风热，戒房室三年病愈，此先治其卫，後治其营也，丹溪云：疔风须分在上在下，看其绉衷，先见在上体多者，气受之也，以醉仙散取臭毒恶血於齿缝中出，先见在下体多者，血受之也，以再造散取恶物虫积於谷道中出，所以虽有上下道路之理，然皆不外於籛明一经而已，若上下同得者，气血俱受也，用必胜散上下兼取，籛明主胃与大肠，无物不受故也，夫气为籛为卫，血为阴为营，身半以上籛先受之，身半以下阴先受之，故再造散治其病在阴者，用皂角刺出风毒於营血中，肝主血，恶血留止，其属肝也，虫亦生於厥阴风木化所，必用是法治其脏气，杀虫为主，以赤槟榔出营分毒邪，白牵牛出卫分毒邪，大黄引入肠胃，利出瘀血恶物，醉仙散治病在籛者，用鼠黏子出风毒遍身恶疮，亚麻遂风，滋肺润皮肤，用藜主恶血身体风痒，通鼻气，防风为诸风之引导，塘菱根治瘀血，消热 肿，枸杞和血，消风热散疮毒，蔓荆子主贼风，苦叁治热毒风，皮肤肌肉烦躁生疮，赤癩眉脱，八味药治功固至，然必银粉为使，银粉乃下膈通大肠之要剂，用以驱诸药入籛明经，开其风热怫郁，遂出恶风臭秽之毒，杀所生之虫，循经上行，至牙齿软薄之分，而出其臭毒之涎水，服此药，若有伤於齿，则以黄连末揩之，丹溪取二方，为破敌之先锋，必胜散，则兼二方之妙用，但须慎口味戒房室，服之必效。治疔风五法。一出汗，用麻黄、荆、防、羌、独、皂角、苦叁、全蝎之类，热服覆汗。

二薰浴，先用黄柏、黄连、薄荷为末，水调涂眼四围，次用荆芥，苦叁、风藤、枳壳、苍耳、羌活、桑槐桃柳枝、连根劳聪煎汤薰浴，浴起，用木通、石菖蒲、大黄为末，加麝少许，擦患上。三敷擦，用白矾、川槿皮、五倍子、全蝎为末，加 漱 香油调敷，狼油尤妙，燥痒用大枫肉、番木鳖、乌柏仁、黑芝麻、黑豆、杏仁、木棉子，共捣一处，入炆成罐内，以铁盏盖上，铁线扎定，铁钉旋紧，糠火中煨一

夜，取其药油调後药，预用胡椒、川椒各二紮，枯矾、轻粉各六钱，为细末，入前药油，调匀擦患处，数日如蛇蛻脱下，再擦二次效，肥人用川乌、草乌、细辛、杏仁、白附子、雄黄、白芥子为末，加麝少许，生姜粵擦，顽厚者，加 满B白砒，不时擦之，擦时须觅空房，用纸糊好，勿见风，七日後，又换别静房居之，以前房便溺臭秽不堪也，七日後，日擦一次，至病痊为度，如有一处不知痛痒，即是病根，如前但擦其处，日三五次。四汤液，用凉膈、双解、消风散之类。五丸散，用九龙丸、漆黄丸、猪 丸、白花蛇丸、鹅翎散、蜈蚣散选用。疔风诸药不效，千金 婆万病丸，璫有神验。疔风面目蠕动，升麻胃风汤，并用桃柳槐桑枝煎汤薰洗，面肿，服消风、凉膈之类，外用硫黄、雄黄、乳香、没药、血竭、轻粉、枯矾、麝香、乌贼骨为散，香油调敷肿处，七日不得洗面，效。疔风脚底穿，用番木鳖酥三钱，麻一斤，烧灰存性为散，空心酒下一钱，重者，不过一月效，如过服恶寒作呕者，胡椒汤服之即止。疔风眉毛脱落，用鹿角 炒存性六钱，皂角 s性一紮，姜粵擦眉上，日三五次，又方，用骨碎补去毛炙乾，半夏为末等分，生姜粵擦，日五七次，内服一味皂角刺，炒脆为末，食後白酒酿或茶清服二钱。白癩风者，血虚不能濡润经络，毒邪伤犯肺经气分也，圣惠方用桑枝十斤，甚蔚草穗三斤，煎膏温酒调服，外用雄黄、硫黄、黄丹、南星、枯矾、密陀僧等分，姜粵擦之，擦後渐黑，再擦则愈，一方，无黄丹、南星，用白茄子，切去一头粵擦。紫云风，气滞不能统端血脉，毒邪蕴结肝经血分也，服用 叶一斤，漆叶半斤，俱蜜润九制，丸如弹子大，白汤调服，又方，用苦参、何首乌、大胡麻、白用藜、菖蒲、赤茎、薄荷、漆叶煎服，外用硫黄、官粉，鸡子清调磨。鹅掌风，用核桃曉、鸽粪，煎汤频洗效，又方，用生桐油涂指上，以蕪艾烧烟薰之，七日不可下水效。疔疮砭刺一法，子和谓一汗抵千，盖以砭血不如发汗之周遍也，然夺汗者无血，夺血者无汗，二者一律，若恶血凝滞肌表经络者，宜刺宜汗，汗用一味浮萍，曝乾为末，每服三钱，以黑豆淋酒，食远临卧调服，温覆取汗，禁食动风发毒之物，强者，连日服之，元气稍弱者，须服一日，间二三日，与地黄丸间服，以病退七八为度。疔风初起，麻木不仁，用万璫丹汗之，以散凝滞风毒，此与豆淋酒下浮萍之意不殊也。恶血蕴结於藏，非荡涤其内则不能祛，若毒在外者，非砭刺遍身患处及紮臂腰尻，紮手足指缝及委中，各出血，其毒必不能散，若表 俱受毒者，非外砭内泄，其毒决不能退，如有寒热头疼等证，当须大补气血。服轻粉之剂，若腹痛去後，兼有脓秽之物，不可用药止之，若口舌肿痛，秽水时流作渴，发热喜冷，此

为上焦热毒，泻黄散，若寒热往来，小柴胡加知母，若口缝出血，发热而大便秘结，此为热毒内淫，黄连解毒汤加犀角、连翘，若大便调和，犀角地黄汤，若疔风气，下焦脚弱，或壅理开汗大泄者，越婢加术汤，若秽水虽尽，口舌不愈，或发热大渴而不能饮冷，此为虚热也，七味白术散。

丹方，治疔风赤肿，属血病者，以鲮鲤甲，随患先起处，取甲涂生漆於面，砂内炙脆为末，清晨陈酒调服七八分，三服效，七日愈，随处取甲治之。

薛立斋曰：疔风多由劳伤气血，壅理不密，或醉後房劳沐浴，或登山涉水，外邪所乘，卫气相搏，湿热相并，血随火化而致，眉毛先落者，毒在肺，面发紫泡者，毒在肝，脚底先痛或穿者，毒在肾，遍身如癣者，毒在脾，目先损者，毒在心，此五藏受病之重者也，一曰皮死麻木不仁，二曰肉死刺不痛，三曰血死烂溃，四曰筋死指脱，五曰骨死鼻柱坏，此五藏受伤不可治也，大抵风自头面起者为顺，自足心起者为逆，若声哑目盲，尤为难治，治当辨本证兼证变证类证，阴证虚实而斟酌焉，若妄投燥热之剂，脓水淋漓，而肝血愈燥，风热愈炽，肾水愈枯，相火愈旺，反为坏证矣。口目斜，若手足牵搐，或眉棱痒动，或面紫泡，或成块，属肝经血虚风热，用加味道遥散、六味地黄丸以生肝血，滋肾水，若寒热往来，或耳聋佞痛，属肝木炽盛，用柴胡四物汤以清肝火，生肝血，若筋挛骨痛，不能动履，用六味丸、补中益气以滋化源。身上虚痒，此血不营於壅理，所以痒也，四物加酒苓煎服，调紫背浮萍末，痒甚，加荆芥、蝉蜕，夏秋湿热行令，若饮食不甘，头目眩晕，遍体酸软，而紫腿麻木，口乾自汗，气促身热，小便黄数，大便稀溏，湿热伤元气也，清燥汤。身起绉衷，搔破脓水淋漓，若寒热往来者，肝经气血虚而有火也，加味道遥散。若肌壅搔如帛隔者，气血不能外营也，人参养胃汤。若面部搔之麻痒者，气血不能上营也，补中益气汤。口舌生疮，或咽喉作痛，或饮食喜冷，大便秘结者，实热也，四顺清凉饮。肌热恶热，烦渴引饮者，血虚也，当归补血汤。牙齿作痛，或牙龈溃烂，若喜寒恶热，属胃火，清胃散为主。舌赤裂，作渴引饮，或小便频数，不时发热，或热无定处，或足心热起者，乃肾水乾枯，心火亢盛，用加絳八味丸，若误用寒凉，必变虚寒而死。

(诊脉紫寸浮而紧，浮而洪，籐脉浮弦，阴脉实大，浮缓者易治，洪大而数，或砢实者难愈，脉砢而病在上，脉浮而病在下，及无汗者，皆为不治之证也。

胃风

经云：胃风之状，颈多汗恶风，食饮不下，鬲塞不通，腹善满，失衣则溲胀，食寒则泄，诊形瘦而腹大。

胃风者，头面肿起，右关脉弦缓带浮，多因饮食後乘凉所致，喻嘉言曰：胃风变证有五，一曰风成为寒热，以风入於胃，必左投肝木而从其类，风气通於肝也，肝木盛则侮脾土，故生寒热，庸医认为外感者此也，宜小柴胡汤，一曰瘵成为消中，瘵者热也，热积胃中，善食而易饥，火之害也，宜白虎加人参，一曰厥成为颠疾，厥者逆也，谓胃气逆而上行，成颠顶之疾，如眩晕之类是也，宜芎辛汤，一曰久风为瘡泄，言胃中风炽，瘡已即泄，不留停也，若风气入血分，则下鲜血，挟湿热，则下如豆汁，人参胃风汤，有血，加防风，一曰脉风成为疔，言胃中之风，酝酿既久，则营气热，其气不清，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，肌肉之间，渐至溃烂，轻则肌体麻木，目蠕动，牙关紧，面肿能食，升麻胃风汤，此五者，总为胃风之病也。

破伤风

破伤风证，因击破皮肉，风邪袭入，而发热肿胀，治法与感冒不痺，又诸疮溃後，风邪乘虚内袭，其候最急，往往视为寻常，致变种种，多有不可救疗者，亦有疮热郁结，多着白痂，疮口闭塞，气难宣通，而热甚生风者，或有用汤淋洗，湿气从疮口中入，其人昏迷砵重者，或有用艾灸火烘，火气逼入而烦躁发热者，但须辨疮口平无汁者，破伤风也，疮口边出黄水者，破伤湿也，疮口 肿赤色，破伤火也，其汤火之毒，亦与破伤风无痺，其为证也，皆能传播经络，燔烁真气，是以寒热间作，甚则口噤目斜，身体强直，如角弓反张之状，死在旦夕，当同伤寒处治，有在表在 里，半表半 里之不同，河间曰，太籛在表者汗之，籛明在 里者下之，少籛在表 里之半者和解之，但患处复加肿赤，神昏少食，不分经络者，穿山甲一钱匙，蜈蚣末半钱匙，麝香一字，浓煎 辄汤服之，患上用葷 瞀 苴 均其但言三籛而不及三阴者，意谓风邪在三籛之经，便宜按法早治而愈，若待传入三阴，其证已危，惟天璣盖 ①钱匙，穿山甲半钱匙，麝香一字为散，浓煎 辄汤服之，或腹满自利，或口燥咽乾，舌卷囊缩，额上汗珠不流，身上汗出如油，眼小目瞪，肢体痛剧而不在伤处者，皆死证也。破伤风邪在表者，九味羌活汤，半表 里者，小柴胡汤。大汗不止，筋挛搐搦，升麻汤加黄 芩，若服蜈蚣等风药过多，有自汗者，白术、黄 芩、防风、生甘草作汤温服。大便秘结，小便赤涩，或用热药自汗不休，宜速下之，先用芎黄汤二三服，後以大芎黄汤下之，若不愈，反作瘡状，用羌独活、防风、杏仁、地榆水煎频服，名第瘡汤，大便闭者，用胆导蜜导法，病久衰弱，当养血，以四物加 豪 藹

楚 B 细辛、白芷。疮疡破伤风邪，身体疼痛，风邪攻注挛急，皮肤搔痒，麻木不仁，头昏牙紧，以防风、说 B 羌活、地骨皮、荆芥穗为末，酒调服。

疮痍壅塞，内热生风者，九味羌活汤。伤湿而疮口常有稀脓者，先服除湿汤二三剂，後用一味白术膏，或浸酒亦可。伤火 肿赤色，时头痛发热，甚则烦躁者，芎黄汤加薄荷、荆、防，不应，加酒黄连四五分，黑山栀二钱，兼小便不利，合导赤散，牙关紧急不开，用蜈蚣一条，焙乾研细末，擦牙，吐涎立苏，或服左龙丸亦得。破伤 肿不能透脓用，朱砂、南星、独活、穿山甲、人指甲，炒研为末，酒调服二三次，外用南星、防风为末，姜汁调敷患处。

石顽曰：破伤一证，金疮跌扑，与溃疡迥殊，金疮跌扑受伤，则寒热头痛，面目浮肿，胸膈痞闷，六脉浮弦，或模糊不清，其传经与伤寒不埒，其势较伤寒更剧，故可用疏表之法，然亦不可峻用风药，以其经中之血，先以受伤，所谓夺血者无汗是也，若溃疡破伤，则患处忽复肿胀，按之不知疼痛，周身肌肉不仁，缓急引痛，胸膈痞满，神思不清，六脉弦细，或虚大模糊，虽风引毒气攻注周身，切不可用攻表药，汗之必肉倣筋惕，甚则发痉，所谓疮家不可发汗，发汗必致痉也，轻者，辄汤加鯨鲤甲、白芷、蜈蚣之属，重则 辄汤加黄、肉桂、远志、防风、鯨鲤甲、犀角之类，甚则万璣丹，煎汤调服，呕逆不食者，此风引邪毒攻心也，急与 心散，外用胜 k 分解其邪，如大便不通者，切不可用芎黄汤，惟宜蜜煎导之，其势稍退，便当用保元，仍加远志、肉桂、犀角、鯨鲤甲等解散馀毒，兼使叁、无壅滞之患，其间泻补，各随其所禀之偏以为权衡，贵在临证之活法耳。

(诊脉浮而无力太籀也，脉长有力籀明也，浮而弦者少籀也，洪数者伤火也，砵细者伤湿也，虚细脉涩皆不治，虞恒德治一人，因劝俩殴，眉棱骨被打破，得破伤风，头面大肿发热，以九味羌活汤取汗，外用杏仁研烂，入白葶 芎，新汲水调敷疮上，肿消热退而愈，後屡试屡验。

跌扑

经云：人有堕坠，恶血留内，腹中胀满，不得前後，先饮利药。金匱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，大黄一掬，另用酒一大盞浸，及桃仁、蒲黄、甘草、发灰，以童子小便煎成，内大黄，去滓，分温三服，先以败蒲席煎汤沿之，沿後服药，以衣被盖覆，斯须通利数行，痛楚立差。伤损气血凝滞则肿，或紫或青，痛不可忍，宜活血行气，最忌恶血攻心与破伤二证，凡血上逆者，即以逐瘀为急，口噤牙关紧，即

是胃风，依破伤治之。伤损着寒，痛不可忍，用 S 烂炒热罨上，其痛立止，冷则温之。恶血上攻，韭汁和童便饮半杯，即下。从高堕下，腹中瘀血满痛不得出，短气，二便不通，千金桃仁汤。挫闪气血不顺，腰亶疼痛，或发寒热，香橈散加桃仁、苏木，亶痛，加柴胡、川芎。跌扑闪挫，瘀结腹亶，大便不通，调营活络饮。跌扑损伤，瘀蓄大便不通，红肿青紫，疼痛昏闷，内壅欲死者，当归导气散。跌扑闪挫，腰亶气滞，牵引掣痛，复元通气散。从高坠下，恶血流於亶中，痛不可忍，复元活血汤。被打伤破，内有瘀血腹胀，蒲黄生者筛取一升，当归、肉桂各二紮，酒服方寸匙，日三服。丹方，治折臂断筋损骨，生地、大黄捣汁，和酒服一月即接连，仍以滓炒热贴之。掏 s 服亦可，焙乾为末，每服一钱，入麝少许，温酒调服，接骨神效。

跌折或金刃伤骨，用老鸦眼睛藤，和根叶细捣，封贴伤处，令患者痛饮至醉，此续骨法也。窺筋断取筋相对，用旋花根（即缠枝）（牡丹）（杵汁滴伤处，将查封疮上，半月筋自续，此续筋法也。又方，治筋绝取生蟹肉及黄，捣涂伤处，筋即续，亦治骨断，以蟹生捣和酒痛饮，并以滓 w，乾即再涂，骨连筋续乃止。诸伤损瘀血凝聚，痛不可忍，以大黄一紮切，杏仁三十粒，研细，酒煎服，瘀血即下，若恐气绝，取药不及，先以热小便灌之，外用大黄末，姜汁调涂，一夜青紫即变，瘀积日久，青黑痛璫，以子一枚 rk 咀，猪脂煎数沸，去滓取脂，和醋涂之。堕坠重伤，危在旦夕，用乌鸡连毛捣烂，和醋烘热，隔布熨之，甚则破牛马腹纳入，浸热血中救之。金伤肠出，以猪脂抹手推入，急用桑皮线缝合，即以热鸡血涂之，次入烧人屎拌涂尤妙。从高坠下，或行车走马，跌折筋骨，骨伤，自然铜散，筋伤，乳香定痛散，金刃出血不止者，紫金丹敷之。跌扑致衄，或吐血不止，浓煎苏木汤去滓，煎小乌神汤，下黑神散，促筋脱骱，用槿树皮捣烂，拌腊糟焙热涂扎。损伤一证，专从血论，但须分有瘀血停积与亡血过多之证，盖打扑堕坠，皮不破而内损者，必有瘀血，若金刃伤皮出血，或致亡血过多，二者不可同法而治，有瘀血者，宜攻利之，若亡血者，兼补调之，须察其所伤上下轻重浅深之璫，经络气血多少之殊，惟宜先遂瘀血，通经络，和血止痛，然後调气养血，补益胃气，无不效也。

（诊）金疮出血太多，其脉虚细小者生，数实而浮大者死，衄疮血不止，脉来或大或止者死，细滑者生，从高颠仆，内有血，腹胀满，脉坚强者生，小者弱者死。

瘡（与纒绪二论瘡例参看）

经云：诸痉项强，皆属于湿。肺移热於肾，传为柔痉，金匱云：太籛之病，发热无汗，反恶寒者，名曰刚痉。太籛病，发热汗出，而不恶寒者，名曰柔痉。太籛病，发热脉砵而细者，名曰痉，为难治。太籛病，发汗太多，因致痉。风病下之则痉，复发汗，必拘急。疮家虽身疼痛，不可发汗，汗出则痉。病者身热足寒，颈项强急，恶寒，时头热，面赤目赤，独头动摇，卒口噤，背反张者，痉病也，若发其汗者，寒湿相搏，其表益虚，即恶寒甚，发其汗已，其脉如蛇。暴腹胀大者，为欲解，脉如故，反复弦者痉。夫痉脉按之紧如弦，直上下行，脉经云：痉家脉伏，直上下行。痉家有灸疮者难治。太籛病，其证备，身体强几几（音〔殊〕然，脉反砵迟，此为痉，塘菱桂枯汤主之。太籛病，无汗而小便反少，气上冲胸，口噤不得语，欲作刚痉，葛根汤主之。痉为病，胸满口噤，卧不着席，脚挛急，必 齿，可与大承气汤，合上十一条推之，则痉病之属表者，宜用桂枝、葛根，属者，可用承气，是为邪实者设也，若首二条之葛根、桂枝，所不待言，第三条无汗，麻黄附子细辛汤，有汗，桂枝附子汤，四条，真武汤，五条，附子汤，六条，芍药甘草附子汤，七条，未发汗前，桂枝加附子汤，发其汗已，其脉如蛇，甘草附子汤，八条，乾姜附子汤，九条是统言痉病之脉，无证可验，不得拟方，第十条言痉病之不宜用灸，灸则艾火助虐，一切辛烈，概不可施，所以难治，惟腹胀便秘者，庶可行下夺一法，虚者可用灸甘草汤，其脉经云一条与第九条不埒，演文无疑，按痉病与金匱开卷第一证治，论证最详，而方治最略，以其证最危逆，难於造次也，观其论中，惟出太籛籛明邪实三方，不及三阴虚证之治者，以痉病之脉，皆弦劲伏匿，证多反张厥逆，是难议攻发，易於温散也，若不通篇体会，乌知先圣立言之旨。

陈无择曰：夫人之筋，各随经络结束於身，血气内虚，外为风寒湿热之所中则痉，盖风散气，故有汗不而不恶寒，曰柔痉，寒泣血，故无汗而恶寒，曰刚痉，原其所因，多由亡血，筋无所营，故邪得以袭之，所以伤寒汗下过多，与夫病疮人，及产後致斯疾者，概可见矣，诊其脉，皆砵伏弦紧，但籛缓阴急，则久久拘挛，阴缓籛急，则反张强直，二证各埒，不可不别。

张景岳曰：痉之为病，强直反张病也，其病在筋脉，筋脉拘急，所以反张，其病在血液，血液枯燥，所以筋挛，观仲景曰：太籛病，发汗太多，因致痉，风病下之则成痉，疮家不可发汗，汗之亦成痉，只此数言，可见病痉者，多由误治之坏证，其虚其实可了然矣，自仲景之後，惟陈无择能知所因，曰多由亡血，筋无所营，因而成痉，则尽

之矣，但惜其言之既善，而复未有善者，曰：气血内虚，外为风寒湿热所中则痉，斯言不无有误，若其所云：则仍是风湿为邪，而虚反次之，不知风随汗散，而既汗之後，何复言风，湿随下行，而既下之後，何反致湿，盖误汗者，必伤血液，误下者，必伤真阴，阴血受伤，则血燥，血燥则筋失所滋，筋失所滋，则为拘为挛，而反张强直之病，势所必至，又何待风寒湿热之相袭而後为痉耶，且仲景所言，言不当汗而汗也，不当下而下也，汗下既误，即因误治而成痉矣，岂误治之外，必再受邪而後成痉，无邪则无痉哉，此陈氏之言，不惟失仲景之意，而反致後人疑惑，用持紮端，故凡今人之治此者，未有不以散风去湿为事，亦焉知血燥阴虚之证，尚能堪此散剂否，此千古不明之疑窦，不可不为辨察，故列陈子之论於前，以资後学之印证。痉证甚多，而人多不识者，在不明其故，而鲜有察之者耳，盖凡以暴病而见反张戴眼，口噤拘急之类，皆痉病也，观仲景以汗下为言，谓其误治亡阴，所以然也，予因类推，则常见有不因误治，而凡属阴虚血少之辈，不能营养筋脉，以致搐挛僵仆者，皆是此证，如中风之有此者，必以年力衰残，阴之败也，产妇之有此者，必以去血过多，冲任竭也，疮家之有此者，必以血随脓出，营气涸也，小儿之有此者，或以风热伤阴，遂为急蚕，或以汗泻亡阴，遂为慢蚕，凡此之类，总属阴虚之证，盖精血不亏，则虽有邪干，亦断无筋脉拘急之病，而病至坚强，其枯可知，故治此者，必当先以气血为主，而邪甚者，或兼治邪，若邪微者，通不必治邪，盖此证之所急者在元气，元气复而血脉行，则微邪自不能留，何足虑哉，奈何今人但见此证，必各分门类，而悉从风治，不知外感之风，客邪证也，治宜解散，内生之风，血燥证也，止宜滋补，矧此数者，总由内证，本无外邪，既以伤精败血枯燥而成，而再治风痰，难乎免矣，故予详笔於此，以明痉证之要。仲景云：痉止属太籛，而不及他经者何也，盖痉必反张，其病在背，背之经络，惟太籛督脉耳，言太籛则督在其中矣，此其义也，然仲景止言其表，而未详其里，考内经之经脉篇曰：足少阴之脉，贯脊属肾，其直者，从肾上贯肝膈，经筋篇曰：足少阴之筋，从脊内挟膂上至项，结於枕骨，与足太籛之筋合，又曰：足太籛之筋病，脊反折，项筋急，足少阴之筋病，主痿及痉，籛病者腰反折不能屈，阴病者不能仰，由此观之，则痉之为病，乃太籛少阴之病也，盖肾与膀胱为表里，膀胱为津液之府，而肾为藏精之藏，病在二经，水亏可知，故治此者，最当以真阴为主。薛立斋曰：痉以有汗无汗辨刚柔，又以厥逆不厥逆辨阴籛，仲景虽曰痉皆身热足寒，然籛证不厥逆，其厥逆者，皆阴也。刚痉无汗恶

寒，项背强，脚挛急，手足搐搦，口噤咬牙，仰面开眼，甚则角弓反张，卧不着席，脉来长劲急，葛根汤。柔痉自汗恶风，四肢不收，闭眼合面，或时搐搦，脉来迟濡弦细，桂枝汤加塘蓼。血虚之人发痉，或反张，或只手足搐搦，或但左手足动摇，十全大补汤加 獭 B 蝎尾。风热痰壅，发痉不省，或只手足搐搦，或只右手足动摇，宜祛风导痰汤。痉病胸满，口噤咬牙，脚挛急，卧不着席，大便硬者，可与大承气汤。若一边牵搐，一眼斜者，属少筋，及汗後不解，乍静乍乱，直视口噤，往来寒热，小柴胡加桂枝、白芍。足三阴痉，俱手足厥冷，筋脉拘急，汗出不止，项强脉硬，厥阴则头摇口噤，附汤加当归、肉桂，太阴则四肢不收，术附汤加甘草、生姜，少阴则闭目合面，参附汤加甘草、乾姜，古法，用附子散通治三阴诸痉，多汗，去川芎、独活，加黄、当归。贼风口噤，角弓反张成痉，仓公当归汤。产後发痉，详妇人本门。

(诊)太筋病发热，脉硬而细者，名曰痉，为难治，痉脉伏，按之紧如弦，直上下行，痉病发其汗已，其脉如蛇，暴腹胀大者为欲解，脉如故，反伏弦者痉。

痲

痲者，筋脉拘急也，者，筋脉弛纵也，俗谓之搐，小儿吐泻之後，脾胃亏损，津液耗散，故筋急而搐，为慢蚕也，俗不知风乃虚象，因名误实，反投牛黄、抱龙等祛风药致夭枉者，不知其几，大抵发汗後失血後产後痲疽溃後，气血津液过伤，不能养筋而然，与筋惕肉瞤颤振相类，分气血缓急，兼补养为治，庶有生理，若妄加灼艾，或饮以发表之剂，死不旋踵矣。

痲之证，多属心脾肝三经，若自汗少气，脉急按之则絀小者，此心气之虚也，辰砂妙香散，若气盛神昏，筋挛，脉满大，此心火之旺也，导赤散加苓、连、山栀、茯神、犀角，若体倦神昏不语，脉迟缓，四肢欠温者，脾虚生风也，归脾汤加 獭 B 羌活，若寒热往来，目上视摇头，脉弦急者，肝热生风也，加味逍遥散加桂枝。热伤元气，四肢困倦，手指麻木，时时痲，补中益气汤去白术加白芍、五味。暑风搐搦，如小儿蚕风状，缘先伤於暑，毛孔开而风乘之，局方香薷饮加羌、防、芍。风虚昏愤，不自知觉，手足痲，口眼瞤动，或渴或自汗，续命煮散。痲疽脓水过多，金疮出血过多，及呕血衄血下血後，或虚弱人误汗误下，气血津液受亏而致此者，大剂保元汤加芎、归、獭兼生阴血，则筋火自退，不应，六君子加芎、归、獭以补脾土，故小儿吐泻之後，脾胃亏损，亦多患之，乃虚象也，无风可逐，无痰可消，当大补脾土为急，若筋气脱陷者，补中益气加姜、

桂，籛气虚败者，十全大补汤加姜、附，亦有得生者，然筋搐颤掉，肢体恶寒，脉微细，人皆知为虚也，是为真象，至於脉大无力，发热烦渴，是为假象，惟当固本为善，若无力抽搐，戴眼反折，汗出如珠，俱不治。产後阴血去多，多有籛，详妇人本门。

(诊籛之脉，虚微缓弱者可治，紧急疾者难愈，在暴病得之，为风痰及肝火袭於经脉之象，即久病见之，亦属痰火乘虚肆虐之兆，凡新病得之，脉满大数实者，搜涤风痰，最为要着，久病得之，补中寓搜，在所必需，设久病而脉实满，暴病而脉虚微，法无可疗之机也。

颤振

经云：寒气客於皮肤，阴气盛，籛气虚，故为振寒寒栗，深师曰：振乃阴气争胜，故为战，栗则籛气不复，故为颤。骨者髓之府，不能久立，行则振掉，骨将惫矣。颤振与籛相类，籛则手足牵引，而或伸或屈，颤振则但振动而不屈也，亦有头动而手不动者，盖木盛则生风生火，上冲於头，故头为颤振，若散於四末，则手足动而头不动也。经曰：诸风掉眩，皆属於肝，若肝木实热，泻青丸，肝木虚热，六味丸，肝木虚弱，逍遥散加参、术、獭C挟痰，导痰汤加竹沥。脾胃虚弱，六君子汤加芎、归、獭卫虚多汗恶寒，加黄二钱，附子五分，脾虚，补中益气加獭C心血虚少而振，平补正心丹。心气虚热而振，本方去肉桂、山药、麦冬、五味，加琥珀、牛黄、黄连，名琥珀养心丹。心虚挟痰而振，本方去龙齿、肉桂、山药、麦冬、五味，加琥珀、川芎、胆星、麝香、甘草，为秘方补心丹。心虚挟血而振，龙齿清魂散。肾虚而行步振掉者，八味丸、十补丸选用。实热积滞，可用汗吐下法。戴人治马叟，手足振掉，若线提傀儡，用涌法，出痰数升而愈，此必痰证痰脉，而壮盛气实者，不可不知。

(诊颤振之脉，小弱缓滑者可治，虚大急疾者不治，间有砭伏涩难者，必痰湿结滞於中之象，凡久病脉虚，宜於温补，暴病脉实，宜於峻攻，若久病而脉反实大，暴病而脉反虚弱，决无收功之理也。

挛

内经言，挛皆属肝，肝主筋故也，有热有寒，有虚有实，热挛者，经所谓肝气热则筋膜乾，筋膜乾则筋急而挛，六味丸加牛膝、当归之类。因於湿，首如，湿热不攘，大筋短，小筋弛长，短为拘，弛长为痿，先搐瓜蒂散，次与羌活胜湿汤。虚邪搏筋，则筋急，五积散。血虚则筋急，增损四物汤。剧劳筋脉拘急，疼痛少眠者，黄丸，更於暖室中近火按摩为佳。虚风袭於经脉，手足拘挛，屈伸短缩，腹痛，爪甲唇俱青，转筋，不思饮食，甚则舌卷囊缩，木瓜散。

拘挛痿痹，口目斜，骨节疼酸，行步不正者，舒筋三圣散。湿筋挛骨痛者，续断丸。误汗漏风，筋挛缩急，或方士用木鳖发汗，见风筋脉拘挛者，并宜桂枝汤倍桂加归、附。病初起者，分表治，如戴人用甘遂末三钱，猪肾一枚，细批破，少用盐椒淹透，掺药末在内，荷叶包煨熟，温酒细嚼，则上吐下泻而愈。

石顽曰：挛证人悉知为寒，不知亦有属血枯而热者，盖寒则胫逆而痛，热则胫热而枯，至於湿热下流，又为实证，则疼痛便秘，以此辨之，虚实寒热，可判然胸臆矣。

(诊：挛者拘挛，浮缓属风，砵细为湿，洪缓湿热，涩细寒湿，虚大气衰，小弱血虚，尺中弦弱，肾虚精竭，若久病而脉反实强，乍病而见虚涩，虽有合剂，难於图治也。

石顽治包山劳俊卿，年高挛，山中诸医用木瓜、独活、防己、威灵仙之类，将半年余，乃致跬步不能动移，或令服八味丸，亦不应，诊其脉，尺中微浮而细，时当九夏，自膝至足，皆寒冷如从水中出，知为肾虚风雨所犯而成是疾，遂授安肾丸方，终剂而能步履，连服二料，终无痿弱之状矣。

眩晕

经曰：因於风，欲如暈枢，起居如蚤，神气乃浮，内经论眩，皆属於木，属上虚，仲景论眩，以痰饮为先，丹溪论眩，兼於补虚治痰降火。

戴复云：有头风证，耳内常鸣，头上如有鸟雀啾啾之声，切不可全谓耳鸣为虚，此头脑挟风所致，有眩晕之甚，台头则屋转，眼常黑花，观见常如有物飞动，或见物为紫，宜三五七散，或秘旨正元散加鹿茸，兼进养正丹，不效，一味鹿茸，每服半紫，酒煎去滓，入麝少许，缘鹿茸生於头，头晕而主以鹿茸，盖以类相从也，曾有服头痛药不愈，服茸朱丹而效，此为虚寒也，若实用之，殆矣，故丹溪曰：眩晕不可当者，大黄三次酒炒乾为末，茶调下，每服一钱至二钱，薛宗厚曰：眩晕乃上实下虚所致，所谓虚者，血与气也，所谓实者，痰涎风火也，经云：上虚则眩，又云：徇蒙招尤，目瞑耳聋，下实上虚，则与薛氏所称，无乃冰炭乎，盖邪之所繇，其气必虚，留而不去，其病为实，亦何冰炭之有，然当以脉法辨之，寸口大而按之即散者为上虚，以鹿茸法治之，寸口滑而按之益坚者为上实，以酒大黄法治之。

外感六淫，内伤七情，皆能眩晕，然无不因痰火而作，谚云：无火不动痰，无痰不作晕，须以清火豁痰为主，而兼治六淫之邪，无不愈者。风寒在脑，或感邪湿，头眩重痛欲倒，呕逆不定，三因芎辛汤。

冒雨或中湿，眩晕呕逆，头重不食，本方去细辛、芽茶加半夏、茯苓。恶风眩晕，头旋眼黑恶心，见风即复作者，半夏苍术汤。风虚眩晕多痰，导痰汤加天麻。肾气素虚而逆者，砵香降气下养正丹，不应，八味丸。风热眩晕眼掉，川芎茶调散。痰厥眩晕，半夏白术天麻汤。痰火眩晕者，二陈汤加白术、川芎、天麻，有热，更加山栀、黄芩。七情郁而生痰，亦令头眩，但见於郁悒之人，及妇女辈，二陈加木香、丁香、白术、砂仁。早起眩晕，须臾自定，乃胃中老痰使然，古方用黑锡丹盖吐鷄不若青礞石丸镇坠，後用理中丸调理。痰结胸中，眩晕恶心，牙皂末和盐汤探吐，吐定，服导痰汤。劳役过度，眩晕发热者，补中益气汤加天麻，兼呕逆，六君子汤，气虚而喘，加黄芩，阴虚火炎痰盛，少加熟附子，煎成加姜汁、竹沥。因虚致眩，虽定後，而常欲向火，欲得暖手按者，籐气不足故也，附子理中汤。淫欲过度，肾与督脉皆虚，不能纳气归源，使诸逆奔上而眩晕，六味丸加砵香、鹿茸，名香茸八味丸。肥白人眩晕，清火降痰为先，而兼补气药。黑瘦人眩晕，滋阴降火为要，而带抑肝之剂。胸中有死血，作痛而眩，饮韭汁酒良。产後血晕，见妇人本门。

(诊〔左手脉数热多，脉涩有死血，浮 为肝风，右手滑实痰积，脉大是久病，虚大是气虚。

石顽治司业董方南夫人，体虽不盛，而恒有眩晕之疾，诊其六脉皆带微弦，而气口尤甚，盖缘性多郁怒，怒则饮食不思，恒服消导之味，则中土愈困，饮食皆化为痰，痰从火化为为眩晕矣，岂平常肥盛多湿之痰可比例乎，为疏六君子方，水泛为丸，服之以培中土，中土健端，当无敷化不及，留结为痰而作眩晕之虑，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。

朔客梁姓者，初至絳会，相邀石顽往诊，时当夏月，裸坐盘餐，倍於常人，而形伟气壮，热汗淋漓於头项间，诊时不言所以，切其六脉砵实，不似有病之脉，惟紮寸略显微数之象，但切其左，则以右掌抵额，切其右，则易左掌抵额，知其肥盛多湿，而夏暑久在舟中，时火鼓激其痰，而为眩晕也，询之果然，因与导痰汤加黄柏、泽泻、茅术、厚朴、二服而安。

又治松陵贡士絳友良，年逾古稀，头目眩晕，乃弟周维，素擅岐黄，与补中益气数服，始用人叁一钱，加至三钱，遂痞满不食，坐不得卧，三昼夜，喃喃不休，仲君孝廉谦六，相延石顽往候，见其面赤，进退不常，左颊聂聂微动，诊其六脉皆促，七八至一歇，或三四至一歇，询其平昔起居，云：是知命之年，便绝欲自保，饮啖自强，此壮火烁阴而兼肝风上扰之兆，与生料六味除去茱萸，易入 獭大剂

煎服，是夜即得酣寝，其後或加鳖甲，或加龙齿，或加枣仁，有时妄动怒火，誓旦不盛，连宵不已，则以秋石汤送璣砂丹，应如桴鼓，盛夏酷暑，则以小剂生脉散代茶，後与六味全料调理，至秋而安。

神志门

癲

经曰：人生而病癲疾者，名为胎病，此得之在母腹中时，其母有所蚤，气上而不下，精气并居，故令子发为癲疾也。

病初发，岁一发，不治，月一发，不治，月四五发，名曰癲。癲疾脉搏大滑，久自已，脉小坚急，死不治。癲疾之脉，虚则可治，实则死。搏阴则为癲疾。

癲虽为阴，若得搏大滑脉，故自已，若得小坚急，为阴脉之璫也，故不治，虚则邪气未盛，故可治，实则纯乎邪矣，故死。

难经曰：重阴者癲。癲病始发，意不乐，直视僵仆，其脉三部阴箴俱盛是也。

脉经曰：阴附箴则狂，箴附阴则癲。箴附阴者，腰以下至足热，腰上寒也，阴附箴者，腰以上至头热，腰下寒也。

癲之为证，多因郁抑不遂，癯无聊所致，精神恍惚，语言错乱，或歌或笑，或悲或泣，如醉如狂，言语有头无尾，秽洁不知，经年不愈，皆由郁痰鼓塞心包，神不守舍，俗名痰迷心窍，安神豁痰为主，先以控涎丹涌出痰涎，後用安神之剂。怒动肝火，风痰上盛而发癲狂，导痰汤加苓、连、菖、远，煎成入朱砂、礞香磨汁调服。言语失伦，常常戏笑，不发狂者，心虚也，定志汤加姜汁、竹沥，膈间微痛者，兼有瘀血，加琥珀、郁金。（如无郁金〔蓬术代之〕因思虑而得者，先与稀涎散，後用归脾汤加辰砂末调补之。心经蓄热，或时发躁，眼鼻觉热者，定志丸加苓、连、麦冬、牛黄，实者，凉膈散加川连、麦冬、菖蒲。癲病语言错乱，神气昏惑者，千金防己地黄汤。因思虑妄想不遂，致神不守舍而妄言妄见，若神祟所凭，初起用半夏茯神散，数服自愈，若日久为汤药所汨，神出舍空，非大剂独参加姜汁、竹沥填补其神，不能克应。

有病癲人，专服四七汤而愈，盖气结为痰，痰饮郁闭其神识也。癲疾既久，动辙生疑，面色痿黄，或时吐，默默欲眠，此虫积为患，妙功丸。若癲哭呻吟，为邪所凭，非狂也，烧蚕纸洒水下方寸匙。

李士材治张少椿女，以丧子悲伤，忽当雷雨交作，大恐，苦无所避，旦日或泣或笑，或自语，或骂詈，如中鬼祟，诊其心脉浮滑，余皆碎细，此气血紮亏，忧恐伤心，心伤则热，热积生风也，以滚痰丸，用桔梗、延胡索、陈皮、杏仁煎汤送下，出痰积甚多而愈。

狂

经云：狂始生，先自悲也，喜忘苦怒善恐者，得之忧饥，狂始发，少卧不饥，自高贤也，自辩智也，自尊贵也，善骂詈，日夜不休，狂言，蚤善笑，好歌乐，妄行不休者，得之大恐，狂，目妄见，耳妄闻，善呼者，少气之所生也，狂者，多食善见鬼神，善卑而不发於外者，得之有所大喜。足筋明之脉病，恶人与火，闻木音则惕然而蚤，病其则弃衣而走，登高而歌，甚至不食数日，垣上屋，四肢者诸筋之本，筋盛则四肢实，实则能登高也，热盛於身，故弃衣欲走也，筋盛则妄言，骂詈不避亲疏，而不欲食，不欲食故妄走也。有怒狂者，生於筋也，筋者因暴折而难决，故善怒也，病名筋厥，筋明者常动，巨筋少筋不动，不动而动大疾，此其候也，夺其食则已，夫食入於阴，长气於筋，故夺其食则已，使之服以生铁洛为饮，夫生铁洛者，下气疾也。

此筋气怫郁，不得疏越，少筋胆木挟三焦相火，太阴阴火上逆，故使人易怒如狂，夺其食者，不使火助邪也，饮以生铁洛者，金以制木，木平则火降，故曰下气疾也。

狂之为病，皆由阻物过璫，故猖狂刚暴，若有邪附，妄为不避水火，骂詈不避亲疏，或言未尝见之事，非力所能，病反能也，上焦实者，从高仰之，生铁洛饮。筋明实则脉伏，大承气汤去厚朴加当归、铁洛饮，以大利为度，在上者，因而越之，来苏膏，或戴人三圣散涌吐，其病立安，後用洗心散、凉膈散调之。形证脉气俱实，当涌吐兼利，胜金丹一服神效，虽数年狂痴，无不克应，但不可误施於癫痿之证。经云：悲哀动中，则伤魂，魂伤则狂妄不精，不精则不正，当以喜胜之，以温药补魂之筋，龙齿清魂散。经云：喜乐无璫则伤魄，魄伤则狂，狂者意不存，当以恐胜之，以凉药补魄之阴，清神汤，肺虚喘乏，加沙参，胃虚少食，加人参，肝虚蚤恐，加羚羊角。热入血室，发狂不识人，小柴胡加犀角、生地黄，挟血如见祟状，当归活血汤加酒大黄微下之，肝盛多怒狂者妄者，大敦，在足大指上，屡验。

一妇人狂言叫骂，歌笑非常，似崇凭依，一边眼与口角吊起，或作痿治，或作心风治，皆不效，乃是旧有头风之疾。风痰作之使然，用芎辛汤加防风，数服顿愈。

妇科郑青山，因治病不顺，碎思辄夜，兼受他医讽言，心甚怀愤，天明病者霍然，愤喜交集，病家设酌酬之，而讽者已遁，愤无从泄，忽然大叫发狂，同道诸名家治之罔效，一日，目科王道来往候，索已服未服等方视之，一并毁弃，曰：此神不守舍之虚证，岂豁痰理气

清火药所克效哉，遂令觅上好人参二紮，一味煎汤服之顿安，三啜而病如失，更与归脾汤调理而康。

痿

脉经云：前部左右弹者，筋也，动则苦腰痛痲痿，恶风偏枯，僵仆羊鸣，身强皮，从少筋斜至太筋者，筋维也，动则苦痲痿，僵仆羊鸣，手足相引，甚者失音不能言，从少阴斜至厥阴者，阴维也，动则苦痲痿，尺寸俱浮，直上直下，此为督脉，腰背强痛，不得俯仰，大人痲病，小儿风痿，脉来中央浮，直上直下者，督脉也，动则苦腰背膝寒，夫痲，小儿痿也，巢氏妄立五痿之说，曰筋痿，曰阴痿，曰风痿，曰湿痿，曰马痿，治证治杂出，殊不知痲痿之发，皆由肝肾龙雷上冲所致也。

痿病与卒中痲病相似，但痿病发时昏不知人，卒然眩仆倒地，甚则脉抽搐，目上视，或口眼斜，或口作六畜声，将醒时吐涎，醒後又复发，有连日发者，有一日三五次发者，若中风中寒中暑中热，则仆时无声，醒时无涎，醒後不复发也，刚痲柔痲亦屡发，然身体强直，角弓反张，不似痿之身软，或为六畜声也。痿证之发，由肾中龙火上升，而肝家雷火相从挟助也，惟有肝风，故作搐搦，搐搦则通身之脂液逼迫而上，随逆气而吐出於口也，阴气虚，不能盛溢於内，则附筋而上升，故上热而下寒，筋气虚，不能周卫於身，则随阴而下陷，故下热而上寒。

丹溪主痰与热，以星、半、苓、连为主，热多者，凉膈散加川连、麦冬以泄之，痰多者，戴人三圣散以吐之，如蚤者，东垣安神丸以平之，可下，以承气汤下之，然後用安神平肝之剂，归、地、牛黄、朱砂、青黛、柴胡、川芎之类。心热痰迷心窍者，清神汤。病久而成窠囊，窠囊日久，必至生虫，妙功丸神效。既与行痰涤热，痿证已愈，然须防其再发，宜十全大补加枣仁、远志、麦冬，禀气素虚者，鹿角襟经年常服，六味丸加远志、砂香，亦不可缺。风痿骤发，项强直视，不省人事，此肝经有热也，或有咬牙者，泻青丸合导赤散治之，如病发者，可用轻粉、白矾、代赭石，发过米饮调下，重剂以镇之也。若起於郁者，四七汤加木香、南星，发时用前药下璣砂丹，不得卧，用养正丹，多呕，下黑锡丹，痰多者，导痰汤加木香、竹沥。痿病昼发，灸筋，宜补中益气加益智，夜发，灸阴，宜六味丸加鹿角襟，丹矾丸治五痿诸证，方用黄丹一紮，白矾二紮，银罐中 q 红为末，入腊茶一紮，不落水猪心血为丸，豆大，朱砂为衣，每服三十丸，茶清送下，久服其涎自便出，服一月後，更以安神药调之。久患气虚，痰气壅塞，须防卒变，不可妄许以治也。凡见目瞪口呆患者不

治，治之亦必无功。

石顽曰：痿证往往生於郁闷之人，多缘病後本虚，或复感六淫，气虚痰积之故，盖以肾水本虚不能制火，火气上乘，痰壅藏府，经脉闭遏，故卒然倒仆，手足搐捻，口目牵掣，乃是热盛生风之候，斯时阴籛相薄，气不得越，故进作诸声，证状非一，古人虽分五痿，治法要以补肾为本，豁痰为标，随经见证用药，但其脉急实，及虚散者不治，细缓者虽久剧可治。

(诊脉浮滑洪数为风痿，细弦微缓为虚痿，浮为筋痿，砵为阴痿，虚为蚤，砵数为实热，砵实弦急者不治。

烦躁(与绪论参看)

经云：气乱於心则烦，盖热客於肺则烦，入於肾则躁，大抵心火旺，则水亏金烁，惟火独炽，故肺肾合而为烦躁也。

烦躁俱作，有属热者，有属寒者，先哲治独烦不躁者多属热，惟悸而烦者为虚寒，治独躁不烦者多属寒，惟火旺脉实者为热，盖烦者胸中烦，为内热也，躁者身体手足躁扰，或裸体不欲近衣，或欲投井中，为无根之外热，急以附子、理中、四逆、姜附辈热药治之，若误认为热，投以凉药，则周身之火，得水则升走，顷刻喘汗，外脱而死也。凡表证不得汗，内外皆热而躁乱不盛，取汗则定。实热郁，大便不通，无论伤寒杂证，心神不安，脉数实有力者，下之则定，火客心包，或酒客膏粱，上焦不清，令人烦躁，宜苓、连、山栀等凉药为君，稍用炮姜为使，甚则凉膈散下之。汗下後热不止而发狂烦躁，面赤咽痛者，此热乘少阴之经也，葶苈苦酒汤探吐之。

虚烦(与绪论参看)

经云：夏脉者，心也，其不及者，令人烦心。肝虚肾虚脾虚，皆令人体重烦，是知烦多生於虚也。大法，津液去多，五内枯燥而烦者，八珍汤加竹叶、枣仁、麦冬。营血不足，籛盛阴微而烦者，当归补血汤下朱砂安神丸，或生脉散加归、地、枣仁、竹茹之属。肾水下竭，心火上炎而烦者，大剂生料六味丸，少用肉桂为引导。肥人虚烦，不眠不饮，温胆汤。大病後有馀热，呕吐咳逆，虚烦不安，竹叶石膏汤。五心烦热，口乾唇燥，胸中热闷，千金竹叶汤。虚烦懊绍，颠倒不安，栀子畔汤，不应，加犀角、黑参。久病馀热不止，虚烦不安，卧寐不盛，六味丸加枣仁。烦而小便不利，五苓散加辰砂、滑石。烦而呕，不喜食，金匱橘皮竹茹汤。胎前产後诸烦，见妇人本门。

k

多言也，言为心声，由火燔而鸣，故心热则多言，犹醉而心热，故多言也，或寐而多言者，俗云睡语，热之徵也，若热甚虽寤而神昏不

清，则 y 也，妄，虚妄也，火为籛，故外清明而内浊昧，其主动乱，故神志失常，如见鬼神也，夫血气者，身之神也，神既衰乏，痰客中焦，妨碍升降，不得端用，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职，视听言动，皆有虚妄，盖虚病痰病，有似鬼祟，宜清神汤，或平补镇心丹去肉桂、山药、五味，加琥珀、胆星、麝香，大便不通，心腹胀满刺痛，口噤气急者，此为实，凉膈、承气选用，若作邪祟，治之以金石，必死。产後 k，见妇人本门。

石顽治文学黄稚洁讳振藻，k 颠仆，数月以来，或六七日一发，或二三日一发，或一日二三发，发则大吐涎水血，或一日半日而苏，或二三时而苏，医禱不璣，近於邪祟，昼夜恒见亡婢仆妇，或时昏愤不省，或时妄言妄见，精气不时下脱，不能收摄，服二冬、二地、连、柏、金樱、石莲之属无算，反加作泻不食，後延石顽诊之，脉来寸盛尺微，前大後小，按之忽无，举之忽有，知为神气浮散之候，因与六君子加龙齿、菖蒲、远志，送养正丹，间续而进，前後共六七服，自後 k 颠仆，绝不复发，邪祟亦不复见，惟梦泄为平时固疾，不能霍然，更与平补镇心丹，紮月而安，其尊人及昆弟亲戚，咸谓金石之药，能镇鬼神，曷知从前 k，皆神气浮散之故，得养正镇摄之功，当无神魂飞越之患矣，因识此，以破杯影弓蛇之惑。

循衣摸床

循衣撮空摸床，多是大虚之候，不问杂病伤寒，以大补之剂投之，多有得生者，许学士谓肝热风淫未疾，故手为之循衣撮空，其人必本 y 妄言，经谓肺入火为 k 是也。海藏云：妇人血风证，因大脱血崩漏，或前後失血，因而枯燥，其热不除，循衣撮空摸床，闭目不醒，扬手掷足，摇动不盛，错语失神，脉浮而虚，内躁之璫也，生地黄黄连汤主之，热璫神昏，十馀日不大便，腹胀喘满，气鼻乾不润，上下通燥，脉砅实而滑，此地道阻塞不通故，急宜凉膈、承气下之，若热乘肺金，气虚不能主持，叉手冒心，循衣撮空，y 昏砅，不省人事，节升籛散火汤，小便利者可治，不利者不治，按凉膈、承气，气药也，自外而入内者用之，生地黄黄连汤，血药也，自内而至外者用之，升籛散火汤，气虚火乘药也，内外合邪者用之，三方俱治不大便者。病人手循衣缝，y 者，不可治，病人阴籛俱绝，掣衣摸空妄言者死，撮空，服承气，下之後，脉弦者生，涩者死。

喜笑不休

经云：神有馀则笑不休。精气并於心则喜。心主手厥阴之脉，是动则病目黄，喜笑不休。

河间云：喜笑者，皆心火之盛也，五行之中，惟火有笑，昔治人笑不

休口流涎，用黄连解毒汤加半夏、姜汁、竹沥，而笑止。

戴人治一妇，病喜笑不休，已半年矣，以盐块二絮，烧令通赤，放冷研细，河水煎服，探吐出热痰五升，次服降火之剂，不数日而笑定，内经曰：神有馀则笑不休，此所谓神者，火是也，火得风而成焰，笑之象也。

倪惟德治一妇，病气厥，笑哭不常，人以为鬼祟所凭，诊之，六脉俱碜，胃必有积，遂以二陈汤导之，吐痰升许而愈，此积痰类祟也。

怒

经云：暴怒伤阴。怒则气逆。阴出之箴则怒。血并於上，气并於下，心烦 蔚 C

怒属肝胆，经云：在藏为肝，在志为怒，又云：肝藏血，血有馀则怒是也，生铁洛饮、大小柴胡、柴胡疏肝、四七、四磨、越鞠、七气、磬香降气等，皆治善怒致病之药，丹溪治怒方，香附末六絮，甘草末一絮，和匀，白汤调下二钱，日再服。

悲

经云：精气并於肺则悲。在藏为肺，在志为悲。悲，肺之志也，金本燥，能令燥者，火也，心火主於热，善痛，故悲痛苦恼者，心神烦热躁乱而非清净也，所以悲哭而五液俱出者，火热亢璫，而反兼水化制之也。

金匱云：妇人藏燥，善悲伤欲哭，有如神璫所作，数欠伸，甘麦大枣汤主之。

藏燥者，火盛烁津，肺失其润，心系了戾而然，故用甘草缓心系之急而润肺燥，大枣行脾胃之津，小麦降肝火之逆，火降则肺不燥而悲自己也。

戴人云：少箴相火，凌烁肺金，金受屈制，无所投告，肺主悲，故但欲痛哭为快耳。

石顽石，凡肺燥悲愁欲哭，宜润肺气降心火为主，余尝用牛脉散、二冬膏，并加姜、枣治之，未尝不随手而效，若作颠疾，用金石药则误矣。

蚤

经云：东方青色，入通於肝，开窍於目，其病发蚤骇。诸病 肿，疼酸蚤骇，皆属於火。足箴明之脉病，恶人与火，闻木音则惕然而蚤。蚤则心无所归，虑无所定，故气乱矣。身体日絀，气虚无精，病虚无气，然如蚤。蚤者平之。

夫蚤虽主於心，而肝胆脾胃皆有之，蚤是火热烁动其心，心动而神乱也。

若因内气先虚，故触事易蚤，或卒然闻响大声，目击瑋物，遇险临危，皆使人有惕惕之状也，蚤则气乱，郁而生火生涎，涎与气搏，变生诸证，或短气，或自汗，或眠多瑋梦，随即蚤觉，并宜温胆汤加熟枣仁，如远志丸妙香散、平补正心丹、龙齿清魂散皆可选用，卧多蚤魘，口中有声，温胆汤下远志丸，卧多蚤魘遗洩者，补胆防风汤加羌活、桂枝，此下焦风寒，宜风药行经也，若气郁生痰而蚤悸不眠者，四七汤加茯神、远志、石菖蒲。大抵蚤则神出於舍，舍空则痰饮乘虚袭入，其神不得归焉，亦有肝虚风、袭之者，本事方治卧则魂梦飞扬，蚤悸多魘，通夕不寐，先用独活汤数剂，後用珍珠母丸神效，盖因肝藏本虚，虚风内袭，所以魂游无定，肝藏魂者也，风气水饮，乘虚袭入於肝，是以魂不盛而飞扬，若离体状，若作心血虚治必殆，此证最易愠怒，小怒则蚤悸转剧，虚火不时上升，岂非肝藏受困之验欤，二方非深明木盛生风，木槁生火之理，不能识其奥妙，不能用以建功也。

(诊寸口脉动为蚤，蚤者其脉止而复来，其人目睛不转，不能呼气。

石顽治河南督学汪絨 媳，产後病虚无气，然如蚤，常时咳青黑结痰，欲咳则心中大动，咳则浑身麻木，心神不知所之，偶闻一声响，则头面哄热微汗，神魂如飞越状，专事妇科者屡用补养心血之剂罔效，虚羸转剧，邀石顽诊之，脉浮微弦而甄，独左寸厥厥动摇，此必胎前失风热，坐草时迸力过甚，痰血随气上逆，冲过膈膜而流入心包也，朝用瑋功散加童便 蛤粉，以清理痰气，夕用大剂独叁汤下来复丹，以涤瘀积，盖痰在膈膜之上，非焰硝无以透之，血在膈膜之上，非五璣无以浚之，然非藉人参相反之性，不能激之使出也，服数日，神识渐盛，形神渐旺，改用归脾汤加龙齿、磬香，調理而康。

又治絳昭如室，年壮体丰，而素有呕血腹胀脾约便难之恙，紮遭回祿，忧恚频承，近於失血之後，忽然神气愤乱，口噤目瞳，乃尊周渭文秉烛相邀，诊其气口数盛而促，人迎弦大而甄形，形神不能自主，似有撮空之状，涓老以为证犯条款，不出五日当毙，予谓不然，若是撮空，必然手势散漫，今拈着衣被，尽力掾摘，定为挟蚤挟怒无疑，爪者筋之余，非蚤怒而何，况脉来见促，当是痰气中结，殊非代脉之比，询其病因，蚤怒俱有，遂勒一方，用 罢 @紮，煎成入竹沥半盞，姜汁五匕，连夜制服，明日复延往候，云服药後，即得安寐，六脉亦已稍平，但促未退，仍用前方絳半，调牛黄末一分，其夕大解三度，共去结粪五六十枚，腹胀顿絀，脉静人安，稀糜渐进，数

日之间，平复如常。

悸

金匱云：寸口脉动而弱，动则为蚤，弱则为悸。

蚤自外邪触入而动，故属籛，籛变则脉动，悸自内恐而生，故属阴，阴耗则脉弱。

心下悸者，半夏麻黄丸主之。

此形寒饮冷，经脉不利，水停心下而致动悸，故用麻黄以散营中寒，半夏以散心下水，与伤寒水停心下用小青龙汤无碍，首论以脉弱弱为悸，而此汤用麻黄、半夏散寒治水，知其脉必不弱，非弦即紧，盖脉弱为心气不足，岂此药所宜用乎，用丸不用汤者，取缓散水，不取急汗也。

卒呕吐，心下痞，膈间有水，眩悸者，半夏茯苓汤主之。

呕逆痰饮为胸中籛气不得宣散，眩亦上焦籛气不能升发所致，故半夏、生姜并治之，悸则心受水凌，非半夏可独治，必加茯苓以去水，水去则神安而悸愈矣。

假令瘦人脐下有悸，吐涎而颠眩，此水也，五苓散主之。

瘦人火水之盛，为水邪抑郁，在阴分不得升发，故於脐下作悸，及至郁发，转入籛籛，与正气相击，在头为眩，在顶为颠，肾液上逆为吐涎，故用五苓以伐肾邪，利水道，水去火自安矣。

悸即琤忡之谓，心下惕惕然跳，筑筑然动，琤琤忡忡，本无所蚤，自心动而不盛，即所谓悸也，心虚而停水，则胸中渗漉，水既上乘，心火恶之，心不自安，使人有怏怏之状，常筑筑然动，是则为悸，盖水衰火勋则为烦，水乘火位则为悸，原病式曰：水衰火旺，必烦渴引饮，水停心下而为悸也。心下悸有气虚血虚，属饮属火之殊，夫气虚者，由籛气内微，心下空虚，内动为悸，心气不定，五藏不足，甚者，忧愁悲伤不乐，忽忽喜忘，蚤悸狂眩，千金定志丸、千金茯神汤，或六君子加菖蒲、远志，血虚者，由阴气内虚，虚火妄动，归脾汤加丹参、麦冬，停饮者，水停心下，侮其所胜，心主畏水，不能自安，故惕惕而动，半夏茯苓汤、茯苓甘草汤，或二陈汤加白术、猪苓、泽泻，有表邪挟饮，半夏麻黄丸、小青龙汤选用，火旺者，因水不能制火，故时悸时烦，跳动不盛，天王补心丹，不应，六味丸加五味、麦冬、远志，有邪气攻击而悸者，宜审其何邪而後治之，有营卫涸流，脉来结代者，必补气益血生精，炙甘草汤，因痰饮而悸，导痰汤加枣仁，有时作时止者，痰因火动也，温胆汤加川连。其脐下悸动，肾气上凌也，五苓散加辰砂。有所求遂，或过误自悔，紹懊嗟吁，独语书空，若有所失，温胆汤加人参、柏子仁。胸中痞塞，不能

饮食，心中常有歉，爰居暗处，或倚门後，见人则蚤避无地，此卑之病，申香正气散，虚者，人参养荣汤。有真心跳，乃血少，非蚤悸也，又或梦中如堕岩崖，或睡中忽自身体跳动，此心气不足也，归脾汤下朱砂安神丸。肥人多属痰饮，瘦人多属血虚与阴火上冲。夫悸之证状不齐，总不外於心伤而火动，火郁而生涎也，若夫虚实之分，气血之辨，痰与饮，寒与热，外感六淫，内伤七情，在临证辨之。

(诊〔砭细属饮，结代者，虚而有饮，虚弱者，属气虚，砭数者，为血热，尺中弦紧，为肾气凌心，寸口脉动而弱，动则为蚤，弱则为悸。石顽治老僧悟，心悸善恐，遍服补养心血之药，不应，天王补心丹服过数斤，悸恐转增，面目四肢，微有浮肿之状，乃求治於石顽，察其形，肥白不坚，诊其脉，濡弱而滑，此气虚痰饮侵渍於膈上也，遂以导痰汤稍加参、桂通其箴气，数服而悸恐悉除，更以六君子加桂，水泛作丸，调补中气而安。

恐

经曰：心毒惕思虑则伤神，神伤则恐惧自失。(神伤则心怯〔(火伤则畏水〔胆病者蚤惕，心下，恐人将捕之。肝病者如人将捕之。肾病善怒，心惕惕如人将捕之。心胞络是动，心中 大动。精气并於肾则恐。胃为恐，

(土邪伤水故也〔恐则精却，却则上焦闭，闭则气还，还则下焦胀，故气不行矣。

(恐则热伤其肾〔(精虚志不足也〔故

恐者，似蚤悸而实非，忽然心中恐惧，如人将捕之状，属肾本藏，而傍及於他藏，治法则有别焉，治肾伤者，宜补精髓，六味丸加枸杞、远志，治肝虚者，宜养阴血，六味丸加枣仁、龙齿，治箴明者，壮其气，四君子加木香，治心包者，镇其神，远志丸加朱砂、琥珀、犀角，头眩而恐，脉弦无力，属胆虚，六君子加柴胡、防风、当归，兼进加絳八味丸，胆虚目暗，喉痛数唾，眩冒五色所障，梦见争讼，恐惧面色变者，补胆防风汤。劳心思虑伤魂者，羸瘦善恐，梦寐不盛，一味鹿角襟，酒溶多服效。肾藏箴虚善恐，八味丸。

健忘

经云：上气不足，下气有馀，肠胃实而心肺虚，虚则营卫留於下，久之不以时上，故善忘也。

按内经之原健忘者，俱责之心肾不交，心不下交於肾，浊火乱其神明，肾不上交心於心，精气伏而不璣，火居上，则因而为痰，水居下，则因而生躁，躁扰不盛，是以健忘也，治法，心气不足，妄有见

闻，心悸跳动，恍惚不定，千金茯神汤，思虑过度，病在心脾者，归脾汤，挟虚痰者，加姜汁、竹沥，精神短少。人参养荣汤送远志丸，痰迷心窍者，导痰汤加木香，上虚下热，天王补心丹，心火不降，肾水不升，神明不定而健忘，六味丸加五味、远志，心气不定，恍惚多忘，四君子去白术加菖蒲、远志、朱砂，等分，蜜丸服，心气不足，精神恍惚，少睡，夜多盗汗，堤忡健忘，辰砂妙香散，瘀积於内而善忘如狂，代抵挡丸。

石顽曰：因病而健忘者，精血亏少，或为痰饮瘀血所致，是可以药治之，若生平健忘，乃心大窍疏之故，岂药石所能疗乎，故凡开凿混沌之方，悉行裁汰。

入魔走火

人天境内，三教同源，入圣超凡，趋舍各理，医司苍生之命，体法王之心，凡三教九流，疾厄之苦，如萃一身，皆当贯彻其旨，庶无自欺之弊，尝闻师尼寡妇之治，与常人有别，岂衲子叁堂打七之入魔，炼士坐功端气之走火，与常人无碍耶，余虽不敏，业尝究心斯道，遍考方书，从无以及此，每见呆修行人见性不真，往往入於魔境，或丧志如木偶，或笑啼癡妄，若神祟所凭，良由役心太甚，神心舍空，痰火乘凌所致，详推治例，与不得志人郁悒 瘵之候，不甚相远，但其间多挟五志之火，虽有虚证虚脉，一切温补助籛涩精药，概不可施，多有涤痰安神不应，服大剂独叁汤而愈者，有安神补气不应，服六味地黄兼滋肾丸而愈者，有涤痰降火不应，後服天王补心丹经岁不辍而愈者，然此皆下根人，执迷不省，随其所着而流入识神矣，更有业种魔根，诡遇名师，为藏身悔过之地，始焉非不勇猛，善知识见其略有见地，稍加策厉，安知其进锐者其退速，未几本性炽然，恣行贪着，集成璋端，嗔痴暴戾，淫杀盗妄，靡所不至，此宿世定业，虽诸佛不能化导，岂药石能治乎，至於修真炼气之士，不求自然之旨，刻以吐纳为务，乃至气乱於中，火炽於外，而为堤忡痞逆，躁扰不盛等患，慎不可妄行耗气散表之药，为害莫测，况有不能秘精啬神，真气不能外廓内充，为风寒所侵，水谷所犯，惟黄 建中、枳实理中为正治，其馀七情六气，以意逆之，或有过剂伤中，虚火为患者，大剂独叁汤以敛之，即有得其术者，真气初调之时，一身阴气赶散，腹痛肠鸣不已，虫垢悉从魄门而出，自後真气方得内守，可以结胎，可以辟谷，当此切勿误认为病而饵汤药以耗真气，不特前功尽，且有性命之虑，亦有居处失宜，不能调制其火，胎息不安者，独叁汤送养正丹，取丹砂、铅汞之同气相求，自然胎息安和，医师不谙，见其灼热 蒸，误认客邪散表，势必昆仑飞焰，玉石

俱焚矣，不特发表当禁，一切辛散走气，苦寒伤籛，砭降助阴药，咸宜远之，大抵炼气之道，以籛为宝，纯籛为仙，纯阴则鬼，此理之最显者，用药不可不知，近世医术浅陋，药石无功，多有沿袭坐功却病之法，不过欲断除妄念，勘破关头，昧者不能果决，每致壮火飞腾，头面赤热，膈塞心忡，喘逆蒸汗而成上脱之候，亦有阴气消亡，强籛不制，精髓不固，二便引急而成下脱之候，急乘欲脱未脱时，峻投保元汤下璣砂丹，以救上脱，数进生料六味下黑锡丹，固下脱，屢奏奇功於反掌间，当估精津血液，总藉神气之统摄也，曷观世俗三教所习，趋舍虽瑋，而致病之由，皆不离於色相，苟能静究其理，妄希图治，而曰无贼於人，吾未敢信以为然。

养性论

养性之道，从古医林未之及也，惟孙真人千金方後，述之颇详，近予衍释其义，三复读之，要非予心所谓养性之旨也，夫所谓养性者，务竭己璣，以开天下後世学道人心眼，则吾性常留宇宙间，庶得养之之道，若从事乎炼形食气，徒资一己之私，乌得谓之道耶，嗟予素稟蒙昧，不逢名师之点勘，赖有先哲遗言，得以焕发性璣，以资利济之用，因於千金方中检得二方，一为 婆大士万病丸，一为西岳真人璣飞散，迥出意表，其万病丸方，业经收入局方，虽有癩疔蛊毒，黄肿水病，伛 疔痢，种种诸治，详其方下，首治七种痞块，因以隶诸积聚门中，予尝以疗历年不愈，诸治不效，荫入骨髓诸病，靡不随手取应，不特方下诸治也，至璣飞散方，仅见云笈七笈，方书曾未采录，方中云母，功专扶籛，力能辟除三尸，荡练五藏，佐以锤乳之补真籛，人参之安五藏，茯苓之守正气，桂心之利关节，柏仁之益聪明，菊花清神气，续断之续筋骨，地黄之填骨髓，天门冬之滋津液，与云母同，为杀三虫伏尸之专药，考诸本经，一皆轻身延年之仙品，洵为修身养性静功服食之首推，孙子饵之尸解，良由云母性善璣飞使然，较之彭祖麋角丸，专取血肉之味，理血肉之躯，宗旨悬殊，趋舍各别，第以石药性悍，服之恐有未安，不无遗误将来之虑，於是力行修制，亲为尝试，但初服絜三月间，或时稍有头旋眼黑，服及半载，渐觉步履轻捷，足膝不能自主，此药力僭上，无以统摄其下也，服至年馀，视听斯聪，应酬无倦，即有六淫外侵，五味内泊，得此温养之力，力能自散，无取他药攻发也，予初服此，见者莫不以之为诞，迄今三易星霜，而筋力犹然与往昔无瑋，是以亲属交知，互相效尤，间有服食之初，鼻中微衄二三次而止者，亦有腹中微痛，圜下虫血而安者，此璣药攻逐三尸积荫之故，积荫箝除，真籛日长，色力日增，璣根日固，触境遇缘，无非至

道，道在日用常行，又何必离隔阴籛，炼形食气，方为至道哉。

卷七

大小府门

泄泻

璣枢云：夫中热消瘴则便寒，寒中之属则便热，胃中热则消谷，令人悬心善饥，脐以上皮热，肠中热则出黄如糜，脐以下皮寒，胃中热则腹胀，肠中寒则肠鸣痠泄，胃中寒肠中热，则胀而且泄，胃中热肠中寒，则疾饥，小腹胀胀。

世医治病，但知热以寒治，寒以热治，外此总不讲也，设病中热消瘴而见悬心善饥，洵为热证无疑，然必审其脐以上皮热，方是胃中热气蕴隆，若出黄如糜，不但胃中有热，而肠中亦为热邪奔迫可知，脐以下皮寒而见腹胀，有似乎实热固结，实为胃中虚寒之候，或见肠鸣痠泄，非特胃中有寒，且移寒於二肠矣，盖热泄则肠垢黄赤，寒泄则鹜溏清冷，此病机之最显著者，可以明辨，况有胀而利黄赤，此胀为胃寒籛气不布之胀，泄为肠热便垢之泄，复有消谷易饥小腹胀痛之病，岂非胃中有热肠中有寒之一验乎，若此种病，苟未明仲景三泻心汤、黄连汤、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、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、乾姜人参半夏丸等法，必不可以语至治也。经云：春伤於风，夏生痠泄（风木之邪内乘湿土也）（邪气留连，乃为洞泄。

（邪气留连既久，则中气失职而为洞泄无度矣）（清气在下，则生痠泄。（下焦虚寒，火不生土，则中气不治而为痠泄食不化也）（大肠小肠，皆属於胃，胃脉虚则泄。

（脉者气血之先，脉虚则胃虚）（二肠失其上源而为泄泻矣）（湿胜则濡泄。

（脾恶湿，湿胜则绵绵而泻无止期矣）（诸厥固泄，皆属於下。

（脾肾俱虚则籛气不能踰於四末）（故厥冷砢固而泄泻清冷也）（暴注下迫，皆属於热。（暴泄而且门进迫，此属火化，若暴泄而肛门不禁，即属阴寒）

（久泄而肛门不禁，又属籛虚，所谓暴泄非籛，久泄非阴是也）（诸病水液，澄澈清冷，皆属於寒。（火气炎上，寒性润下，加以澄澈清冷，安得不为寒乎）

原病式曰：泻白为寒，青为风，黄赤黑皆为热也，大抵泻利，小便清白不涩，谷不化而色不变者，寒也，谷虽不化而色变黄赤，烦渴小便赤涩者，热证也，寒泄而消化者，未之有也，或火性急速，传化失常，谷虽不化，而暴泄臭秽色黄者有之，仲景云：邪热不杀谷，以热

得湿，则痛泄也。

东垣云：夏间淫雨阴晦，时行泻利，予一日体重肢痛，泄利而小便闭涩，思其治法，必用淡渗以利之，今受寒湿之邪，若从淡渗，非暮年所宜，行年五十已上，降气多而升气少，得淡渗之剂，是降之又降，籛气愈弱，精神愈短矣，合用风药，以羌、独、升、柴、甘、防同煎，所谓湿寒之胜，以风平之，又曰：下者举之，是因曲而为之直也，若不替升降之理而一概施治，安得愈乎，李士材云：内经之论泄泻，或言风，或言湿，或言热，或言寒，此明四气皆能为泄也，又言清气在下，则生痙泄，此名脾虚下陷之泄也，统而论之，脾土强者，自能胜湿，无湿则不泄，故曰湿多成五泄，若土虚不能制湿，则风寒与热，皆得干之而为病，治法有九，一曰淡渗，使湿从小便而去，如农夫治涝，导其下流，虽处卑监，不忧巨浸，经云：治湿不利小便，非其治也，又云：在下者引而竭之是也，一曰升提，气属於籛，性本上升，胃气注迫，辄尔下陷，升、柴、羌、葛之类，鼓舞胃气上胜，则注下自止，又如地土淖泽，风之即乾，故风药多燥，且湿为土病，风能胜湿，所谓下者举之是也，一曰清凉，热淫所至，暴注下迫，苦寒诸剂，用漆燔蒸，犹当溽暑郁蒸之时，而商 hg 飒然倏动，则炎如失矣，所谓热者清之是也，一曰疏利，痰凝气滞，食积水停，皆令人泻，随证祛逐，勿使稽留，经云：实者泻之，又云：通因通用是也，一曰甘缓，泻利不已，急而下趋，愈趋愈下，泄何由止，甘能缓中，善禁急速，且稼穡作甘，甘为土味，所谓急者缓之是也，一曰酸收，泻下有日，则气散而不收，无能统摄，注泄何时而已，酸之一味，能助收摄之权，经云：散者收之是也，一曰燥脾，土德无慚，水邪不滥，故泻皆成於土湿，湿皆本於脾虚，仓廩得职，水谷善分，虚而不培，湿淫转甚，经云：虚者补之是也，一曰温肾，肾主二便，封藏之本，虽属水，而真籛寓焉，少火生气，火为土母，此火一衰，何以譚行三焦，熟腐水谷乎，故肾虚者必挟寒，脾虚者必补母，经云：寒者温之是也，一曰固涩，注泄日久，幽门道滑，虽投温补，未克奏功，须行涩剂，则变化不愆，揆度合节，所谓滑者涩之是也，已上九治，治泻之大法，至於先後缓急之权，岂能豫设，须临证之顷，圆机璣变耳。

戴复云：泻水而腹不痛者，湿也，升籛除湿汤或胃苓汤。饮食入胃，辄後便完谷者，气虚也，香砂六君子，或枳实理中汤。腹痛泻水肠鸣，痛一阵，泻一阵者，火也，黄芩芍药汤。痰留於肺，大肠不固，或时泻，或时不泻，或多或少者，痰也，脉必弦滑，其人神色不瘁，二陈加苍术、木香，或探吐之更佳。腹痛甚而不泄，泄後痛絀

者，食积也，保和丸消导之。餐泄者，史记名迴风，水谷不化，湿兼风也，风邪干胃，木来贼土，清气在下，升籛除湿汤，若饮食下癯而辄出不留者死。溏泄者，污积黏垢，湿兼热也，黄芩芍药汤加香、连。鹜溏者，中寒糟粕不化，色如鸭粪，所以澄澈清冷，小便清白，湿兼寒也，附子理中汤。洞泄者，即名濡泄，体重软弱，泻下多水，湿自盛也，胃苓汤。水液去多，甚而转经血枯，故筋急也，升籛除湿汤。滑泄者，久下不能禁，湿胜气脱也，四柱饮，不应，用六柱饮。热泻，粪色赤黄，弹响作疼，粪门焦痛，粪出谷道，犹如汤热，烦渴小便不利，五苓散，泻水多者亦必用之，若去桂，即不效。寒泻，腹胀泄注，食即呕吐，理中汤加肉桂、诃子、升麻。食久窘迫，大便色白，肠鸣切痛，脉碇迟，身冷不渴，溲清，或绵绵腹痛，附子理中汤加肉果。夏暑暴泻如水，周身疼痛汗出，脉弱少气，甚者加吐，此名紧病，浆水散。盛暑逼於外，阴冷伏於其中，非连理汤不可，气虚而泻，四君子加升、柴、肉果、诃子。伤食泄泻，必暖气如败卵臭，保和丸，虚者，治中汤加絳，积滞泄泻，腹必绞痛方泄者是也，平胃散加磨积药。伤酒泻，葛花解酲汤。痰泻，则头晕恶心，胸腹迷闷，或时泻其，或时不泻，二陈汤加海石、香附、星、香、苓、连，姜汁调，神曲糊丸服。有人患早起泄泻，或时有血，午後仍便结粪，能食善饮，此是酒积作泻，二陈加炮姜、酒炒川连、红曲，陈酒曲糊丸，乌梅汤下，有血，去半夏加麝少，晨夕各一服。日间无事，将哺腹胀，一夜肠鸣不得宽泰，次早洞泄，此名顿泻，是脾虚湿盛也，胃苓汤加木香、砂仁，虚者，理苓汤加木香。气泄，肠鸣失气，胸膈痞闷，腹急而痛，泻则腹下稍安，须臾又急，亦有腹急气塞而不通者，此由中 停滞，气不流转，水谷不分所致，木香调气散。水渍入胃，名为溢饮滑泄，渴能饮水，水下复泄，泄而大渴，茯苓甘草汤，五苓散，并灸大椎三五壮立已，乃督脉之病也。泄而口渴引饮，小便短涩，此为津液内亡，钱氏白术散。肾水不足之人患泄，或过服分利之剂而渴者，加絳八味丸，失治，必致小便不利，水肿胀满等证成矣。凡大便泄，服理中汤，小便不利，大便反泄，不知气化之故，本肺不传化，以纯热之药治之，是以转泄，少服则不止，多服则愈，热所以不分，五苓散加人参、炙甘草，名春泽汤，经云：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。泻而腹热，脉滑坚者，属实，当与消导，不应，是食积发热也，加香连，更不应，加大黄微下之。泻而经年不止者，属寒积，备急丸神效。泄泻恶心欲吐，或水土不伏，或感山岚瘴气而泻，申香正气散。脾胃虚弱，内挟风冷，泄泻注下，水谷不化，脐下 h，腹中雷鸣，乃积寒久利，肠滑不禁，木香散，若药

与食入口即泻下者，名直肠泻，难治，本方加人参、白术，用伏龙肝汤煎服。

忧思太过，脾气结而不能升举，陷入下焦而成泄泻者，逍遥散去归加升麻、木香，或越鞠、枳术相和服，不应，用补中益气加木香。久泻谷道不合，或脱肛，乃元气下陷，大肠不行收令而然，补中益气加诃子、肉果、五味，乌梅肉为丸，或四君子加防风、升麻。老人消喘不及，而膨胀作泻，九味资生丸加木香，善饮者，加泽泻、肉桂。凡泻多因於湿，分利小水为上，若人老人气虚下陷，又宜风药以胜之，如补中益气加羌。防之类，或升籛除湿汤升举脾胃，所谓下者举之，湿寒之胜，以风平之是也，大泻气脱而不知人，口眼俱闭，呼吸欲绝，急灸气海穴，大进参、附辈温补之，稍迟即不可救。

五更泻，是肾虚失其闭藏之职也，经曰：肾司开阖，肾开窍於二阴，可见肾不但治小便，而大便之开阖，皆肾操权也，今肾既衰，则命门之火熄而水独治，故令人水泻不止，其泻每在五更，天将明时，必洞泄二三次，以肾旺於亥子五更之时，故特甚也，惟八味丸以补其阴，则肾中之水火既济，而开阖之权得宜，况命门火之火旺，则能生土，而脾亦强矣，有用六味丸加砒香、砂仁，以山药未打糊，代蜜为丸，以摄火归源而愈者，有用六味丸加远志、益智，兼调脾胃而愈者，有用六味丸七分，杂二神丸三分，服之而愈者，有用五味子煎汤送四神丸者，有用二神丸加五味子、山 萸、肉桂、茴香，陈米饮糊为丸者服者，亦有属酒积食积者，盖一日进取之物，至此时皆下大府而急奔也，但食积之泻，其腹必胀满，泻後则顿絀，泻下皆是稀粪，酒积泻下，都是稀沫，或有兼血积者，与肾泻之纯清水液，迥乎不同也，审系何积，即以何积治之。

石顽曰：泄泻诸治法颇详，何独不及虚损之泄泻也，盖肾藏真阴虚，则火邪胜，火邪上升，必伤肺而为咳逆，真籛虚则水邪胜，水气内溢，必渍脾而为泄泻，既嗽且泄，上下俱病，先後天之气并伤，故虚损关捩，全系乎此，余尝用理中丸加五味子以治下泄，璿功散加细辛以治上咳，每每获效，若服之作胀发热者，终难挽回，不可以其咳泻俱缓，轻许其治也。

(诊〔内经云：脉细，皮寒气少，泄利前後，饮食不入，是谓五虚，死，其浆粥入胃，泄注止，则虚者活，泄而脉大者难治，大便赤瓣，痲泄脉小者，手足寒难已，痲泄脉小，手足温者易已。脉经云：泄注脉缓，时小结者生，浮大数者死，又洞泄食不化，脉微小留连者星，紧急者死，脉滑按之虚者，必下利，肾脉小甚为洞泄，脾脉小为泄泻。仲景云：下利日十餘行，脉反实者死，腹鸣而满，四肢清，诊其

脉，洪大者死，腹大胀，四肢清，脱形，泄甚，不及一时而死，下则泄泻，上则吐痰，皆不已，为上下俱脱，死。

滑伯仁治一人年老色苍，夏月与人争辨，冒雨劳役受饥，且犯房事，夜半忽病发热恶寒，上吐下泻，昏闷烦躁，头身俱痛，因自发出汗，汗遂不止，脉皆洪数，盖吐泻内虚，汗多表虚，兼之脉不为汗衰泻，法在不治，姑以大剂参、，兼白术、乾姜、甘草、茯苓、陈皮，水煎不时服，至七剂见面赤，四肢发出红斑，凡斑证自吐泻者吉，谓邪从上下出也，但伤寒发斑，胃热所致，今之发斑，由胃虚而无根之火游行於外，可补不可泄，可温不可凉，若用化斑、升麻、黑参之类，则死生反掌矣，仍服前方十剂而愈。

又治一人，每日早起大泻，或时腹痛，或不痛，空心服热药不效，令至晚食前服即效，以暖药一夜在腹，可胜阴气也，与酒客湿泄，服汤药不效，服丸散即效同意。

石顽治总戎陈孟庸，泻利腹胀作痛，服黄芩、白芍之类，胀急愈甚，其脉洪盛而数，按之则濡，气口大三倍於人迎，此湿热伤脾胃之气也，与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二剂，痛止胀治，而泻利未已，与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二剂，泻利止而饮食不思，与半夏泻心汤二剂而安。

痢

内经云：贼风虚邪者，箴受之，饮食不节，起居不时者，阴受之，箴受之则入六府，阴受之则入五藏，入六府，则身热不时卧，上为喘呼，入五藏，则溲满闭塞，下为痢泄，久为肠。

贼风不云实邪，而言虚邪者，以邪之所繇，其气必虚也，设箴气充盛，虽有贼邪，莫能为害也，起居不时者，非特劳役失宜，而饮食失节，亦在其中矣，箴受之则入六府者，言六府之经气受邪於外则营卫气塞，而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者，邪并於气之象也，阴受之则入五藏者，言五藏之神气受伤於内则水谷不能克运，留於肠胃而腹满痢泄也，久为肠者，言藏气久滞，不能统运津液，乃至移於二肠而为积崩迫，此则阴气受伤所致也。

肠 便血，身热则死，寒则生。

肠 为肠胃受病，不当更见表热，表热则内外俱困，箴无所依，故云热则死，寒则生耳。

肠 下白沫，脉碇则生，浮则死。

肠 下白沫，为气不守，反见脉浮，中宫无主，安得不死。

肠 下脓血，脉悬绝则死，滑大者生，肠之属，身不热，脉不悬绝，滑大者生，弦涩者死，以藏期之。

悬绝弦涩，皆气血殆尽之脉，故主死，滑大为邪实可攻之象，故主生。

脾脉外鼓砱，为肠，久自己，肝脉小缓，为肠，易治。

脾脉外鼓砱，言气口脉盛，而按之有力，虽久可治，肝脉小缓，谓人迎缓而不大，无客邪乘脾之候，故易治。

肾脉小搏砱，为肠下血，血温身热者死，心肝亦下血，二藏同病者可治，其脉小砱涩，为肠，其身热者死，热见七日死。

肾脉小搏砱而乏籥和之气，且见血湿身热，为真阴下脱，故死，心肝亦下血，即前外鼓砱及小缓之脉证，以脾为心之子，心为肝之子，故二藏同病者可治，若见脉小砱涩，为营血内竭，加以血温身热，不出七日必死也。

肾移热於脾，传为虚，肠，死，不可治。

土衰不能制水，先後天脾胃俱败也。

阴籥虚，肠，死。

阴虚则血温身热，籥虚则支冷不食。

泄而脱血，脉实，皆曰难治。

下脱而见脉实，脉证相反，纯属邪气用事，故为难治。

仲景云：夫六府气绝於外者，手足寒，上气却缩，五藏气绝於内者，利不禁，下甚者，手足不仁。下痢脉砱弦者，下重，脉大者为未止，脉微弱数者，为欲自止，虽发热不死。下利手足厥冷，无脉者，灸之不温，若脉不还，反微喘者死，少阴负趺籥者为顺也。下痢有微热而渴，脉弱者令自愈。下痢脉数，有微热，汗出令自愈，设脉紧为未解。下痢脉数而渴者，令自愈，设不差，必清脓血，以有热故也。下痢脉反弦，发热身汗者自愈。下痢气者，常利其小便。

下痢寸脉反浮数，尺中自涩者，必清脓血。下痢清谷，不可攻其表，汗出必胀满。下痢脉砱而迟，其人面少赤，身有微热，下痢清谷者，必郁冒汗出而解，病人必微厥，所以然者，其面戴籥，下虚故也。下痢後脉绝，手足厥冷，时脉还，手足温者生，脉不还者死。下痢腹胀满，身体疼痛者，先温其，乃攻其表。

(已上金匱要略(下痢脉滑而数，有宿食，当下之。下痢不欲食者，有宿食，当下之。下痢而腹痛满，为寒实，当下之。下痢腹中坚者，当下之。下痢脉迟紧，为痛未欲止，当温之，得冷者，满而使肠垢。下痢身軀疼痛，急救，诸温之属，可与理中、四逆、附子汤热药，急投之美。下痢大孔痛者，当温之。下痢脉大浮弦，下当已。下痢舌黄，燥而不渴，胸中实，下不止者死。下痢已祛，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，此为下不尽，更下之愈，风寒重者不可下，下之後，心下坚痛脉

迟，此为寒，但当温之，脉砭紧，下之亦然，脉大浮弦，下之当已，下痢脉浮大，此为虚，以强温之故也，设脉浮革者，因尔肠鸣，当温之。

(已上千金叁补(下痢三部脉皆平，按之心下坚者，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。下痢脉迟而滑者，实也，痢未欲止，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。下痢脉反滑者，当有所去，下乃愈，宜大承气汤。下痢 y 者，有燥屎也，小承气汤主之。下痢便脓者血者，桃花汤主之。热痢下重者，白头翁汤主之。下痢後更烦，按之心下濡者，为虚烦也，栀子豉汤主之。下痢清谷，寒外热，汗出而厥者，通脉四逆汤主之。下痢肺痛，紫叁汤主之。气痢，诃梨勒散主之，保命集云：脓血相杂而脉浮大，慎不可以大黄下之，下之必死，谓气下竭，而籛无所附也，凡阴籛不和，惟当分利阴籛，经云：暴泄非籛，久泄非阴，大便完谷下，有寒有热，热者，脉疾，身多动，音声响亮，暴注下迫，此籛也，寒者，脉砭而细，身不动作，目睛不了了，饮食不下，鼻准息微者，姜附汤，若身重四肢不举，术附汤证也。

东垣云：饮食一伤，起居不时，损其胃气，则上升清籛之气，反下降而为痢泄，久则太阴传少阴而为肠，寒冷之物伤於中，溲满而胀，传为痢泄，宜温热以消导之，湿热之物伤於中而下脓血者，宜苦寒以疏利之，风邪下陷者升举之，湿气内盛者分利之，急者下之，後重者调之，腹痛者和之，洞泄肠鸣，脉细微者，温之收之，脓血稠黏，数至圜而不能便，脉洪大有力者，下之寒之，此治痢之大法也。张介宾曰：肠一证，即今之所谓痢疾也，其所下者，或赤或白，或脓或血，有痛者，有不痛者，有急後重者，有呕恶胀满者，有噤口不食者，有寒热往来者，虽其变态多端，然总不外乎表寒热，而於虚实之辨，尤为切要，凡邪因表者，必有表证，但兼其表而行散之，表邪解则痢自愈，如无表证，则必由口腹，悉属内伤，但伤於内者瓘多，因於表者，则间或有之，此内外之不可不辨也，以寒热言之，则古以赤者为热，白者为寒，至藓河间而非之曰：如赤白相兼者，岂寒热俱甚於肠胃而同为痢乎，至丹溪则因之曰：赤痢乃是小肠来，白痢乃是大肠来，皆湿热为本，自二子之言出，则後世莫敢违之者，愚见则有不然，夫痢起夏秋，湿蒸热郁，本乎天也，因热求凉，过吞生冷，由於人也，气壮而伤於天者，郁热居多，气弱而伤於人者，阴寒为甚，须知寒者必虚，热者必实，更以虚实细详之，而寒热愈明矣，如头疼身热，筋骨酸痛者，实也，胀满恶食，急痛拒按者，实也，烦渴引饮，喜冷畏热者，热也，脉强而实者，实也，脉数而滑者，热也，外此则靡非虚寒矣，而相似之际，尤当审察，如以口

渴为实热似矣，不知凡系泻痢，必亡津液，液亡於下，则津涸於上，安得不渴，更当以喜热喜冷别虚实也，以腹痛为实似矣，不知痢出於内，肠胃必伤，脓血稠黏，安能不痛，更当以痛之缓急，按之可否，藏之阴籛，腹之胀与不胀，脉之有力无力，分虚实也，以小便之黄赤短少为实热似矣，不知水从痢去，溲必不长，溲以阴亡，溺因色变，更当以便之热与不热，液之涸与不涸，色之泽与不泽，分虚实也，以急後重为实热似矣，不知气陷则仓廩不藏，阴亡则门户不闭，更当以病之新久，质之强弱，脉之盛衰，分虚实也，至於治法，须求何邪所伤，何藏受病，如因於湿热者，去其湿热，因於积滞者，去其积滞，因於气者，调之，因於血者，和之，新感而实者，可通因通用，久病而虚者，可塞因塞用，皆是常法，独怪世之病痢者，十有九虚，而医之治痢，百无一补，气本下陷，而再行其气，後重不益甚乎，中本虚寒，而复攻其积，元气不愈竭乎，湿热伤血者，自宜调血，若过欲推荡，血不转伤乎，津亡作渴者，自宜止泄，若但与渗利，津不转耗乎，世有庸工专守痛无补法，且曰：直待痛止，方可补耳，不知因虚而痛者，愈攻则愈虚愈痛矣，脉来微弱者可补，形色虚弱者可补，口腹素慎者可补，胸膈宽快者可补，病後而痢者可补，因攻而剧者可补，後重之可补者，陷则升而补之，热则凉而补之，腹痛之可补者，滑泄则涩而补之，虚寒则温而补之，然而尤有至要者，则在脾肾二藏，如泻而後痢，脾传肾为贼邪，难疗，痢而後泻，肾传脾为微邪，易医，是知肾为胃关，开窍於二阴，未有久痢而肾不损者，故治痢不知补肾，非其治也，凡四君子、补中益气，皆补脾虚，若病在火乘土位侮母，设非桂、附大补命门，以复肾中之籛，以救脾家之母，则饮食何由而进，门户何由而固，真元何因而复耶，若畏热不前，仅以参、术补土，多致不起，大可伤已。

喻嘉言曰：内经云：下痢发热者死，此论其也，仲景云：下痢手足不逆冷，反发热者不死，此论其暴也，盖暴病有籛则生，无籛则死，故虚寒下痢，手足不逆冷，反发热者，或其人藏中真籛未漓，或得温补药後，真籛随返，皆是美徵，此但可收拾其籛，协和其阴，若虑其发热，反如常法，行清解之药，鲜有不杀人者矣。金匱申下痢发汗之禁，谓下痢清谷，不可攻表，汗出必胀满，盖以下痢一伤其津液，发汗再伤其津液，津液去则胃气空，而下出之浊气，随势上入胃中，遂成胀满，求其下痢，且不可得，甯非大戒乎。伤寒厥痢发热，与下痢发热，迥然不同，伤寒厥而且痢，为虚寒之璫，所以反能食者则死，反发热者不死，若痢证则能食者不死，发热者多死也。

周慎斋曰：凡生病处，皆为阴为火，为籛气不到，若籛气所到之处，

断无生病之理，痢疾不发於夏，而发於秋者，盖夏时籛气尽发於表，太阴主，湿土用事，纯阴无籛，或过食生冷，积而不化，积久成热，痢之所由起也，不发於夏者，无籛则阴不踴，发於秋者，籛气入，攻之使然也，治法，宜以苦寒之药，燥湿涤热，佐以辛热助籛，开郁誓气，故曰：行血则便红自愈，调气则後重自除，虽然，亦有虚实之辨，浅深之别，未可以概治也。心者，血之主也，肺者，气之主也，凝滞则伤气，郁热则伤血，气既病，则心肺亦病矣，而小肠者，心之合也，大肠者，肺之合也，二经皆出纳水谷，转输糟粕之官也，而胃又为大小肠之总司，肺移病於大肠，则气凝涩而成白痢，心移病於小肠，则血凝涩而成赤痢，大小俱病，则赤白互下，胃土传湿热於大小肠者，痢色兼黄，如胃中先伤冷物，以致胃寒不能游溢精气上输於脾，脾即不能散精以上归於肺，则津液留滞於胃，即为胃家之积，其证呕逆恶心，其状色如桃襟而不臭，右关脉碎细而紧，宜用厚朴、木香、乾姜、肉桂、絳茱萸等，虚人可用附子理中汤，非大小肠积之可比也，至於色之黑者，分为二种，如焦黑之黑者，此热璫反兼胜己之化也，黄芩芍药汤下香连丸，如漆黑之光者，此瘀升凝久而然也，桃核承气汤。丹溪谓仲可下者，悉以承气下之，大黄之寒，其性善走，佐以厚朴之温，善行滞气，缓以甘草之甘，饮以汤液，荡涤肠胃，滋润轻快，积行则止，局方例用热药为主，涩药为臣，用之於下痢清白者犹可，其急後重者，皆屬於火，又加以温热之药，非杀而何，大凡热痢，仲景虽有用大承气者，然皆指伤寒热邪传致病，非滞下之谓，盖大黄专攻湿热，在所必需，芒硝专攻燥结，滞下总有急後重，其积滞已是下注，故无复用芒硝之理，若系寒积，又须姜、桂、絳茱萸以温之，以寒积多屬於虚也，至於通因通用，原有紮法，有酒蒸大黄，有笏丸巴豆，分析甚明，况滞下多因寒滞郁热而成，世俗恒用姜茶煎，赤倍芽茶，白，倍生姜，往往获效，岂可偏执为热哉。积有新旧之分，旧积者，气血食痰所化也，新积者，旧积已去，未几而再生也，然旧积宜下，新积禁下，其故何也，盖肠胃之熟腐水谷，转输糟粕者，皆营卫洒陈於六府之功，今肠胃有邪，则营卫踴行之度，为之阻滞，不能施化，故卫气郁而不舒，营血涩而不行，於是饮食结痰停於胃，糟粕留於肠，与气郁血涩之积，相挟而成滞下矣，必当下之通其壅塞，既下之後，升降仍不行，清浊仍不分，则卫气复郁，营血复涩，又成新积，，乌可复下乎，但理卫气，和营血，以调顺阴籛，则升降合节，积亦不滞而自化矣，然旧积亦有不可下者，或先因脾胃之虚，不能转输其食积，必当调补脾胃，兼行气之药，俾虚回而痢自止，世俗治痢，只守清热

破气攻积凉血利水等法，虽朝夕更医，出入增絀，不过如此，已濒於危，犹曰血色依然，腹痛未絀，谁敢温补，死无後悔，伤哉。痢初起时，便见脓血者，宜调气和血，气分药必不可少，若但见白脓，宜调气消积，不可用血药，引邪入於血分，必变脓血也。白痢初起，急後重，频欲登圜，及去而所下无多，才起而腹中复急，皆湿热凝滞所致，胃苓汤加木香、砂仁。血痢初起，腹痛进迫，或脉数大，身有微热者，先与小建中汤和之，中有肉桂，伐肝和营最捷，脓血稠黏，势甚不可遏者，黄芩、芍药、延胡索、木香、砂仁，腹痛，少加肉桂以和之，血积稠厚，可用黄连，若略见少血，或稀淡者，不可使用苦寒，戕犯胃气，为害不浅也。凡血色紫黯，屡服凉药，而所下愈多，作冷痢治，故血色如猪肝，如紫草，如苋菜汁者，非炮姜不治，理中汤去参，加肉桂、木香、肉果乌梅。纯下血而色鲜浓厚者，此心脾伏热也，大黄黄连泻心汤，有食积，枳术丸加厚朴、黄连、木香、延胡索，赤痢初起，宜加延胡，最散血积，小儿八岁已内者，作食积治。风入肠胃，纯下清血，或湿毒下血，胃风汤加枳椇、荆、防。风入肠胃，下痢青绿杂色，神术汤。下痢腹痛痺常，脉碇而紧，无热证者，先以姜、桂之类温之，後理积滞。急而至圜反不能即出者，气滞也，疏通为主，重则小承气，轻则黄芩芍药汤。急而频见污衣者，气脱也，补中益气去当归加木香。湿热下痢後重，升籛除湿汤。虚滑而後重者，圜後不絀，以得解愈虚故也，养藏汤。白痢初起，但腹痛後重，不能食，小便却清痢者为虚寒，二陈汤加炮姜、焦术、厚朴、木香、砂仁，能涤除痰积，宜加用之。後重本因邪压大肠坠下，是以用大黄、槟榔辈，此实也，若久痢後重不除，此脾气不陷之故，宜升、柴以升提之，槟榔、枳椇皆当禁用，若肺气郁在大肠，腹痛後坠，理气药中，须加桔梗以开之，亦有积已去而过食厚味生冷复重者，建脾兼消导为主。痢如襟冻，或如鼻涕，或始鱼脑，此为冷痢，先用木香、焦术、豆蔻、砂仁、厚朴，次用理中汤加木香，不应，更加诃子、粟椇。下痢脉迟紧，腹痛未欲止，当温消之，枳实理中汤。下痢清白，手足厥冷，腹痛不已，附子理中汤。积久冷痢，少腹酸痛，结滞不爽，及下久连年不止，千金温脾汤，冷痢，去甘草，加桂心，倍香附人参，热痢，去桂心，加大黄一钱，姜、附、人参各絀一钱。久痢不祛，虽所下渐絀，而津血枯槁，肛门涩滞者，千金羊脂煎润以导之，羊脂，本经专主下痢脱肛，腹中绞痛，而世罕知用，惜哉。暴下积日久不止，千金附子汤。久痢虚冷滑脱，脉细皮，寒少气，畏食不能言，或时发虚热者，附子理中汤加肉桂、肉果、诃子。下痢脐下搅痛，桃花丸，下痢久脱，虚冷白滞，大桃花汤，热痢二三

年不止者，厚朴汤，久痢，所食之物皆不化，四肢砵重，肌肉消尽，椒艾丸，下痢发热，自汗脉弦者，是伏邪所发，法当从表解散，仓廩汤，有一方长幼相染者，谓之时疫痢，亦宜仓廩汤。一种阴虚痢疾，切戒攻积之药，凡见痢下五色，脓血稠黏，滑泄无度，发热烦渴，脐下急痛，至夜转剧而恶食，或下鲜血者，便属阴虚，急宜救热存阴为主，如驻车丸、阿襟丸、归连丸、阿襟梅连丸、千金黄连汤、黄连阿襟汤、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等方选用。下痢至夜发热，烦渴引饮，为津液受伤，内水亏竭，燎原之火自焚，不得不引外水以济急，切不可用香之药，钱氏白术散加乌梅。下痢失气者，当利小便，阴气前通，则籐气自化矣，五苓散加木香，痢仍不止，以诃子、厚朴、橘皮等分，丸服。下痢大孔痛，宜温之，黄建中加木香、当归。痢後大便秘涩，急後重，数至圜而不能便，或少有白脓，此为气虚下陷，慎勿利之，但举其籐，则阴自降矣，补中益气汤加防风。下痢後急後重不除，风邪伤卫，卫气不行也，非三奇散不愈。蛊注毒痢，血如鸡肝，心烦腹痛者，茜根丸，虚人，理中汤加黄连、乌梅，不应，用乌梅丸。下利後遍身浮肿，五苓散，用生术、肉桂，加升、柴。利後虚浮，六君子加木香、肉桂。初利脓血稠黏，势甚宜下者，一味大黄，酒蒸为丸，赤多，用温酒下百丸，白多，用淡姜汤下七十丸，以夺其势，然後调理则易愈。冷热不调，下利赤白，兼冷食积者，连理汤加枳实、砂仁。下利乾呕者，胃虚而寒热错杂也，外台黄芩汤。先前白利，後变脓血者，戊己丸，先前白利，後变鲜血者，四物汤去地黄，加炮姜、炙甘草、木香，先前脓血，後变赤白青黑，腹痛倍常者，驻车丸，先前脓血，後变白脓者，补中益气加炮姜、赤石脂。下利日百度，精神委顿，反不痛者，此邪气胜，正气微，不能鼓激也，难治。有患利昼夜不及数度，而反发热，心下痞闷，不能食而呕，其有昼夜不止百度，反脉静身凉而能食，何也，曰：利之邪客於下焦，由横连竟传大肠，原无反热之理，以中焦无病，虽下利无度，不碍饮食，惟邪发於中焦，由横连入胃，以胃受病，自不欲食也。凡风寒伤於营卫之中，则为疟，饮食伤於肠胃之内，则为利，而世有疟後痢，痢後疟者，此则表气不固，邪气内犯而致也，若疟邪发泄已尽，必无复为利疾，皆由元气下陷，脾气不能升举，故风寒暑湿，得以袭入而为利耳，又有利後似疟非疟，乃阴籐紫虚，籐虚则恶寒，阴虚则发热，故寒热交战似疟也，又有疟利齐发，疟止而痢甚者，皆是脾胃之气虚陷所致，并宜先与黄建中，加木香、厚朴之类，次与补中益气加姜、桂，若服後痢絀而疟作，此籐气气得补而与阴争也，再与补中益气少加桂、附，助籐祛阴则愈。凡久痢年

高，与产後病後，诸疮疽及泻後作痢，慎不可用攻伐之剂，急宜醒脾崇土，补中益气加炮姜、木香，有血，加乌梅、芍药。下痢六七日，经尽，当有结粪，若至十三日再经，结粪不出者，此胃气告匮也，慎不可更与攻克之剂，惟培养正气，庶有生机。下痢以胃气为本，胃失生长，故恶物而不欲食，但得思食，无分何物，与之遂获愈者，此胃气胜故也。凡痢下如鱼脑，或如猪肝，皆半死半生，下如坐腐色，大孔开如竹筒不收者，或如屋漏水，或纯下鲜血，及如赤豆汁，唇如朱红者，皆不可治。

石顽曰：肠之证，内经原有下血，下白沫，下脓血之理，推详脉证，大抵以白沫属寒，其脉应砵脓血属热，脉应滑大，若见白沫而脉反浮，见脓血而脉反弦涩悬绝，为脉不应病，故皆主死，其扼要尤在身热则死，寒则生，为大关捩，以肠胃受病，不当更见表热，表热则外内俱困，将何所恃而与攻救邪，更详藏府诸痢，咸以脉砵小为可治，血温身热主死，内经大义如此，再推仲景论痢，以身热手足温，为籛回可治，厥逆不返，为籛绝主死，此盖指伤寒阴证而言，不可与夏秋肠痢并列而论也，然下痢岂无身热得生者，凡挟邪之痢，与时行疫痢，皆有身热，但当先撤表邪，自然身凉痢止，当知内经所言血温身热，及阴虚之本证，此则兼并客邪耳，及观先辈论痢，并以白沫隶之虚寒，脓血隶之湿热，至守真乃有赤白相兼者，岂寒热俱甚於肠胃，而同为痢之说，丹溪从而和之，遂有赤痢从小肠来，白痢从大肠来，皆湿热为患，此论一出，後世咸为痢皆属热，恣用苦寒攻之，蒙害至今未已，即东垣之圣於脾胃者，犹言湿热之物，伤於中而下脓血，宜苦寒以疏利之，脓血稠黏，数至圜而不能便，脉洪大有力者下之，亦认定脓血为热，曷知血色鲜紫浓厚者，信乎属热，若瘀晦稀淡，或如玛瑙色者，为籛虚不能制阴而下，非温理其气，则血不清，理气如炉冶分金，最为捷法，设不知此，概行疏利之法，使五液尽随寒降而下，安望其有盛止之日哉，尝见屡服黄连，虚籛迫外，而反发热发斑者，亦有虚籛内扰，忽发除中，反骤能食者，有频用大黄，开肠洞泄，甚至发瘵吐者，有大黄下咽，反胀闭不通，阴气上逆，而变中满鼓胀水肿者，凡此之类，未遑枚举，夫天气之热，四时之正令也，因热而恣伤冰水瓜果，是逆其正气，府藏为寒物所伤而为患也，以逆正气之病，又以逆病情之药治之，何怪变证百出乎，虽是岁之热，较他岁倍常，是以患肠者，较他岁亦倍常，其间总轻重不同，所见之积，一皆五色，良由五藏之气化并伤，是以五色兼见，按五色痢，古人皆为肾病，以肾为藏精之室，所居之位，最下最深，深者既病，其浅而上者，安有不病之理，精室既

伤，安能任蛰藏之令乎，仲景所谓五液注下，脐筑湫痛，命将难全者是也，夫以精室受伤，五液不守之患，不知益火消阴，实脾堤水，兼分理其气，使失於气化之积随之而下，未失气化之津统之而安，即口噤不食者，亦不出乎此法，盖肠之属，皆缘传化失职，津液受伤，而致奔迫无度，岂可恣行攻伐，以为不易之定法乎，历观时师治痢，无高下肾愚，必用橘皮、枳壳、厚朴、槟榔之属，稍有赤，即用苓、连、芍药，水道不利，便与木通、车前，口噤不食，不出黄连、石莲，况世所谓石莲者，皆粤中草实伪充，大苦大寒，与本草所言莲子堕淤泥中，经岁取出者迥异也，凡遇五色噤口，及瘀晦清血诸痢，每用甘草、乾姜，专理脾胃，肉桂、茯苓，专伐肾邪，其效如鼓应桴，初起腹痛後重者，则兼木香、槟、朴以泄之，饮食艰进者，则兼枳实、焦术以端之，阴气上逆，乾呕不食者，则兼丁香、绿萼梅以温之，呕吐涎水者，则兼橘、半、生姜以豁之，脓血稠黏者，则兼茜根、乌梅以理之，水道不通者，则兼升、柴以举之，身热不除者，则兼桂枝、芍药、姜、枣以和之，阴虚至夜发热痛剧者，则兼熟地、黄、阿襟、归、芍以济之，若数日不已而腹痛後重转甚者，必须参、术、升、柴兼补而升之，久痢噤口不食，此胃气告匮，最为危候，较之初起口噤，尚有浊气可破，积沫可驱，迥乎不同，非大剂参、术，佐以茯苓、甘草、藿香、木香、瓠葛根之属，大补胃气，兼行津液，不能开之，但得胃气一转，饮食稍进，便宜独参汤略加橘皮或制香附，缓缓调补，兼疏滞气，最为合剂，如茯苓之淡渗，木香之耗气，葛根之行津，皆当屏除，即如久痢後重用三奇散，取黄、防风以致开阖，枳壳以破滞气，以为卓识不群，然後重稍絀，便当改用补中益气，转关妙用，全在乎此，若厚朴、枳、橘、砂仁等耗气之药，皆戈戟也，凡脉见弦细小弱，或六部砵小，皆当准此，间有脉来滑大数实者，方可用苓、连、芍药、泽泻之属，挟热後重烦渴者，当与白头翁、秦皮、黄连、白芍之类，误用大黄，变成肿胀，若其人元气未惫，大剂人参、桂、附散其浊阴，尚可救其一二，洞泄不止，服大剂参、术，不应，用养藏汤，亦不应，惟附子理中汤调赤石脂末，间有得生者，即发瘵吐，尚有四逆、参附、绿萼梅汤、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、乌梅丸等法，然非平日相信之真，纵有生机，亦勿许治，若至发斑发躁，久痢不食，忽发除中，从无救治之法也，尝见痢久虚脱，六脉弦细，厥逆冷汗，烦渴躁扰，瘵逆不甯，峻用埋中、四逆、白通、通脉之类，虽日进人参二三剂，服之非不暂安，脉来微续，手足渐温，稀糜稍进，去後亦稀，三四日後必然骤变，此根气已绝，灯尽复明之兆，切勿因其暂安，轻许以治，徒为识者鄙笑耳，至

於妇人临产下痢，最为危殆，郑氏有胎前下痢，产後不止，七日必死之例，予尝用甘草乾姜汤加厚朴、茯苓、木香，治妊娠白痢，千金三物襟艾，治妊娠血痢，连理汤加襟、艾，治赤白相兼之痢，驻车丸、千金黄连汤、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，胎前产後五色诸痢，皆可选用，若胎前下痢，产後不止，势莫挽回者，用伏龙肝汤丸，随证加絃，未尝不随手获效也，世医治痢，专守通因通用，痛无补法之例，不知因气病而肠中切痛，非温理其气则痛不止，因气陷而浊气下坠，非升举其气则後重不除，因气伤而津液崩脱，非调补其气则积不已，因阴虚而至夜微热腹痛，非峻补其阴则痢痛不息，世人见余用参、术、姜、桂温补气血之药，以为可骇，更有用黄、地黄滋阴膩滞之药，益怪甚矣，且有用石脂、乾姜温涩固脱之药，以为劫剂，而大排之，不知内经中原有涩因涩用之法，盖急後重，数至圜而不能便，非涩而何，况因涩而过用利气，乃致滑脱不收，安不用涩以固之耶，更有不知调气，但见下痢日久，便行止涩，轻以粟曠、诃子投之，闭其滞气，迫痛愈加，愈哈鵠甚，此与杀之无璫也。

痢不纳食，俗名噤口，如因邪留胃中，胃气伏而不宣，脾气因而涩滞者，香、连、枳、橘红、茯苓之属，热毒冲心，头疼心烦，呕而不食，手足温暖者，甘草泻心汤去大枣易生姜，此证胃口有热，不可用温药，若膺气不足，宿食未消，噫而不食，枳实理中加砂仁、陈皮、木香、豆蔻，或山查、曲、蘖之类。肝乘脾者，戊己丸加木香、肉桂。有水饮停聚者，心下必悸动不甯，五苓散加姜汁。有火炎气冲者，黄连解毒汤去黄柏加枳曠、木香。有胃虚挟热而呕逆者，连理汤。

有积秽太多，恶气薰蒸者，大黄黄连泻心汤加木香。丹溪用人参、川连、石莲子、粳米、姜汁，煎汤细细呷之神效，如吐，再作服之，但得一呷下咽便开，石莲子真者绝无，余常以藕汁煮熟，稍加糖霜频服，兼进多年陈米稀糜，调其胃气必效，此即石莲之意也。治噤口痢，多有用黄连者，此正治湿热之药，苦而且降，不能开提，况非胃虚所宜，不可轻用，大抵初痢噤口，为湿瘀胃口，故宜苦燥治之，若久痢口噤，则胃气虚败，即大剂独参、理中，恐难为力也。久痢不止，诸药不应，贫人无力服参者，乌梅、大枣各数枚，煎服屡效。

(休息痢(此证多因兜涩太早，积热未尽，加以调摄失宜，不能节食戒欲，所以时止时作，补中益气加肉果、木香，吞驻车丸，亦有阴虚多火，不能胜任升、柴、木香、白术者，只用驻车丸加人参、肉桂、乌梅之类，有积，可加枳实、炮黑查肉，有服补中益气数服，不应，反下鲜紫血块者，此久风成痼泄，风气通於肝，肝伤不能藏血也，

三奇汤倍防风加羌、葛、升、柴，其一切利水破气药，皆为切禁。

(蛲虫痢(其证腹大，皮肤黄粗，循循戚戚然，得之於寒湿，寒湿之气，菟笃不发，化为虫，此九虫之一，其形璫细，胃弱肠虚，则蛲虫乘之，或痒，或从谷道中溢出，仓公以芫花一撮主之，乌梅丸、黄连犀角散亦主之，然虫尽之後，即用六君子加犀角、黄连、乌梅肉丸服，以补脾胃，兼清湿热，庶不再发，若一味攻虫，愈攻愈盛，漫无止期也。

(痢後风(因痢後不善调摄，或多行，或房劳，或感风寒，或受湿气，致紮脚痿软肿痛，用大防风汤。痢後变成痛风，皆调摄失宜所致，补中益气加羌活、续断、虎骨。

(痢後癉嘔(此乃胃气虚寒之璫，最为恶候，急宜橘皮乾姜汤主之。下痢而渴，误食冷物水果而嘔者，理中汤加丁香十五粒，柿蒂五枚，水煎热服，兼寒热往来者，小柴胡加丁香，血痢呕嘔而渴，心烦不得眠，小便不通者，猪苓汤，白痢呕嘔，用五苓散，以中有肉桂可通逆气也。

(诊(下痢白，初起脉小滑，能食者易治，洪大急疾，四肢厥冷易者难治，久痢脉微弱小细者即愈，数实或虚大无根者危，下痢脓血，初起脉小滑，或弦软，身不热者易治，数实滑大而身热者，势虽甚，犹或可治，若先不热，五六日後，反发热脉大者必死，久则脉宜甄迟虚细，不宜数盛滑实，或身热不止，口噤不食者皆死，久痢脉结代，反骤能食，为除中者必死，大抵下利之脉，初起虽实大不妨，六七日後最忌强盛，凡下痢脉浮身热，作风治，脉磳身重，作湿治，下痢为肠胃病，虽频进而能食则吉，若噤口痢，初起脉数实可治，久痢而反不能食，脉见馥者死，惟小弱流利者，当作胃虚治之。

海藏治杨师，屢大醉後渴饮冷水冰茶，後病大便鲜血甚多，先以絳茱萸温药，次与胃苓汤，血止後白痢，又与温下药四服乃止，或曰：何不用黄连之类以解毒，反用温热之剂，曰：血为寒所凝，渍入肠间而便下，得温乃行，若用寒凉，即变证难疗矣。

汪石山治一妇，病痢半载馥，服四物、香连愈剧，腹痛後重，咳嗽烦热，脉皆细弱而数，以补中益气去归，加茯苓、芍药为散，日用米饮调下，三次而安。

絳貳山治一妇，长夏患痢，痛迫，下黄黑，曾服香薷、枳壳、黄连愈剧，其脉紮尺紧涩，此寒伤血也，问其由，乃行经时渴饮冷水一碗，遂得此证，与桃仁承气加延胡索一服，次早下黑血升许痛止，次用调脾活血之剂而痊，此盖经凝作痢，不可不察也。

李士材治屯田孙侍御夫人，久痢不止，口乾发热，饮食不进，犹服

香连等药，完谷不化，尚谓邪热不杀谷，欲进苓、连，数日不食，热甚危迫，诊之，脉大而数，按之璠微，询之小便仍利，腹痛而喜手按，此火衰不能生土，内真寒而外假热也，小便利则无热可知，腹喜按则虚寒立辨，急进附子理中汤，待冷与服，一剂而痛止，连进二十馀剂，兼进八味丸而康。

石顽治春榜项鸣先尊堂，下痢血色如菟汁，服消克苦寒苓、连、大黄之类愈甚，不时发热痞闷，六脉瞢瞢虚大，右关独显弦象，然按之则甌，此气虚不能统血之候，与补中益气加炮姜、肉桂，四剂而安。

又治郭然明之室，患五色痢，昼夜数十次，兼带下如崩，误服大黄、黄连之属十馀剂，遂隔塞不通，口噤不食者半月馀，至夜必大发热躁渴，六脉细而疾，此足三阴俱虚之候，与理中加桂、苓、木香、乌梅以调其胃，次与加絳八味作汤，导其阴火而痊。

刑部郎中申 高年久痢，色如菟汁，服苓、连、芍药之类二十馀剂，渐加瘵逆，乃甥王勤中，邀石顽往诊，六脉弦细如丝，惟急进辛温峻补，庶合病情，遂疏理中加丁香、肉桂方，诸医咸谓血痢无用姜、桂、人参之理，迟疑不敢服，仍啜苓、连芍药，管延五日，病愈甚而骤然索粥，举家及诸医，皆以能食为庆，复邀石顽相商，而脉至如循刀刃，此中气告竭，求救於食，除中证也，世人但知下痢能食为向愈，曷知其有除中之例乎，因表出以为後学之鉴。

褚某水尊堂，深秋久痢，口噤不食者半月馀，但饮开水及瓜瓠汁，啜後必呕胀肠鸣，绞痛不已，烦渴闷乱，至夜转剧，所下皆脓血，昼夜百馀次，小水涓滴不通，诸医束手告辞，始邀石顽，切其六脉，皆弦细乏力，验其积，皆瘀淡色晦，询其所服，皆苓、连、槟、朴之类，因谓之曰：所见诸证俱逆，幸久痢脉弱，尚宜温补，姑勒一方，用理中加桂、苓、紫菀调之，服後小便即通，便得稍寐，三四日间糜粥渐进，痢亦渐絳，更与理中倍叁，伏龙肝汤泛丸，调理而痊。

又治同川春榜陈颖雍，触热锦旋抵家，即患河鱼腹疾，半月已来，攻克不效，遂噤口粒米不入，且因都门久食煤火，肩背发痛，不赤不疼，陷伏不起，发瘵神昏，势日濒危，内外医科，互相推委，因命楫相邀石顽，就榻诊之，六脉弦细欲绝，面有戴箪之色，所下之物，瘀晦如烂鱼肠脑，证虽危殆，幸脉无旺气，气无喘促，体无躁扰，可进温补，但得补而痲肿发，便可无虞，遂疏保元汤，每服人参三钱，生黄二钱，甘草、肉桂各一钱，伏龙肝汤代水煎服，一啜而稀糜稍进，再啜而後重稍轻，三啜而痲毒贲起，另延疡医敷治其外，璠守前方，服十馀服而安，前後未尝更易一味也。

一大兵船上妇胎前下痢，产後三日不止，恶露不行，发热喘胀，法在不救，有同道误许可治，与药一服，次早反加瘵逆，计无所施，乃同兵丁，托言货船，拉石顽往诊，其脉三至一代，直以难治辞之，彼则留住前医，不使上涯，方知其意原欲巧卸，恐余不往，故不明言其故，当此急迫之际，不与解围，必致大伤体面，因谓之曰：此证虽危，尚有一线生机，必从长计议，庶可图治，彼闻是言，始放其医抵家，而求药於余，遂与盞一枚，钱数文，令买砂糖熬枯，白汤调服，既可治痢，又能下瘀，且不伤犯元气，急与服之，彼欣然而去，其医得脱，闭户挈家而遁，直至数日，大兵去後甯家即过我而谢曰：若非金蝉脱晓不免为螳臂所执也。

飞畴治朱元臣子，患五色痢，二十馀日，胸膈胀满，而粥饮不进，服药罔效，别延紮医诊视，一用大黄，一用人参，元臣不能自主，因执治於予，予曰：用大黄者，因其脉满脉大也，用人参者，因其痢久不食也，痢久不食，大黄断难施，膈满作胀，人参亦难遽投，今拟伏龙肝为君，专温土藏，用以浓煎代水，煎焦术、茯苓、甘草、广申、木香、炒乌梅，一剂痢殊食进，再剂而止，遂不药调理而起。

大小便不通

经曰：脉盛，皮热，腹胀，前後不通，瓓闷，此谓五实，夫脾胃气滞不能转输，加以痰饮食积阻碍清道，大小便秘涩不快，二陈汤加升、柴、二术，数服，能令大便润而小便长。湿热痰火结滞，脉洪盛，大小便秘赤，肢节烦疼，凉膈散、小承气汤选用。阴囊肿胀，二便不通，三白散。大小便俱不通，小腹膨胀，乃膀胱溺满，支晶回肠，故并大便得出，用二陈倍茯苓加泽泻、木通先利小便，回肠得通，而大便随出矣。风闭，用烧皂肉灰为末，粥清调下，或烧汤蒸下部良。冷闭，用连根 @二茎，带土生姜一块，淡豆畔二十一粒，盐二匙，同研烂作饼，烘热 脐中，以帛扎定，良久於饼上灸之。热闭，用田螺捣烂，加麝香一分，冰片半分，入脐中，以帛束之，如人行十里即通。

石顽曰：肥人素多痰饮湿热结聚，因病每致大小便不通，腹满不食，气逆喘急，势盛不得下，有屢下不得通利者，有再三下而始通者，有下之利不止者，大抵湿热素盛之人，大便不行，日数虽多，结粪甚少，所下不过溏粪垢腻，甚至骤下不可遏者，多有热去寒起，正气随脱，即变瘵逆之证，以此本属湿热，温补仍助本病，苦寒徒乏胃气，每至不可救药，若始先知其湿热痰积，用导痰汤多加姜汁、竹沥，下滚痰丸，甚则下控涎丹，方为合法，若迟则湿热上涌势剧，胃中津液尽变浊秽，虽有合剂，不能取效也，凡大便不通而腹

中雷鸣者，下之必无结粪，盖肥人下後，多有脱泄不止之虞，瘦人汗後，每多乾热不止之患，不可不知。

丹溪治一老人，因内伤挟外感，自误发汗，脉浮数，年高误汗，必有虚证，乃与参、术、归、甘草、陈皮等，自言从病不曾更衣，今虚进痛不堪，欲用利药，朱谓非实秘，气因误汗而虚，不得充腹，无力可努，仍用前药，间与肉汁及琐籐粥，浓煎 埭 体，下软块五六枚，脉大未敛，血气未复，又与前药，二日，小便不通，小腹满闷烦苦，仰卧则点滴而出，朱曰：补药未至，倍参、术，服二日，小便通，半月而愈。

又治一妇人脾疼，後患大小便不通，此是痰隔中，气聚上焦，二陈加木通，初服探吐，再服而愈。

汪石山一妇，因忧惧劳倦，小腹胀满，大小便秘结不通，医以硝、黄三下之，随用随秘，反增胸腹胃 胀痛，自汗食少，汪诊之，脉皆濡细而数，曰：此劳倦忧惧伤脾也，盖脾失健 之职，故气滞不行，前药但利血而不能利气，遂用人参二钱，归身钱半，陈皮、枳 各七分，煎服而愈。

喻嘉言治一人，大小便俱不通，因新秋病症，三五发後，用药截住，遂觉胸腹间胀满日增，不旬日外，腹大胸高，上气喘急，二便全无，食饮不入，能坐不能卧，能 不能仰，屢服下药不应，商用大黄二 作一剂，喻曰：此名何病，而敢放胆杀人耶，医曰：伤寒肠结，下而不通，惟有大下一法，何谓放胆，曰：世间有不发热之伤寒乎，伤寒发热，津液枯槁，肠胃乾结，故用下药以开其结，然有不转失气者不可攻之戒，正恐误治太阴之腹胀也，此因腹中之气，散乱不收，津水随气横决四溢而作胀，全是太阴脾气不能统摄所致，一散一结，相去天渊，再用大黄猛剂大散其气，若不胀死，定然腹破，遂以理中汤少加黄连，疾势略 次日用五苓散本方，药才入喉，病者即索秽桶，小便先去，大便随之，腹中原是大黄推荡之泄粪，其所以不出者，以膀胱胀大，腹内难容，将大肠晶紧，无隙可出耳。

石顽治杨松龄，夏月感冒，曾服发散药十馀剂，大小便俱闭涩不通，更一医，用硝、黄下之，少腹左畔遂胀起如墩，不赤不热，有时作声，复延疡医，以敷药治其外，以解毒利水药治其内，药未进而躁扰不甯，因延石顽诊之，六脉紧细而 ，此过汗津液大伤，又与苦寒攻 ，致阴邪内结，膀胱不化，溺积不通，法在不救，幸胃气权，形神未槁，尚能稍进糜饮，姑许以治，因与济生肾气大剂，煎成入有嘴壶，托起其项，徐徐仰灌升许，顷饮转侧，以鹅翎探吐，即时溲便如注，少腹顿平，更与十全大补调理而安，此证前後患者四五

人，或小便淋沥，或遗溺不止，或形羸气脱，皆立辞不治。

大便不通

经曰：北方黑色，入通於肾，开窍於二阴。（可知大便闭结专责之少阴）

（状虽殊，总由津液枯竭也（证肾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。（当归肉苁蓉之类）

肾主五液，津液盛则大便如常，房欲过度，精血耗竭，多致秘结，或饥饱劳役，损伤胃气，或辛热厚味，渐渍助火，伏於血中，耗散真阴，津液亏少，致令大便结燥，高年血不充，每患是疾，故古人有胃实脾虚，风秘气秘痰秘，冷秘热秘，虚秘实秘之分，临证所当细察详问也。胃实而秘，善饮食，小便赤涩，麻仁丸。脾虚不能运化，倦怠懒於言动，补中益气倍升、柴、当归，煎成调生蜜、麻油，清气一升，浊气自降，有脾虚下秘者，以此汤下麻仁丸。风秘者，风入大肠，传化失职，羌、防、苏子、枳椇、麻仁、杏仁、皂角灰，煎服润肠丸。气秘者，气不升降，谷气不升，其人多噫，枳椇、藜香、苏子、槟榔、乌药、陈皮，煎服降气散，或四磨、六磨选用。痰秘者，痰饮湿热阻碍，气不升降，头汗喘满，胸胁痞闷，眩晕腹鸣，半夏、茯苓、木香、槟、枳实、橘红、香附、白芥子、姜汁、竹沥，不应，加大黄、黄连，甚则控涎丹下之。冷秘者，六脉迟，面白或黑，凝阴固结，胃气闭塞，肠内气攻，腹中喜热恶冷，丁香、厚朴、姜、桂、枳椇、陈皮、生姜，煎服半硫丸，热药多秘，惟硫黄性缓而通，冷药多泄，惟黄连厚肠止泄，如阴寒秘结，当与藜药冰冷服之，然数服中，间与清润药一服，不令结秘，若病本虚寒，标显躁热，亦宜助藜药中少加苦寒以去热躁，躁止勿加。热秘者，六脉数实，面赤口乾，身热肠胃胀闷，时欲得冷，或口舌生疮，二肠热结，苏子、黄芩、生地、芍药、杏仁、枳椇，煎服润肠丸，或四顺清凉饮。虚秘者，不能饮食，小便清白，或年高，或病久，或脾虚津枯血少，归身、熟地、苁蓉、参、藜香、松子仁、桃仁、麻仁、蜂蜜，或麻仁、枳椇、当归、人参，蜜丸服之，瘦人血枯火秘，通幽汤煎成，入蜜服之，老人津枯，妇人产後去血过多，及发汗利小便，病後血气未复，虚劳骨蒸，皆能作秘，惟当益气补水养血，不可用硝、黄利药，巴豆、牵牛，尤在所禁，有一种大便不通，腹中胀闷，求通不得，频频登厕，力太过，虚气被掙下注，肛门急後重，时不可忍，气逆呕恶，渴而索水，饮食不能，呻吟不绝，欲与通利，则气已下脱，欲与升提，则气已上逆，呕恶难堪，人参、枳椇、当归煎服，加陈皮香橼皮尤效，肾藏向虚，大肠风秘，生何首乌自然汁一盞，和白蜜，蠲热服之，六味丸加

蜜调服亦通，固本丸作膏常服亦妙，古方治老人燥结，多用苡蓉，不知胃气虚者，下口即作呕吐，肥人胃中多有痰湿，尤非所宜，惟命门火衰，开阖失职者，方为合剂，然须丸服，若作汤，亦必作吐，以其味咸气浊也，丹方，治肾肝风秘，至夜微发寒热者，用生何首乌紫许顿煎，服之神应，若暴病热邪固结，及中有留滞者禁用，以其纯阴味涩，无养正祛邪之力也。失血後烦渴，大便不通，一味生地黄捣汁服之，大病後不得寐，大便不通，一味熟枣仁，搗水去滓，煮粥频食，血枯燥结，恒用熟地黄蜜煎常服，或熬膏亦佳。又老人血枯便秘，用生地黄、当归身、鲜首乌各四钱，广皮一钱，熬膏蠲热服半小杯，不通，三五次效。实秘者，能饮食，小便赤涩，枳实、槟榔、木香、砂仁、蓬术、大黄、皂肉灰之属，气滞腹急，大便秘涩，六磨汤加大黄。诸秘服药不通，或虚人畏服利药者，宜蜜煎导、削酱姜导，分寒热选用，其猪胆导，非伤寒邪热，不可轻试，病人胃气虚者，用之往往有瘕逆之虞，不可不慎。

或问乾结之甚，硝、黄亦可暂用否，曰：承气汤用硝、黄，乃伤寒邪热入，胃液乾枯，肾水涸竭，故宜急下以救阴津为务，若老人虚人，及病後肾水本亏，以致燥结，再用硝、黄下之，是虚其虚，目下取快一时，来日复秘愈甚，欲再下之，虽铁石不能通矣，遇此证，当劝慰之，缓图奏效，切勿性急，自贻其咎也。

(诊〔籛结脉砵数，或促，阴结脉迟伏，或结，老人虚人便秘，脉多砵伏而结促不匀，若见雀啄者不治。

小便不通(闭癃〔

经云：三焦者，决渎之官，水道出焉，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。下焦者，别回肠，注於膀胱而渗入焉，故水谷者，常并居於胃中，成糟粕，俱下於大肠，而作下焦，渗而俱下，济泌别汁，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。膀胱之胞薄以懦，得酸则缩，约而不通，水道不行，故癃，阴者，积筋之所终也，故酸入而走筋矣。饮食入胃，游溢精气，上输於脾，脾气散精，上归於肺，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。

经云：至阴虚，天气绝，至籛盛，地气不足，夫肾肝在下，地道也，心肺在上，天道也，脾胃居中，气交之分也，故天之籛绝而不安於地者，则白露不下，在上之籛不交於阴，则在下之阴无以为化，水道其能出乎，此上焦之气化也，仲景曰：卫气行，则小便宣通，又曰：脾病则九窍不通，此中焦之气化也，东垣云：在下之阴虚，在上之籛盛，致肾气不化，必宣其籛而举之，则阴可得而平也，故丹溪云：以吐法通小便，上窍通而下窍之水出焉，然升提止可施於涓滴

不通者，若溺涩短少，或淋漓作痛者，非所宜也，由经言及诸论观之，未有不主於气化者，不审乎此，转行疏利之剂求功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

东垣云：小便不通，皆邪热为病，分在气在血而治之，以渴与不渴而辨之，渴而不利，或黄或涩者，热在上焦气分也，小便者膀胱所主，若肺热不能生水，是绝其寒水生化之源，宜清肺而滋化源，故当从肺分助其秋令，宜茯苓、泽泻、车前、木通之类淡味渗泄之药，水自生焉，如不渴而小便不通者，热在下焦血分，肾与膀胱受热，闭塞其流，须知、柏之类苦寒气味俱阴之药以除其热，稍兼肉桂辛温散结之药以泄其闭，若服淡渗之味，则药无以化，而阴愈闭塞不通矣。气分热，渴而小便闭，或黄或涩者，黄芩清肺饮。血分热，小便闭而不渴者，滋肾丸，不应，并中焦亦有热也，加连、柏、甘草，等分煎服。阴虚血热人，渴而小便不通，或涩痛淋漓者，切禁五苓燥剂，宜导赤散。津液偏渗於大肠，大便泄泻，小便涩少，或水停心下，不能下输膀胱者，五苓散渗泄之，若六府客热转於下焦而不通者，用益元散以清之，若气迫闭塞，升降不通者，二陈汤去半夏，加木通、滑石、柴胡、升麻以提之。汗出过多，小便赤涩，此五内枯燥，慎勿用利水之剂，生脉散加黄、当归，若右寸独数大，小便点滴而下者，此金燥不能生水，气化不及州都，生脉散去五味子，易大剂紫菀，可一服而愈。小便不通，腹下痛闷难忍如覆碗者为实，亦分在气在血，气壅於下者，四磨、六磨选用，血污於下者，代抵当丸。有火虚者，非与温补之剂则水不能行，如金匱肾气丸，元气下陷而水道不通者，补中益气汤加木通、车前，升清以降浊也。小便不利，审是气虚，独参汤少加广皮如神。凡小便不通，用独蒜涂脐法，以独囊蒜一枚，栀子三枚，盐少许，捣烂，摊纸贴脐，良久即通，未通，涂阴囊上立效，或用食盐半斤，炒热布包熨之，天行热病，小便不通，用蚯蚓泥升许，以水浸澄清，渴即与饮，不应，用地龙数枚同芦根，捣汁饮之。

（闭癃〔闭癃者，溺闭不通，淋漓点滴也，惟肝与督脉三焦膀胱主之，经云：膀胱之胞薄以懦，得酸则缩蜷，约而不通，水道不行，故癃，又云：膀胱不利为癃，不约为遗溺，盖实则闭癃，虚则遗溺，遗溺则补之，闭癃则泻之，然遗溺闭癃，不取膀胱俞者，盖膀胱但藏溺，其主出溺者，皆从三焦及肝与督脉也，闭癃者，合而言之，一病也，分而言之，有暴久之殊，盖闭者，暴病，为溺点滴不出，俗名小便不通是也，可用疏通利窍之剂，甚则用吐法以提其气自通，若补中益气、二陈、五苓，俱可探吐也，癃者，久病，为溺癃淋漓，点滴

而出，一日数十次，名淋病是也，惟宜滋养真阴，兼资气化，如六味、生脉之类，亦可合用，若疏泄利气之药，皆为戈戟矣，夏秋热伤癃闭，以滑石调水饮之即通，但阴虚泉竭者禁用。

淋

金匱云：淋之为病，小便如粟状，小腹弦急，痛引脐中，趺蹠脉数，胃中有热，即消谷引食，大便必坚，小便即数。

小便不利者，有水气，其人苦渴，塘萎瞿麦圆主之。小便不利，蒲灰散主之，滑石白鱼散、茯苓戎盐汤并主之。渴欲饮水，口乾舌燥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脉浮发热，渴欲饮水，小便不利者，猪苓汤主之。淋家不可发汗，发汗则便血。

金匱论淋证四条，一曰小便如粟状，小腹弦急，痛引脐中，此肝移热於膀胱，因肝热甚，失其疏泄之令而然也，一曰胃中有热，消谷引食，大便坚，小便数，此因胃热炽甚，消烁津液，肠胃膀胱之源俱涸也，一曰有水气，其人苦渴，此膀胱气化不行，水积胞中为患也，一曰小便不利，用蒲灰散等治，此因膀胱血病，血属阴，阴病则蹠亦不能施化也，其用塘萎瞿麦丸者，盖缘肺气不化，膀胱不通，致水渍则津液不行，而胃中燥渴，故用塘萎根以生津，薯蕷以补肺，茯苓疏肺气下行，瞿麦逐膀胱癃结，然欲散下焦之结，又需蹠药始得开通，故少加附子为使，必水积而腹中冷者，方可用之，若虽有水气而腹中不冷，即当效五苓之法，以桂易附，或因积热闭癃，又当改附子为知、柏也，其蒲灰散等三方，悉治膀胱血滞气不化而小便不利之证，蒲灰滑石者，蒲灰治瘀血，滑石利窍也，乱发滑石白鱼者，发灰消瘀血，白鱼去水气也，茯苓戎盐者，咸润走血，佐茯苓淡渗利小水，白术兼利腰脐间血也，三方亦有轻重，乱发为重，蒲灰次之，戎盐又次之，至於渴欲饮水，口乾舌燥，明系热在上焦，故用白虎以荡涤膈上之热，加人参以救津液也，渴欲饮水，小便不利，乃热结膀胱，津液固结之候，而见脉浮发热，太蹠热邪循经发外也，故用猪苓汤以导热滋燥，慎勿因其发热而与发汗，重伤其阴，必致便血，故为切戒。

诸淋所发，皆肾虚而膀胱生热也，水火不交，心肾气郁，遂使阴蹠乖舛，清浊相干，蓄在下焦，故膀胱急，膏血砂石，从水道出焉，於是淋漓不断之状，甚者窒塞其间，令人闷绝，凡小肠有气，则小便胀，小肠有血，则小便涩，小肠有热，则小便痛，制剂之法，并宜流行滞气，疏利小水，清解热邪，其於平调心火，又三者之纲领焉，心清则小便自利，血不妄行，最不可用补气之药，气得补而愈胀，血得补而愈涩，热得补而愈盛，水窦不行，加之谷道闭遏，未见

其有能生者也，虽然，肾气虚弱，囊中受寒而成淋涩者有之，其证先寒栗而後溲血，盖冷气与正气交争故也，又有胞系 戾不通者，其证脐下急痛，小便不通，凡强忍小便，疾行走马，或忍尿入房，使水气逆上，气迫於胞，故屈戾而不得舒张也，胞落则殂。

石淋者，脐腹隐痛，小便难，痛不可忍，溲如砂石，或黄赤，或浑浊，色泽不定，正如汤瓶久受煎熬，底结白硷，宜清其积热，涤其砂石，如麦冬、葶苈、木通、葵子、滑石、车前、连翘、瞿麦、知母，涩痛甚者，为膀胱蓄血，加琥珀、肉桂、大黄辛温以散之，加味葵子茯苓散，专治石淋之圣药，紫雪亦佳。劳淋者，遇劳即发，小便淋漓不绝，如水滴沥而不断，有脾劳肾劳之分，劳於脾者，补中益气加车前、泽泻，劳於肾者，六味丸加麦冬、五味。血淋者，虽主实主血而与小肠为表，然须看血色分冷热，色鲜紫者，为小肠实热，小肠热甚而血渗胞中，与溲俱下，大剂生牛膝为主，兼车前、山栀、生也、紫菀、犀角、桃仁、芦根汁、生藕节汁，血虚而热，用生地黄三紮，黄芩、阿襟各半紮，柏叶少许，水煎服之，此千金法也，若色瘀淡者，属肾与膀胱虚冷，生料六味丸加肉桂，芦根捣水煎，候冷服，若紫尺脉砵弦而数，必有瘀血停蓄，犀角地黄汤加紫菀、牛膝，若琥珀、麝香、当归、川芎、木通、白术、木香、香燥破水利水耗气之类切禁。气淋者，气化不及州都，胞中气胀，小腹满坚，溺有馀沥，宜砵香、肉桂、茯苓、泽泻，佐以木通、瞿麦、葵子、山栀、石苇之类，实则气滞不通，脐下妨闷，加香附、木香，不应，加硝、黄，溺後疼痛，去石苇、木通、瞿麦、葵子、山栀，加秋石、生甘草梢、藕汁，气服服利水药不能通者，砵香降气、四磨汤选用。膏淋者，俨若脂膏，或便中有如 蚰之状，此名肉淋，乃精溺俱出，精塞溺道，故便欲出不能而痛，宜茯苓、秋石、石砵香、海金沙、泽泻、滑石，如不甚痛者，须固涩其精，慎勿误与通利，鹿角霜、肉苁蓉、菟丝子、莲须、甌实、山药之类，或桑螵、菟丝子等分，泽泻絀半，蜜丸服，後以六味丸合聚精丸调补之。冷淋者，寒气客於下焦，水道不宣，满於胞内，淋涩而白，先发寒栗，而後便数成淋，宜金匱肾气丸加鹿茸、砵香，戴氏云：进冷剂愈甚者，此是冷淋，牛膝半紮煎汤，加麝少许，下八味丸，冷淋淋小便闭涩，数起不通，窍中苦痛，憎寒凛凛，或因烦渴饮水过多，水积胞中不行，生附子散，不应，用糖萎瞿麦汤。热淋者，心肺蕴热，不能滋其化源，小便赤涩如血而少，烦渴引饮者，导赤散加黄芩，躁热不渴者，滋肾丸，或淡竹叶煎汤调辰砂益元散。凡人服金石大毒，以助入房，败精流入胞中，及饮食痰积渗入者，则皆成淋，或忍精不泄，停凝作痛而致淋者，木通、车

前、牛膝、泽泻、茯苓、滑石、甘草，或汤或丸俱效，有膏粱太过，食积成痰，流注为淋，宜尿浸山查、川连、丹、皮海石、玄明粉之类。小便艰涩如淋，短而不作痛者，虚也，六味丸加鹿茸、肉苁蓉，如茎中不痛而痒者，此属精虚，八味丸。小便淋漓，茎中痛不可忍，相引亘下痛，叁苓琥珀散。有服五苓散不效，用生料鹿茸丸却愈，此皆下元虚冷之故。胞 小便淋漓涩痛，肾虚膀胱积热也，肾沥汤。胞不得小便，小腹痛，若沃以汤，则小便虽涩而略通者，此膀胱虚寒也，茯苓丸，虚寒甚者，巴戟丸。老人精气已衰，犹不绝欲，小便淋漓，小腹胀闭而牵引谷道，或溺血梗痛，肾气丸加牛膝。热璫成淋，茎中痛，五苓散絳桂大半，加滑石、木通、生甘草梢。口苦咽乾，小便赤涩，或欲成淋，清心莲子饮。伏暑成淋，五苓和益元散，虚人，生脉散，不时服之。小便自清，後有几点血者，五苓散加牛膝、熟地、紫菀。有因怒而致淋者，非青皮、硃香、山梔、木通不能已也。有因思虑成淋者，归脾汤和五苓散并进。汗多而小便痛，暑月常有之，盛暑冷饮既多，上停为饮，外发为汗，津液不通，小肠闭塞，五苓散加人参、甘草，名春泽汤，最为合剂。老人气虚下陷成淋者，补中益气加木通、泽泻，以升麻、柴胡升九地之阴，木通、泽泻降九天之籊，服之殊验。心脾血虚，归脾汤、辰砂妙香散选用。淡秋石治血淋茎中热痛，降火最捷，但元气下陷，小便多者禁用。血淋服诸药不效，一味薏苡根捣汁服之。血淋每日用黄茧丝二紮，煮汤饮之，七日必效，留丝 s 性，蜜丸服之，并主妇人血崩，又生鸡子黄，每日清晨沸汤调服二枚，血自清。牛膝三紮，煮成，入麝少许顿服，名地髓汤，此治血淋要剂，但淋久不止，元气下陷者，又为切禁，且虚人能损胃气，及崩淋下血不止者，皆不宜服，以其滑精故也。朴硝雪白者，治痛淋殊效，每服二钱，血淋，用冷水下，气淋，木通汤下，石淋，炒研用温水下。石膏火 同琥珀滑石，乃石淋之要药，然须质壮初起者宜之。老人绝欲太早成淋，生 豆水浸，搗汁服之，然不若淡秋石搗水饮之，其效如神，一切淋浊属实热者，应手获效，稍涉阴虚，甚於砒鸩，不可不慎。

(诊〔少阴脉数，妇人则阴中生疮，男子则气淋，盛大而实者生，虚小而涩者死。

薛立斋治一人，素膏粱，小便赤数，口乾，吐痰稠黏，右寸关数而有力，此脾肺积热移於膀胱，先用黄芩清肺饮清理脾肺，次用滋肾丸、六味丸以滋肾水而安。

又治一儒者，发热饮水不绝，每如厕，小便涩痛，大便牵痛，此精竭复耗所致，用补中益气送都儼闔而安。

石顽治内阁文湛持，夏月热淋，医用香薷饮、益元散，五日不应，淋涩转甚，反加心烦不寐，乃弟广文彦可，相邀往诊，见其唇赤齿燥，多汗喘促，不时引饮，脉见左手微细，右手虚数，知为热伤元气之候，遂疏生脉散方，频进代茶，至夜稍安，明日复苦澀便涩数，然其脉已向和，仍用前方不时煎服，调理五日而痊。

又治太吏沈韩倬，患膏淋，小便频数，昼夜百馀次，昼则滴沥不通，时如欲解，痛如火烧，夜虽频进，而所解倍当，澀中如脂如涕者甚多，先曾服清热利水药半月馀，其势转剧，面色痿黄，饮食艰进，延石顽诊之，脉得弦细而数，紫尺按之益坚，而右关涩大少力，此肾水素亏，加以劳心思虑，肝木乘脾所致，法当先实中土，便能堤水，则阴火不致下溜，清籛得以上升，气化通而疼涩神矣，或云：邪火亢璫，反用参、补之，得无助长之患乎，曷知阴火乘虚下陷，非开提清籛不应，譬诸水注，塞其上孔，倾之涓滴不出，所谓病在下，取之上，若用清热利水，则气愈陷，精愈脱，而溺愈不通矣，遂疏补中益气方，用人参三钱，服二剂，痛虽稍絀，而病者求其速效，或进四苓散加知母、门冬、沙参、花粉，甫一服，彻夜痛楚倍甚，於是专服补中益气，兼六味丸，用紫河车熬膏代蜜调理，补中原方，服至五十剂，参尽斤馀而安。

小便不禁(小便频数遗溺)

王节斋曰：小便不禁，或频数，古方多以为寒，而用温涩之药，殊不知阴虚属热者多，盖火邪妄动，水不得甯，故不能禁而频数也，是以老年人多频数者，是膀胱血少，籛火偏旺也，治法宜滋肾水真阴，补膀胱津液为主，而，佐以收涩之剂，六味丸加麦冬、五味之类，不可用温药也。

戴氏云：小便多者，乃下元虚冷，肾不摄水，以致渗泄，宜八味丸、生料鹿茸丸，若小便常急偏数，虽多而所出常少，放了复急，不涩痛，却非淋证，亦有小便毕，少顷将谓已尽，忽再出些少者，多因从忍尿行房事而然，宜生料五苓散加阿襟，吞加絀八味丸。小便不禁而淋漓涩痛者，此真籛不固而下渗也，固稷丸，不应，用加絀桑螵散，昼甚者，为籛虚，补中益气加熟附子，夜甚者，为阴虚，八味丸。稷气不足，小便频数，昼甚於夜者，缩泉丸。或时清利过多，或时频数赤涩者，旧用分清饮，多不应，改用加絀八味丸效，若夜起小便多者，八味丸加五味子。数而少为实热，宜渗之，五苓絀桂加滑石、甘草。数而色黄，虚热也，宜滋阴六味丸。数而多，色白体羸，为真籛虚，升气少而降气多，须补右肾相火，八味丸加补骨脂、鹿茸。病後服苦寒泄利药太过，小水不禁，或如稠泔色者，加絀八

味丸。小便频数，劳而益甚者，属脾气虚弱，补中益气汤加山药、五味，若小便涩滞，补之益甚者，乃膀胱热结也，赤芍、赤茯苓、黑山栀、生甘草、木通、滑石、淡竹叶，目白睛黄，加茵陈，有血，加当归、延胡索，脉滑数盛，加大黄二钱，芒硝一钱，大便通，小便亦利也，其脾肺气燥不能化生者，黄芩清肺饮，膀胱阴虚无以生者，滋肾丸，肾与膀胱俱虚，或肺气不化，水泉涩数者，六味丸加麦冬、五味。若小便涩滞，或茎中痛，属肝肾湿热，龙胆泻肝汤。

(遗溺(经云：督脉生病为遗溺，肝所生病为遗溺，膀胱不约为遗溺，仲景云：下焦不归则遗溺，天寒则理闭，气湿不行，水下流於膀胱，则为溺与气，故多溺而寒也，至於不禁，虚寒甚，非八味丸、固稷丸，加絳桑螵 散不效，然亦有热客肾部而遗尿者，经曰：淫气遗溺，聚在肾，此系热证，其证发热作渴，或时闭涩，或时自遗，或阴挺不能约制，午前小剂补中益气加黑山栀，午後大剂生料六味丸加五味子，常服自效。夏月暑病遗尿者，白虎加人参汤，一服即应。有先因病淋，服利药太多，致溺不禁者，补中益气少佐熟附子。有所伤损，污血蓄於胞中，亦令遗失。鹿角屑炙黄为末，和桃仁泥等分，酒调三钱。咳而遗溺属膀胱，茯苓甘草汤，不应，五苓散。小儿胎中受冷遗尿，一味补骨脂炒研，临卧红酒调服，即不遗。孕妇及产後遗尿，见妇人门。

石顽治絳兴闵少江，年高体丰，患胞 一十三年，历治罔效，一日偶述其证於张涵高，涵高曰：此病隐曲难明，非请正於石顽张子，不能测识也，少江素忝交知，因是延余，备陈所患，凡遇劳心嗔恚，或饮食失宜，则小便频数，滴沥涩痛不已，至夜略得交睫，溺即渗漉而遗，觉则阻滞如前，十三年来，服人参、鹿茸、紫河车无算，然皆平稳无碍，独犯牡丹、白术，即胀痛不禁，五犯五剧，究竟此属何疾，余曰：病名胞 ，惟见之於内经，其他方书不载，是以医不加察，并未闻其病名，此皆膏粱积热於上，作强伤精於下，湿热乘虚，结聚於膀胱之内胞也，素问云：胞 者，小腹膀胱按之内痛，若沃以汤，涩於小便，上为清涕，详此节经文，则知膀胱虚滞，能上吸肺气，肺气不清，不能下通水道，所以涩滞不利，得汤热之助，则小便涩涩微通，其气循经蒸发，肺气暂开，则清涕得以上泄也，因举肾沥汤方，服之其效颇捷，但原其不得甯寢，寢则遗溺，知肝虚火扰，而致魂梦不甯，兪鹤失职，所以服牡丹疏肝之药则胀者，不胜其气之窜，以击动阴火也，服白术补脾之药亦胀者，不胜其味之浊，以壅滞湿热也，服人参、鹿茸、河车温补之药，平稳无碍者，虚能受热，但补而不切於治也，更拟加絳桑螵 散，用羊肾汤泛丸服，庶有

合於病情，然八秩年高，犹恃体丰，不远房室，药虽中定，难保前证不复也。

又治徽友黄元吉，年六十馀，因丧明蓄妾，而患小便淋涩，春间因颠仆昏愤遗尿，此後遂不时遗溺，或发或止，至一籊後，其证大剧，昼日苦於溺涩不通，非坐於热汤，则涓滴不出，交睫便遗之不禁，因求治於石顽，其脉或时虚大，或时细数，而左关尺必显弦象，此肾气大亏，而为下脱之兆也，乃与地黄饮子数服，溺涩稍可，遗亦少间，後与八味丸去丹皮、泽泻，加鹿茸、五味、巴戟、远志，调理而痊。

又治陕客亢仁轩，年壮色苍，体丰善，患胞十馀年，诸省名医，俱药之不应，亦未有识其病名者，癸丑夏，泊絳求治，其脉软大而涩涩不调，不时蹲踞於地，以手揉其茎囊则洩从谷道点滴而渗，必以热汤沃之始得稍通，寐则有时而遗，其最苦者，中有结块如橘核之状，外红丝，内包黄水，杂於脂膩之中，与向所治高参议田孟先无异，此因恣饮不禁，酒湿乘虚袭入髓窍，故有是患，因令坚戒烟草火酒，湿面椒蒜，糟醋鸡豕，炙傑 > 与半夏、茯苓、猪苓、泽泻、犀角、竹茹作汤，四剂不应，省其故，以西北人惯食等味，不能戒口，所以不效，乃令其坚守勿犯，方与调治，仍用前药四剂，势殊二三，次与肾沥汤加数服，水道遂通，洩亦不痛，但觉食不甘美，後以补中益气加车前、木通，调之而安，此与高参议田孟先证虽同而治稍异，高则因远游，恣乐妓馆致病，故用肾沥汤、加絳八味丸收功，田由阴虚多火，故用肾沥汤、生脉散合六味丸收功，若分清渗水伤精之味，咸为切禁，此则肥盛冬湿，故先与清胃豁痰之药，然後理肾调脾，为治不得不异耳。

又治御前侍卫金汉光，年逾花甲，初夏误饮新酒致病，前有淋漓涩痛，後有四痔肿突，此阴虚热陷膀胱也，先与导赤散，次进补中益气，势渐向安，惟庭孔涩痛未除，或令服益元散三服，遂致遗溺不能自主，投剂不应，直至新秋，脉渐弱，因采肾沥之义，以羯羊肾制补骨脂，羊穉制菟丝子，浓煎桑根皮汁制螺，甫进三日，得终夜安寝，涓滴靡遗矣。

小便黄赤

内经曰：诸病水液浑浊，皆属於热，夫小便黄赤有四，一属肝热，经曰：肝热病者，小便先黄是也，二属胃热，经曰：胃足籊明之脉，气盛则身已前皆热，消谷善饥，溺色黄是也，三属肺虚，经曰：肺手太阴之脉，气虚则肩背痛，寒则少气不足以息，溺色变是也，四属肾虚，经曰：冬脉者肾也，冬脉不及，则令人萌中清，脊中痛，少腹

满，小便变是也。汗多而小便赤涩，夏月多有此证，盛暑汗既多，膀胱闭涩，则水不流下，四君子合五苓散，或五苓合生脉，或生脉合保元，或消暑丸、清燥汤选用。有小便赤短，体倦食少，缺盆痛，此脾肺肾俱虚也，补中益气下六味丸，滋其化源自愈，误用渗利必危，已经分利，或病後有此，属脾肺气虚，不能施化，补中益气加麦冬、五味。尺脉数大，阴火上炎，而小便赤少者，六味丸加麦冬、五味。肝热者，频欲解而赤涩梗痛，时觉凛凛，或发寒热，六味丸多加牛膝，脉盛气实者，龙荟丸。胃热者，口中乾淡引饮，肌肤壮热，竹叶石膏汤。膀胱热甚者，滋肾丸。

遗精

经曰：嗜惕思虑则伤神，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。肾者，主蛰，封藏之本，精之处也。

五藏主藏精者也，伤则失守，谓一藏之真不得其正，则一藏之病作矣，厥气客於阴器，则梦接内，厥阴主筋，故诸筋统系於肝也，肾为阴，主藏精，肝为筋，主疏泄，故肾之阴虚，则精不藏，肝之筋强，则气不固，若遇阴邪客於其窍，与所强之筋相感，则精脱而成梦矣，所谓筋强者，乃肝藏所寄之相火强耳，故治以肾肝为主，亦有不在肾肝，而在心肺脾胃之不足者，然必传於肾肝而後精方走也，治法若从他藏而起，则以初感病者为本，肾肝聚病者为标，若由肾肝二藏自得者，独治肾肝，阴筋离决，水火不交通者，则既济之，阴筋不相抱负者，则调和之，筋虚者补其气，阴虚者补其血，筋强者泻其火，有正治反治，从少从多，随其攸利。梦与人交接为梦遗，相火之强为患，不因梦感而自遗者，为精滑，心肾之伤居多。因思想无穷，所愿不得而为白淫者，治法有五，神气浮游，宜补中益气汤加菖蒲，下朱砂安神丸，思久成痰，迷於心窍，宜先服四七汤以豁其痰，後用猪苓丸、威喜丸调之，思想伤阴，八味丸去附子，加酒黄柏以滋养之，用心太过，心不摄肾以致失精者，远志丸，因思欲不遂，则耳闻目见，其精即出，名曰白淫，辰砂妙香散。色欲过度，下元虚惫，滑泄不禁，六味丸加鹿茸、五味、龙骨。失精梦泄，亦有因郁火而得，故壮年火盛，多有流溢者，若以虚冷用热剂，则精愈失，滋肾丸加生地、茯神、枣仁、菖蒲。梦遗为肝热胆寒，以肝热则火淫於名，魂不内守，故多淫梦失精，或时心悸，肥人多此，宜清肝，不必补肾，温胆汤加人参、茯神、枣仁、莲肉。遗精腰疼，六味丸加杜仲、五味、菟丝、苁蓉，中年已後，还少丹。精气不足，吸吸短气，遗精盗汗，济生鹿茸丸。丧太过，滑泄不禁，兼心脾气虚，饮食少进者，金锁玉关丸加参、。脾肾俱虚，败精失道，精滑不固者，九龙

丹去当归、加、五味，然不若萃仙丸尤妙，所谓败精失道者，非败精不泄而有所蓄滞也，以精窍屡开，不能闭密，失其常度而流溢不止，故宜止涩之剂。小便过多，而便後有滑精者，补中益气汤下缩泉丸，痛而小便频数者，禁用缩泉，以益智壮火，乌药耗气，非阴虚多火人所宜。遗精茎中痒而水道不禁，是籛虚有火，加絳八味丸。脾虚不能堤水，水亏不能制火者，聚精丸加参、术、薏实、莲须、五味，常服有效。大抵梦遗多是阴虚火气用事，苟非瓊系籛虚，桂、附、鹿茸等助籛之药，慎勿轻用，非瓊系气虚，参、术、远志辈益气之味，不可漫施，试观梦遗，必在黎明籛气发动之时，其为阴虚籛扰可知矣。凡身有热而脉洪滑，皆因於热，犀角、山梔、麦冬、茯神、竹叶、木通、猪苓、生地、莲肉。凡属郁滞积热等证，贵在疏泄，医者不知，但用固涩，反增其疾矣，宜滋肾丸、猪苓丸清利之，肥盛之人遗浊，滚痰丸下之最妙。脾胃湿热之人，及饮食厚味太过，与酒客辈痰火为殃，多致不梦而遗泄，宜二陈、二术，加厚朴、黄柏、升、柴，使清升浊降，脾胃健，而遗滑止矣。仲景治失精梦交，少腹弦急，脉虚迟，或颯动微紧，用桂枝龙骨牡蛎汤，及手足烦热，咽乾口燥，或悸或衄，此籛上升而不降，阴独居内而为梦，用小建中汤和之，此世俗所昧也。

陆丽京曰：遗精之源有三，有 丧太过，肾气不藏，无梦而遗者，当益精以壮火，如鹿茸丸、安肾丸、聚精丸、九龙丹、金锁玉关丸之类，有劳心太过，心肾不交，酣卧而遗者，当实土以堤水，如归脾汤、妙香散、远志丸，补中益气汤、朱砂安神丸之类，有思想无穷，所愿不得，妄梦而遗者，当泻火以盛水，如滋肾丸、威喜丸、本事猪苓丸、清心莲子饮之类，三者其源各殊，若当清利而反补涩，滋患愈甚，当补涩而反清利，籛气愈微，当升补而反滋阴，元气愈陷，不可不求其故，而为施治也。

丹溪治一人二十馀岁，攻举子业，四鼓犹未就枕，於卧间，玉茎但着被与股便梦交接脱精，饮食日絀，倦怠少气，此用心太过，二火俱起，夜不得睡，血不归肝，肾水不足，火乘阴虚，入客下焦，鼓其精房，则精不得聚藏而欲走，因玉茎着物，犹厥气客之，故作接内之梦，於是上则补心安神，中则调理脾胃，升举其籛，下则益精生阴固籛，不三月而祛。

沈朗仲治王雨泉，，壮年气弱，溺後精水淋漓不断，服六味丸不应，易八味丸，反加涩痛，紫尺脉数而气口虚大，此土虚不能堤水也，与补中益气加麦冬、五味，十剂而痊。

宗伯学士韩慕庐三公郎祖昭，素禀清，宿有精滑不禁之恙，邀石

顽诊之，脉得微弦而数，尺中略有不续之象，此不但肾气不充，抑且气秘不调，愈不能司封藏之令耳，为疏六味丸去泽泻加鱧襟、五味，略兼砒香於补中寓宣，法虽如此，但久滑窍疏，难期速应，毋怪药之不力也。

赤浊白浊(白淫、筋疝)

浊之为证，茎中热痛，如火灼刀割，溲溺自清，惟窍端时流秽浊如脓，淋漓不断，初与溲溺不相混滥，时医不知其故，多以利水之剂，杂投不已，因而增剧者，往往有之，盖由败积瘀腐者十中六七，由湿热下注与脾虚下陷者，十常三四，必先补中气，兼升举之，而後分其藏府气血，赤白虚实以治，与夫他邪所伤者，固在泻热补虚，设肾气虚甚，或火热亢璫者，则不宜纯用寒凉，必反佐治之，在瞽人观变耳，色白如泔，或如腐花腐浆，而马口不乾结者为湿，色黄赤而马口乾靨者为火，此皆为浊，胃中湿热下流也，又浊而清者为湿，痛者湿兼热也，有溺时结块阻滞作痛，块中内蓄水泡者，此必醉酒使内，酒湿乘虚袭入精窍也。黏膩如襟，或心动辄遗，或溺後遗下者，皆精病，与浊无干。肥人白浊白带，多是胃中湿热，浊痰下流，渗入膀胱，谓之便浊，与肾绝不相干，虽溺後便出浊块，却不牵膩，用二陈加川、泽泻、姜汁炒黄柏，浊物中有水泡者，二陈倍半夏加猪苓、泽泻、滑石、麝香、赤小豆、竹沥、姜汁之类，赤者，去半夏加琥珀、延胡索、赤芍药、椿根皮，若肾虚淫火易动，精离其位而成精浊者，其精牵膩如膏，虽不便溺，亦常有之，用九龙丹收摄之，若忍精不泄，流入窍隧而患白浊，用五苓散，赤浊，用猪苓汤，并加麝少许，小便频数，茎中痛，调下益元散，赤者，少加朱砂，昼甚者，属上焦燥热，气化不行，益智、乌药，皆不可用，宜清心莲子饮，虚者，妙香散二方选用。

心经伏暑而赤浊者，五苓散絳桂合生脉散。肥人湿痰成浊，二陈加二术、黄柏、神曲。黑瘦人脉洪数，五心烦热，颊赤唇乾，小便赤浊，龙胆泻肝汤。曾见白浊人，服凉药不效，一味生白果即愈者，以其专祛湿浊污垢故也。脾虚下陷者，补中益气加半夏、茯苓。有小便如常，放流浊物，紫尺脉砒弱，足膝痿弱，白浊频数，凝白如油，光彩不定，纏脚澄下如膏糊，六味丸加、麦冬。茎中大痛，便赤口渴，脉来滑数者，宜与清热利水，津液自行，四苓散加生地、麦冬、苓、栀、知、柏之类，丹方，治白浊，用枸杞一钱五分，菟丝、车前、韭子各一钱，莲子去心二十一粒，入kc猪尿糞内，煮一伏时，加蕊嚙汁，并食猪糞、莲子，连服二三次效。

白淫者，一时流放白水，火郁故也，加味逍遥散。小腹急痛，便溺失

精，洩出白液，桂枝加龙骨牡蛎汤，脾风传肾，小腹痛，X白液，名曰蛊，左传以丧志名为蛊病，乃真元不守也，当归内补建中汤加黄。

筋疝者，茎中作痛，筋急缩，或作痒，或肿，或筋缓不收，白物如精，随溺而下，此肾不虚，而肝经湿热火旺也，龙胆泻肝汤。

(诊(浊证脉大而涩，按之无力，或微细，或碜紧而涩为虚，动滑为实，尺脉虚浮急疾者，皆难治，迟者易治。

前阴诸疾(阴缩、阴纵、阴痿、阴冷、阴肿痛、阴中痒(

前阴所过之脉有二，一曰肝脉，二曰督脉，经云：足厥阴之脉，入毛中，过阴器，抵少腹，是肝脉之所过也，又云：督脉者，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，女子入系廷孔，循阴器，男子循茎下至篡，与女子等，督脉之所过也。

(阴缩阴纵(经曰：足厥阴之筋，伤於寒则阴缩入，伤於热则挺纵不收，治在行水清阴器。阴缩，谓前阴受寒入腹内也，本虚，四逆汤加人参、肉桂，挟表邪发热，黄建中加熟附三五分，挟食，枳实理中汤加熟附五七分，发热面赤戴箪，稍加黄连三四分。阴纵者，谓前阴受热，挺纵不收也，小柴胡汤加酒黄柏，湿热，龙胆泻肝汤。强中有肝火盛强，有金石性发，其证茎盛不衰，精出不止，多发消渴痲疽，若因下焦伏火，宜用知母、生地、麦冬、黄芩、黑参、甜桔梗、黄连、塘菱根、地骨皮、石膏、生甘草、大豆、猪肾之类，以解毒为主，若因肾虚肝热，宜用熟地、龟版、丹皮、茯苓、黑参、沙参、天冬、麦冬、泽泻、五味之类，以补阴为主。夏子由奇方，治玉茎长硬不痿，精出，捏之则脆痒如刺，方用补骨脂、家韭子各一掬为末，每服三钱，水煎日三。

阴痿，当责之精衰，丧太过所致，经云：足厥阴之经，伤於内则不起是也，仲景八味丸特妙，甚者，加人参、鹿茸，或加巴戟、苁蓉、锁籐、枸杞，然亦有火郁火甚而致痿者，经云：壮火食气，譬人在夏暑而倦怠，遇冬寒而坚强，予尝治肾经郁火，令服滋肾丸而效，故须审察，不可偏认火衰也。薛立斋元：按阴茎属肝之经络，若因肝经湿热而患者，用龙胆泻肝汤，以清肝火，导湿热，若因肝经燥热而患者，用六味丸，以滋肾水，养肝血，而痿自起。阴痿弱而紫丸冷，阴汗如水，小便後有馀滴甄气，尻臀并前阴冷，恶寒而喜热，膝亦冷，此肝经湿热，宜龙胆泻肝汤、柴胡胜湿汤选用。肾脉强盛，右尺尤甚，此相火盛而反痿，宜滋肾丸、六味丸。

妇人阴冷，肥盛者，多是湿痰下流所致，二陈加二术、羌、防。男子外肾冷，紫脾枢阴汗，前阴痿弱，阴囊湿痒甄气，柴胡胜湿汤。

阴肿痛，乃风热客於阴经，肾虚不能宣散而肿，发歇疼痛，宜桂枝汤加羌、防、荆芥、当归、细辛、通草，但肿而不痛者，是湿热，防己茯苓汤加羌活、泽泻，但痛而不肿者，瘀积火滞，舒筋三圣散加归尾、赤芍、生甘草梢。妇人产後受风，多有此证，芎、归、羌、防、荆芥、乳香、没药，煎汤薰洗之。

阴中痒，亦是肝家湿热，小柴胡汤下滋肾丸，瘦人燥痒属阴虚，六味丸三钱，滋肾丸一钱和服，外用蛇床子煎汤洗之。丹方，治妇人阴痒，甘蔗查烧灰，入冰片擦之立止。尺脉数，妇人阴中生疮，下部久之有虫，用猪肝煮熟，切长条，粤鹤虱末。（即天名精子〔纳阴中，引虫出，乃杀虫要药。妇人瘕聚，阴中肿痛不可忍，有物如茄突出，与男子之疝无异，因湿热者，柴胡清肝散，龙胆泻肝汤选用，外以枳实切碎炒热，帛包熨之，冷再易，但是阴痛俱效。

疝

经云：任脉为病，男子内结七疝，女子带下瘕聚。从少腹上冲心而痛，不得前後为冲疝。邪客厥阴之络，则卒疝。厥阴之阴盛，脉胀不通，为瘕疝。肝所生病为狐疝。肾脉大急磬，肝脉大急磬，皆为疝。心疝，心痛引少腹，上下无定，溲便难者，取厥阴。

金匱云：腹痛，脉弦而紧，弦则卫气不行，即恶寒，紧则不欲食，邪正相搏，即为寒疝，寒疝绕脐痛，若发则自汗出，手足厥冷，其脉磬紧者，大乌头煎主之。

寒疝绕脐痛，其脉箠弦阴紧，箠弦，故卫气不行而恶寒，阴紧，故胃中寒盛不杀谷，今寒入营中，与卫相搏，则绕脐腹痛，自汗出，手足厥冷，箠微阴盛，其候危矣，故用乌头之温，合密之甘，入胃以建其中，而缓其痛，便营中之箠旺，则卫中之邪自不能留，亦不使虚寒自下上之微旨也。

寒疝，腹中痛，及亶痛 急者，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。

寒积迫於厥阴冲脉，故用当归以通冲脉之急，生姜以散中外之寒，羊肉以补精血之虚也。

寒疝，腹中痛，逆冷，手足不仁，若身疼痛，灸刺诸药不能治，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。

腹中痛，乃少阴与任脉寒证，逆冷手足不仁，身疼痛，营卫之气亦不调矣，灸刺诸药不效者，邪不在经而在肾与任脉也，故用乌头蜜煎以温少阴任脉之经，合桂枝以调营卫之气，方後有云：知者如醉状，营卫得温而气行也，得吐者为中病，箠气内复，则阴邪无容息之地而上出矣。

巢氏所叙厥疝症疝，寒疝气疝，盘疝 疝狼疝，戴人又立寒疝水疝，

筋疝血疝，气疝狐疝，疝之名各七，然皆谬立多名，殊非切要，大抵疝之为证，受热则缓纵不收，受寒则牵引作痛，受湿则肿胀累垂，虚者亦然，三者之间，分其孰多孰少，而为施治，在血分者不移，在气分者多动，往往有左丸偏胀而移於右丸者，亦有右丸偏胀而移於左丸者，皆是气分之病，若积年痛发，不胀大而不能动移者，方是血分之病，屡发屡更其处者，当是厥阴风木为患，肿疝而不其痛者，当是太阴湿土为患，又上引者，宜用桂枝、絳茺莢、茴香等辛热治之，下坠者，宜用川楝、黄柏、苍术、香附苦燥治之，又痛处热而不欲人按者，湿热也，痛处寒而喜人按摩者，寒积也，以此明辨，万无差误矣。丹溪云：辜丸连小腹急痛，或有形，或无形，或有声，或无声，皆以为经络有寒，收引则痛，不知始於湿热壅遏在经，又感外寒，湿热被郁，不得疏散，故作痛，若只作寒论，恐为未备，盖大劳则火起於筋，醉饱火起於胃，房劳火起於肾，大怒火起於肝，火郁之久，湿气便盛，浊液凝聚，并入血隧，流入厥阴，肝性急速，为寒所束，宜其痛甚，当用枳实、桃仁、山梔、絳茺莢、山查、生姜，湿胜成倍疝，加窝枝核，痛甚，加盐炒大茴香，痛处可按者，加桂，此亦前人未备之旨也。古方治疝，多用温剂，丹溪独用凉剂，然更有寒热兼施者，如乌头梔子汤治疝瘕少腹缓急，痛处按之则絀，因其人素有湿热，外束寒邪，故用黑山梔、川乌头等分为末，姜汁糊丸，川乌治外束之寒，梔子治内郁之热，殊有奇效，元气衰弱者，加人参、白术，佐以木香、砂仁。脐下撮急，周身皆痛，小便数而清，诸脉洪缓，独肾脉弦急无力，此邪客於肾，名曰：肾疝，酒煮当归丸，凡疝气带下，皆厥阴风木之病，全蝎治风之要药，川楝、茴香皆入小肠，当归、延胡活血止痛，疝气带下，皆寒邪积聚於小肠，总郁化为热，非附子不能开之，丁香、木香为引导也，若有瘀血结滞作痛，又当以桃仁、赤芍导之。

冲疝者，气上冲心下，二便不通，乃寒湿之邪，固结於内，郁积为热，加以客寒触之而发，天台乌药散加铁锈水调服，甚则禹功散加炮姜、枳实、青皮下之，。冲疝岁久不除，渐成冲心疝气，证与蛊胀无异，误用攻伐，胀必转剧，惟辛温健脾，庶为合宜，然亦取效良难，至於调理，尤宜详慎，每见食填中，浊阴之气上逆，顷刻告变，业尝见之，此与冲心脚气不殊也。

狐疝者，卧则入腹，立则出腹，仲景云：阴狐疝气，偏有大小，时时上下，蜘蛛散主之，若寒束热邪，疝瘕攻痛，酒煮当归丸。

倍疝者，少腹控卵，肿急绞痛，璣枢刺节篇所谓去爪是也，辜囊肿大，如斗如栲，甚者与身齐等，而不作痛，中藏秽液甚多，此湿邪

也，最为难治，但觉微痛者可治，桂苓丸加苍术、厚朴、黄柏、川乌。

水疝，肾囊肿痛，阴汗如流，囊如水晶，小腹内按之作声，得之饮酒使内，更感风寒，湿留囊中所致，五苓散换苍术，加楝实柏皮。

木肾，则阴丸肿大作痛，顽结硬，皆嗜欲内戕，肾经虚惫，湿热凝滞其间，故顽结硬，肿大作痛，二妙散加肉桂、绿茱萸、半夏、枳实、生姜。荆芥穗一掬，朴硝、萝卜各二掬，C茎煎汤淋洗。

厥疝者，厥气上冲心腹，肝经素有火邪，加以寒气外郁，宝鉴当归四逆汤，若阴疝牵引小腹痛，房劳痛不可忍者，此肝经素虚挟热，而外挟风寒也，乌头栀子汤，加G三茎，煎成入红酒调服，痛定，用八味丸加茴香。

瘕疝，脾传之肾，少腹h出白，即巢氏之症疝，子和之筋疝也，丹溪所谓内郁湿热者，与此疝相似，龙胆泻肝汤去生地，加橘核、桃仁、绿茱萸。

偏坠初起，香橘散加穿山甲，或穿山甲、茴香二味为末，酒调下，乾物压之，患久药之不效，或一核缩入少腹，痛不可忍，用手按捺，方得还旧者，木香楝子散，外用牡蛎灰、良姜等分为末，唾津调涂肿大一边，须臾如火热，痛即穴。阴虚偏坠，一味败龟版为末，茴香汤或温酒调服，不应，风入厥阴也，加醋炒蝎梢三分，小肠气者，小肠经为病，小腹引睾丸连腰脊而痛，盖小肠虚则风冷乘间而入，厥而上冲肝脉，控引睾丸，上而不下，痛冲心肺，病名控辜，天台乌药散。小肠气，及肾虚腰痛者，喝起丸。若湿热内郁，小便不通，为膀胱实热，加味通心散。

膀胱气者，膀胱经为病，小腹肿痛，不得小便是也，宜五苓散加川楝子、B茴香，煎成入盐少许，热服。疝因食积为患者，必因饮食而发，痛处有块梗起，宜立效散。疝因瘀血为患者，必因奔驰受寒而发，痛处手不可拊，按之刺痛如锥，宜酒煮当归丸去丁香加桃仁。疝因风与湿热而发者，必连阴囊肿痛，九味蟠瓷C疝急作痛者，用黄柏酒炒为加，醋炒青皮、延胡索、益智、桃仁为臣，苍术、香附、茴香俱盐水炒为佐，附子、甘草为使，研末作汤，服後一痛过，更不再作。七疝痛不可忍，灸大敦穴，穴在足大拇指聚毛处，去甲一韭叶，灸七壮，属厥阴井也，须用厚蒜瓣衬，不可贴肉，贴肉则伤指甲。一种因肺气不化，膀胱为热邪所滞，而小便不通，小腹与辜胀痛，一味沙参，大剂煎服，肺气化而小便通，一服即愈，但小便不闭者不可服。寒疝用茴香一斤，生姜二斤，捣绞自然汁浸一夜，收尽，入青盐二掬，炒燥为末，酒丸，空心酒或U二钱，小肠疝气，

用四制香附、盐炒茴香等分为末，空心酒下三钱，妇人阴肿坚硬，青橘皮一斤，炒燥为末，分二分，绢包焙热熨，频频易之。寒疝引急，痛连小腹，及睾丸偏缩者，以胡椒十馀粒为细末，掺黑膏上烘热，贴阴囊片时，其痛即止，若睾丸偏缩者，贴偏小半边，盖缩即寒，而坠则热也。患疝之人，每浴时忍小便不去，入汤揉令肠中和畅，出浴即去小便，使所郁寒湿，乘热发泄，又有疝气入汤，致逼上升者，此奔豚证也，人常有之，而俗医不能辨耳。小儿啼哭不止，动於阴器，结聚不散，则阴核肿大而成疝，用桂枝汤加细辛、当归、木香、蝎尾。小儿啼哭，阴囊肿大，丹方，用全蝎一分，连皮核桃肉十分，蜜丸弹子大，日服一丸，米汤化下屡效。

石顽曰：疝证多用辛散苦降，以解寒热错综之邪，然厥阴一经，内藏龙火，稍涉辛温，如乌头、桂枝、肉桂、茴香之类，每致湿热郁发而为囊痈肿溃者多矣，因为拈出，以警将来。

(诊脉数而弦者，当下其寒，脉紧大而迟者，必心下坚，脉大而紧，脐中有阴也，可下之。脉弦急搏皆疝，弦数宜清热，弦紧宜温经，兼浮宜兼汗，兼实宜兼下，弦细为寒湿，弦濡为湿热也。

交肠

交肠之病，大小便易位而出，或因醉饱，或因大怒，遂致藏气乖乱，不循故道，法当宣吐以开提其气，宜五苓散加木香以探之，肥盛多痰者，二陈汤加枳实、木香以探之，使阑门清利，得司泌别之职则愈矣。

石顽曰：交肠证，虽见于方书，而世罕见，绿石山詹石匠之妇，产後五六日，恶露不行，腹胀喘满，大便从前阴而出，省其故，缘平昔酷嗜烟酒，所产之儿，身软无骨，因而蚤骇，遂患此证，余以芎归汤，加莪术、肉桂、炒黑山查一服，恶露通而二便如常，又陆圣祥之女，方四岁，新秋患血痢，而稀粪出於前阴，作冷热不调食积治，与五苓散服香连丸，二剂而愈，又钱吉甫女，年十三，体肥痰盛，因邻居被盗，发热头痛，呕逆面青，六脉弦促，而便溺易位，此因蚤气乱，痰袭窍端所致也，与四七汤下柘石滚痰丸，开通痰气而安。

肠鸣

内经肠鸣有五，一曰脾虚，经云：脾虚则腹满肠鸣，痛泄食不化，枳实理中汤加木香，二曰中气不足，肠为之苦鸣，六君子汤加木香，三曰邪在大肠，经云：肠中雷鸣，气上冲胸，邪在大肠，半夏泻心汤，四曰土郁，经云：土郁之发，肠鸣而为数後是也，平胃散加半夏、木香、茯苓，五曰热胜，经云：少阴在泉，热淫所胜，病腹中肠鸣，气上冲胸，葶苈木香散。

金匱云：腹中寒氣，雷鳴切痛，胸腹逆滿嘔吐，附子粳米湯。東垣云：如胃寒泄瀉腸鳴，於升籐除濕湯中加益智、半夏各五分，生姜、大棗和煎。丹溪云：腹中鳴者，病本於胃，乃火激動其水也，二陳加礮、連、山梔，不用胃苓湯加絲。肺移寒於腎，為涌水，涌水者，按腹不堅，水氣客於大腸，疾行則鳴濯濯，如囊裹漿，水之病也，葶芴丸加木香。

腸痛

金匱云：腸痛之為病，其身甲錯，腹支急，按之濡如腫狀，腹無積聚，身無熱，此為腸內有痛膿，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。

詳腸痛始發，證未昭著，但以腹之支急，按之如腫，或身有塊壘，便為真候，若腹無積聚，身無熱，洵為磳寒固結，雖下無濟，故用薏苡附子敗醬散，專以破散磳寒為務也，周禹載云：附子辛散以破結，敗醬苦寒以排膿，務令膿化，仍從水道而出，將血病解而氣亦開矣。

腸痛者，少腹腫痞，按之則痛如淋，小便自調，時時發熱，自汗出，復惡寒，其脈遲緊者，膿未成，可下之，當有血，脈洪數者，膿已成，不可下也，大黃牡丹湯主之。

詳上條用薏苡附子則醬散，是主寒沫初搏於腸，未郁為熱，腹濡滿而脈不洪數，身無熱而甲錯如鱗，故當用辛熱以散其結，即內經腎移寒於脾，則為痛膿是也，若痛已成，又非此方所宜，觀次條言脈遲緊，膿未成，可下之，當有血，則知膿未成時，其脈尚帶遲緊，便當下而不可溫矣，下法，用桃核承氣，可不言而喻，至於脈洪數者，膿已成，不可下也，大黃牡丹湯主之，夫既曰不可下，而仍用大黃者，何也，蓋痛膿既成於內，不下，毒從何泄，以意逆之，非謂概不可下也，必得排膿破瘀之劑，始為合宜，但戒泛用下藥耳。

病者脈數無熱，微煩默默，但欲臥，汗出，初得之三四日，目赤如鳩眼，七八日，目四眦黑，若能食者，膿已成也，赤小豆當歸散主之。脈數而煩熱，邪之徵也，何反無熱耶，脈法有云：無故脈數，必生痛疽，今痛發於內，故無熱，瘀蓄於內，故汗出，初得三四日，毒邪內盛，勢必上蒸，故目赤如鳩眼，至七八日，膿成而滯，未得下泄，故四眦黑，毒勢方張，故默默不欲食，毒邪將化，故漸能食，方用赤小豆令芽出，以通營分之熱毒，當歸以散腸胃之積血，用散不用湯者，取有質之物，以迅掃在下之膿血也，金匱此條，向在狐惑例中，并治腸痛便毒，及下部惡血諸疾。

千金云：卒得腸痛，而不曉其病候，愚醫治之錯則殺人，腸痛之為病，小腹重而強，抑之則痛，小便數似淋，時時汗出，復惡寒，其身

皮皆甲错，腹皮急如肿状，其脉数者，已有脓也。其脉迟紧者，未有脓也，甚者腹胀大，转侧闻水声，或绕脐生疮，或脓从脐中出，或大便出脓血。一羽军官妇病，医脉之，知肠中有脓，下之即愈，何以知之，曰：寸口脉滑而数，滑则为实，数则为热，过则为营，数则为卫，卫数下降，营滑上升，营卫相干，血为浊败，小腹痞坚，小便或涩，或复汗出，或复恶寒，脓已成，设脉迟紧，即为瘀血，血下即愈。

肠痛下血，腹中 h，其始发热恶寒，欲验其证，必小腹满痛，小便淋涩，反侧不便，即为肠痛之藹候，无论已成未成，俱用大黄牡丹汤加犀角急服之，小腹痛，若肿满不食，小便不利，脓壅滞也，用薏苡、丹皮、桃仁、葵仁，煎服以排之，若至反侧作水声，此脓已成熟也，千金托 散下太乙膏，若脓从大便出者，为直肠痛，可治，若从脐中出者，为盘肠痛，多不治，经云：肠痛为病不可蚤，蚤则肠断而死。

脱肛(谷道痒痛)

难经云：出者为虚，肛门之脱，非虚而何，况大肠与肺为表，肺藏蕴热则闭，虚则脱，须升举而补之，慎不可用坠气之药。产育及久痢用力过多，小儿气血未壮，老人气向已衰，故多患此疾，是气虚不能约束禁固也，大剂补中益气汤为主，升麻须用醋煮。泻痢後大肠气虚，肛门脱出，不肿不痛，属气血虚，补中益气加伏龙肝，赤肿有痛，宜兼凉血祛风，加羌、防、芍药，急下重有脓血，加木香、乌梅。大肠热甚而脱，升麻汤加羌、防、苓、连，肠风下血而脱，人参胃风汤。老人虚人，用力过度而脱者，十全大补汤。肠胃燥涩，大便秘结，努挣太过，因而脱肛者，人参固本丸加槐角凉补以润之。有肠头作痒，即腹中有虫，者夫因酒色过度所致，大肠者传道之官，肾者作强之官，盖肾虚则泄母气，肺热则大肠不收，故成脱肛，治法，内服黄连犀角散，外用朴硝煎汤洗之。大肠虚而挟热，肛门红肿，槐花、槐角等分。羊血拌，炙熟为末，以酒送下。大肠受热则赤肿，受寒则白滑，皆能脱出，当审其因证，寒者，以香附、荆芥、胡之，热者，以五倍子、朴硝、白矾煎汤洗之，风热，以荆芥、薄荷、朴硝煎汤洗之。绯赤肿痛，不可用热汤薰洗，尤忌五倍子等酸涩收敛，汤气蒸发，则愈肿愈痛，宜熊胆磨水点之，或田螺去靛，入冰片少许，埋地一宿，化水点之。病劳人脱肛，骨肉相失，声散呕血，箝事不禁，梦寐交侵，呼吸不相从，昼凉夜热者死，唾脓血者亦死，其脉不数而有根蒂，及颊不赤者生。小儿脱肛，鳖头烧灰涂之。谷道痒痛，多因湿热生虫，欲成痔瘻，宜以雄黄入艾绵烧烟薰之。

治谷道虫赤肿，或痒或痛，用杏仁捣作膏敷之，或炒令黄，以绵帛，涂谷道中。外台治下部虫啮，杵桃叶一斛蒸之，令疉热，内小口器中，坐定薰之，虫立死。治肛门肿痛，用木子肉四五枚，研疉细，沸汤泡洗，另用少许涂患处。

痔(漏)

内经曰：因而饱食，筋脉横解，肠为痔，又曰：督脉生病，癰痔，或醉饱入房，精气脱舍，其脉空虚，酒毒乘之，流注於脉，或淫疉而强忍不泄，前阴之气，归於大肠而痔，或以药固精，停留不化，流着篡间，从其所过肛门而为痔也，其证有七，肛边发露肉珠，状如鼠乳，时出脓血，妨於更衣者，曰牡痔，肛边肿痛，生疮突出，肿五六日自溃，出脓血者，曰牝痔，肛边生疮，颗颗发痒而复痛，更衣出清血者，曰脉痔，肠内结核，痛而有血，寒热往来，登溷脱肛者，曰肠痔，因便而清血随下不止者，曰血痔，每遇饮酒发动，疮痛流血，曰酒痔，忧恐郁怒，立见肿痛，大便艰难，强力肛出而不收，曰气痔，各色种种，当审其因而治之，其形有如莲花鸡冠核桃，或如牛乳鸡心鼠乳樱桃之状，或藏肛门之内，或突出於外，久而不祛，变为篡也，溃有血脓，都为热甚，至若溃出黄水，则为湿热矣，久而不愈，血气衰弱，以致穿穴成漏，又无痔而肛门左右，别有一窍，流出脓血者，俱当戒酒远色，少劳茹淡方妙。立斋云：痛二便秘，宜清热凉血润燥疏风，若寒凉损中者，调养脾胃，滋补阴精，若漏而穿臀穿肠者，宜养元气，补阴精，大便秘者，润燥养血，肛门坠下作痛，泻火除湿，或作痒者，祛风胜湿，肿痛小便不涩，泻肝导湿，若疝与痔俱患，用六味丸、补中益气并进。痔证之方不一，东垣虽分湿热风燥四治，大都不离荡涤瘀热之药，如皮、皂角、槟榔、大黄、桃仁之类在所必用，兼风毒则加羌、防、升、柴，甚则麻黄、消膜均兼燥气则加秦芎、当归、黄，湿胜则加苍术、黄柏、泽泻、茯苓，兼热甚则加芩、连、郁李、生地，脓血则加甲片、归尾，酒痔则加葛根、赤小豆、地、芍、苓、半，气痔则加枳、橘、木香、紫苏，食积则加黄连、枳实、面、蘖，痛疉则加乳、没，血多则加发灰，气虚则加参，血虚则加襟、艾，不必拘执古方也，惟血痔诸药不应，石煤、槐花，空心乌梅汤服神效。陈毓仁云：诸痔欲断其根，必须枯药，当实其窍，必戒房劳百日方妙，凡治内痔，先用通利药，荡涤腑府，後以唤痔散填入肛门，其痔即出，欲用枯痔散，先以护痔膏围护四边好肉，然後上之，上枯药後，色黑坚硬裂缝，则以落痔汤洗之，脱落后乳窍不收者，以生肌散掺之，至於穿肠久漏者，另有胡连追毒丸、黄连闭管丸主之，诸痔及五癭六瘤，凡蒂小而头大者，

俱用煮线方治之。洗痔法，用生蚌劈开取水点，即用煮汤薰洗效。
痔 赤肿痛，以真熊胆研水点之，肿痛自消。点痔，用大蛭螺一个挑去壳，入麝香、冰片少许，过一宿，化水点之，又法，用大蜗牛一个去壳，生银杏肉一枚，同研烂，入冰片半分研匀，点上即收。
(漏(经云：陷脉为募，留连肉髓，因疮穿脓汁不尽，复感七情四气而成，近则常淡红，或微肿，或小核，久则上而槁白，内而黑烂，淫虫恶臭生焉，治法宜补气生血，外以黑附子为末，唾津和作饼如钱厚，以艾灸之，随漏大小作炷，但灸微热，不可使痛，乾则易，困倦则止，来日再灸，直至内平为效，仍须补药常服。丹方治痔漏，以积年琉璃洗净油腻，火 以红酒服四钱，不过七日，其管自去。丹方，以鳔襟一味，炒研为散，日用一钱匙，砂糖调服，服夕痔自枯落，一法，以降药纸条拈进，黑膏掩之自脱，以乾漆灰拈进亦脱，或生漆涂入亦脱，以漆能破瘀血也，大抵漏疮，孔中多有恶秽之物，以露蜂房、白芷、苦参煎汤无风处薰洗，日三次良。有痔漏人，每日侵晨食狗肉，勿令间断，取其性温益肾，肾主二便，百日中管自消，不药而愈。又法，外用土絨烧赤，放罐中，以乱发烧烟，日薰二三次，无论新久痔漏，日渐管脱焦枯而愈。

卷八

七窍门上

目疾统论

内经曰：五藏六府之精气，皆上注於目，而为之睛，睛之窠为眼，骨之精为瞳子，筋之精为黑眼，血之精为络其窠，气之精为白眼，肌肉之精为约束，裹撷筋骨，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，上属於脑，後出於项中，(後世五轮八廓盖本诸此。(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阴，白眼赤脉法於睛，阴睛合传而精明也。东方青色，入通於肝，开窍於目，藏精於肝。人卧则血归於肝，肝受血而能视。心合脉，诸脉皆属於目。目者宗筋之所聚，上液之道也，泣不止，则液竭，液竭则精不灌，精不灌，则目无所见矣。气脱者，目不明。目眦外决於面者，为锐眦，(属少睛。(近鼻上为内眦，上为外眦，(属太睛。(下为内眦，(属明睛。(赤脉从上下者，太睛病，从下上者，睛明病，从外走内者，少睛病。邪客睛 之脉，令人目痛，从内眦始。

东垣曰：经云：诸脉皆属於目，目得血而能视，又云：心事烦冗，饮食失节，劳役过度，故脾胃虚弱，心火大盛，则百脉沸腾，血脉逆行，邪害空窍，夫五藏六府之精气，皆禀受於脾土，而上贯於目，目者血之之宗也，故脾虚则五藏之精气皆失所司，不能归明於目，心者君火也，主人之神，宜静而安，相火代行其令，相火者，胞络也，

主百脉，皆荣於目，既劳役端动，势乃妄行，及因邪气所并，而损其血脉，故诸病生焉，凡医者不理脾胃，及养血安神，治标不治本，不明正理也，子和云：目不因火则不病，如气轮变赤，火乘肺也，肉轮赤肿，火乘脾也，黑水神光被 火乘肝与肾也，赤脉贯目，火自甚也，能治火者，一句可了，故内经云：熟胜则肿，治火之法，在药则咸寒，吐之下之，在 则神庭，上星，僂会，前顶，百会，血之勦 可使立退，痛者可使立已，昧者可使立明，肿者可使立消，惟小儿不可刺僂会，为肉分浅薄，恐伤其骨，然小儿水在上，火在下，故目明，老人火在上，水不足，故目昏，内经云：血实者宜决之，又云：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，如雀目不能夜视，及内障，暴怒大忧之所致也，皆禁出血，止宜补肝养肾，目暴肿，隐涩难开者，以三棱 刺前顶百会穴，出血大妙，宜浅勿深，深则伤骨，惟後顶强间脑户风府四穴，不可轻用 灸，以多忌犯故也。目忽盲不见物，此相火也，太籛籛明气血俱盛，乃刺其鼻中攒竹穴与顶前五穴，大出血立明，他经出血，其病转剧，故曰：刺太籛籛明则目愈明，刺少籛籛明则目愈昏，近世有以光明草於上下胞打出血丝，往往获效，即三棱 刺血之法，惟可施之於有馀暴发耳。

外障属风热上壅，上下胞努肉，竇蓄磨荡其睛，久之生 翳 当消风散热，外用点药退之。

内障属虚挟气郁，黑水神光昏 外似好眼而不能照物，不痛不痒，惟不能睹，须分气血脾胃治。

银海精微曰：夫眼者，乃五藏之精华，如日月丽天，昭明而不可掩者也，其首尾赤眦属心，其满眼白睛属肺，其乌睛裹椒属肝，其上下肉胞属脾，而中间一点黑瞳如漆者，肾实主之，是随五藏各有证应，然论所主，则瞳子之关系重焉，何以言之，目者肝之外候也，肝取木，肾取水，水能生木，子肝母肾，焉有子母而能相离者哉，故肝肾之气充，则精彩光明，肝肾之气乏，则昏蒙眩晕，乌轮赤晕，刺痛浮浆，此肝热也，眼生新泪，枯黄绕睛，此肝虚也，瞳神开大，淡白偏斜，此肾虚也，瞳神紧小，或带微黄，此肾热也，一虚一实，以此验之，凡热冲发於眼，皆当清心补肝，又不可拘执其水生木之说，析而论之，则拘急牵颺，瞳胞白痒而清泪，不赤不痛，是谓风眼，乌轮突起，胞硬红肿，泪湿浆，热刺痛，是谓热眼，眼昏而泪，胞肿而软，上壅朦朧，酸涩微赤，是谓气眼，其或风与热并，则痒而浮赤，风与气薄，则痒而昏碜，血热交聚，故生淫肤粟肉红缕偷 之类，气血不至，故有眇视胞垂雀目盲障之形，淡紫而隐红者，为虚火，鲜红而 赤者，为实热，紫眦逞露，生努肉者，此心热血旺，白

膜红膜如拘轮者，此气滞血凝，热证瞳神肉壅，白睛带湿，色浮而赤者也，冷证瞳神青绿，白睛枯槁，气砢而浊也，眼热经久，复有风冷所乘，则赤烂，眼中不赤，但为痰饮所注，则作痛，肝气不顺而挟热，所以羞明，肝热蓄聚而伤胞，所以胞合，此外证之大概，然而五藏不可缺一，脾与肺独无预，何也，曰：白睛带赤，或红筋者，其热在肺，上胞下睑，或目胞间如疥点者，其热在脾，脾主味也，五味荣养诸中，则精神发於外，肺主气也，水火升降，荣卫流转，非气孰能使之，前所云五藏各有证应，於此又可推矣，虽然，眼之为患，多生於热，其间用药，大抵以清心凉肝，调血顺气为先，有如肾家恶燥，设遇虚证，亦不过以当归，地黄辈润养之，轻用温药不可也，至於退勘这节，尤关利害，凡勞瞀肺，肺家受热，轻则朦胧，重则生如珍珠，如碎米者易散，翻辣衄梅花者难消，虽 蛰 然治法先退 h 热，若谓热璫生 先去赤热，则血为之冰，而勘瞳 h 矣，其有赤眼，凉药与之过多，又且涤之以水，不反掌而水凝矣，眼特一团水，且水性澄清，尤不可拘拘於点洗，喜怒失节，嗜欲过度，穷役眼力，泣涕过多，凌寒冲风，当暑触热，不避烟火，饮啖热多，此皆患生於藏府者也，专事点洗可乎，有能静坐澄神，爱护目力，放怀息虑，心逸目休，调和饮食以养之，斟酌药饵以平之，明察秋毫，断可必矣。

五轮八廓所属，五轮者，肝属木，曰风轮，在眼为黑睛，心属火，曰血轮，在目为二眦，脾属土，曰肉轮，在目为上下胞，其上属脾，而下属胃，肺属金，曰气轮，在目为白仁，肾属水，曰水轮，在目为瞳神，此为眼目之根本，又藉血为之胞络也，逮夫八廓，有名无位，瞻之府为山廓，又名清净廓，大肠之府为天廓，又名传送廓，膀胱之府为泽廓，又名津液廓，肝之府为风廓，又名养化廓，肾之府为水廓，又名会阴廓，命门之府为火廓，又名抱箍廓，脾胃之府为地廓，又名水廓，小肠之府为雷廓，又名关前廓，此虽眼目之源，而实无关于治疗也，五藏或蕴积风热，或有七情之气，郁结不散，上攻眼目，各随五藏所属而见，或肿而痛，羞涩多泪，或生冷 丑昏暗失明，治之须究其源，风则散之，热则清凉之，气结则调顺之，切不可轻用 刀 偶得其愈，出乎侥幸，珣或不然，终身之害，又目不可过用寒凉，恐冰其血，凝而不流，亦成痼疾，当量人之老少，气体虚实用药，又有肾虚者，亦令人眼目无光，或生冷 当暖肾经，北方之人患眼，皆是目冒飞沙，夜卧热炕，二气交蒸，治宜多用凉药，禀气与南方不同也，又痘疹之後，毒气郁於肝，气不能泻，发於眼目，伤於瞳神者，素无治法也。

开导说

开导之法，盖由阴虚火盛，经络郁滞，不得通畅而设，其处有五，谓迎香，内脾，上星，耳际左右，紫太籀穴也，内脾，正队之冲锋也，其功虽迟，渐收而平顺，紫太籀，击其左右翼也，其功次之，上星穴，绝其饷逆也，内迎香，抵贼之巢穴也，成功虽速，乘险而征，耳际，击其游骑耳，逆远功卑，智者不取，此实璿危之良术，挫敌之要机，与其闭门捕贼，不若开门逐之为良法也，若病浅而邪不胜正者，固内治而邪自退矣，瑀或六籀炎炽，不若开导通之，纵使其虚，虽有所伤，以药内治，而捕其所亏，庶免瘀滞至璿，而有溃烂枯凸之患。

点服药说

病有内外，治各不同，内疾已成，外证若无，点之何益，外有红丝赤脉，若初发乃微邪，退後乃馀贼，点亦可消，服之犹愈，内病始盛而不内治，只泥外点者，不惟徒点无功，且有激发之患，内病既成，外病已见，必须内外夹攻，点服并行，奈何人多愚拗，有喜服而畏点者，有喜点而畏服者，不知内证既发，非服不除，外疾既成，非点不退，外障服而不点者，病初发，浮嫩未定者亦退，既已结成者，服虽不发不长，所结不除，当内外夹攻，方尽其妙。

呢 O 说

呢 O 四者，犹斩刈之刑，剪戮凶顽之法也，如傑謹先须识定何处，皮肉筋脉浮浅，而手力亦随病轻重行之，如，先须识定内障证候可，步月已足，气血盛定者，方与之，庶无差误，後当照证内治其本，或补或泻，各随其证之所宜，若止治其标，不治其本，则气不定，不久复为害矣，割，如在气血肉三轮者可割，而大眦一块红肉，乃血之英，心之华也，若误割之，则目盲，伤重者死，有割伤因而惹风，则为燥为溃烂，为漏为目枯，凡障若掩及风轮之重厚者可割，如攀睛努肉，鸡冠蚬肉，鱼子石榴，赤脉珺筋，肉脾黏轮等证可割，凡尸及犯血络，须以绵渍墨水之，馀病及在风轮之浅者误割之，则珠破而目损矣，烙能治残风溃眩，疮烂湿热，久不愈者，轻则不须烙而能自愈，若红障血分之病割去者，必须烙定，否则不久复生，在气分之白者，不须用烙，凡烙皆不可犯及乌珠，虽有恶障厚者，y 轻轻浅浅，披去外边，其内边障底，只点药缓伐，久自潜消，若铲割风毒流毒瘀血等证，当以活法审视，不可拘於一定，瞳神发白，一切内障，在心融手巧，轻重得宜，须口传目见，非笔下可形容也。

金 开内障论(造金 法{

张飞畴曰：内障一证，皆由本虚邪入，肝气冲上，不得外越，凝结而

成，故多患於躁急善怒之輩，初起之時，不痛不痒，視物微昏，或朦朧如輕烟薄霧，次則空中常見黑花，或如蠅飛蚊垂，睹一成二，瞳神漸漸變色，而至失明，初時一眼先患，次則相牽俱損，能睹三光者可治，若三光已絕，雖龍樹復出，亦難挽回，古人雖立多名，終不越有水無水之辨，若有水而光澤瑩徹者易明，無水而色不鮮明者難治，忽大忽小，收放如氣蒸動者，之立明，若久視定而不动者為死，縱水未枯，治之亦難全復，蠟青，或如爐灰色，糙米色者易明，若真綠正黃色者不治，凡勦障剝 礪但有棱角，撥即難落，翻漓解散，及中心濃重者，非撥可除，若猶能視物者，其 嫩，不可便，俟 恁然後 之，又一種 縑水縱不枯，目珠軟皓者，此必不治，不可輕用金，如一眼先暗，而三光已絕，其後眼續患，亦難 治，若夫瞳神散大，或緊小，渾黑，或變色而無障 至不睹三光者，此內水虧乏，不在証治，倪仲賢所云：圓 B 滑 鞞 散 B 礪 念 枣花 白 壑 黑 水凝 蚤振內障等証，金 撥之，俱可復明，但 後數日中，宜服磁朱消 永纂後則常服補腎調養氣血之劑，以助其光，其勦郎篋木論中已悉，不暇再述，姑以 時手法言之，若江西流派，先用冷水洗眼，使勿奈騷，以開鋒 先刺一穴，續進圓 撥 或有開孔撥 俱用鴨舌者，云雖龍樹真傳，但 粗穴大，每至痛璫欲暈，余所用毫，細而尖銳，取穴輕捷，全無痛楚，然必擇吉日，避風雨陰晦日，酷暑严寒日，令病人先食糜粥，不可過飽，少停向明端坐，一人扶定其首，禁止傍人喧雜，醫者凝神澄慮，慎勿胆怯手顫，以左手大次二指，按開眼胞，使其轉睛向鼻，睜目如努出狀，右手大次中三指，捻正金處之上，看准穴逆，從外眦一邊，離黑珠約半米長許，平對瞳神，下最便，必須手准力完，一 即進，切勿撓動，使之畏忍，所以開單瞽，須遮蔽好眼，方可進，進 之後，以下唇略抵 柄，輕輕移手於柄盡處，徐徐拈進，第一宜輕，稍重則痛，俟 進約可撥至瞳神時，以名指曲附大指次節，承其 柄，虛虛拈着，向上斜回 鋒至瞳神內夾逆中，貼勦味 訊撥之，Y 隨落，若不落，再如前手法，從上往下撥之，瑀三五撥不下，須定穩念頭，輕輕撥去自落，惟死 楔坐 颯楚有撥落而復起者當再撥之，其 H 捺於黑珠之下，略頓起，緩緩拈出，但元氣虛人，後每多作嘔，以托養神膏者屬胃氣也，須預備烏梅之類，勿使其嘔為妙，嘔則防 上，上則一紮月後復，J 盡，不可貪功多撥，多撥則有傷損神膏，嘔動胃氣之害，凡 p 漿，不沾 首，而不能撥下，或撥下而復泛上滿珠者，服補養兼消 藻先與千金磁朱丸七服，次與皂莢丸，生熟地黃丸并進，否則俟凝定再，不可限以時日，有種 溢芋圓滑而捺下復滾上者，必略縮 頭，

穿破其 捺之自下，不下，亦如前用药自消，或有目珠难於转内者，内眦亦得，此名过梁，取穴较外眦稍远一线，法与外眦无异，但略觉拗手，然鼻梁高者，难於转，不可强也，若右眼外眦，下之後，换左手转 拨 手法亦须平日演熟，庶无失误，出之後，令病者垂闭目，用绵纸五七重，量纸厚薄，及天时寒暖封固，更以软帛裹黑豆数粒，以线系定镇眼，使目珠不能动移，动则恐 上，是以咳嗽之人不宜用，亦是此意，又肝虚人时有泪出，勿用黑豆，宜以决明子代之，则无胀压珠痛之患，然觉紧则宜稍松，觉宽则宜稍收，以平适为主，封後静坐时许，然後轻扶，高枕仰卧，不须饮食，若饥则不妨少与，周时後以糜粥养之，戒食震牙之物，及劳动多言，不可睨动露风，露风则疼痛，疼痛则复暗，不可不慎，过七日方可开封看物，切勿劳视，亦有 时见物，开封时反不见者，本虚故也，保元汤、六味丸，补养自明，後微有咳嗽，难用黄 者，以生脉散代之，若形白气虚者，大剂人参以补之，肥盛多痰湿者，六君子加归、芍以调之，一月之内，宜美味调摄，毒物禁食，不得高声叫唤，及洗面劳神，百日之中，禁犯房劳恼怒，周年勿食五辛酒面等物，若犯前所禁诸条，致重丧明者，不可归罪於医也，其有进 时，手法迟慢，目珠旋转，尖疹损白珠外膜之络而见血，及伤酒客辈，目中红丝血缕者，虽为小过，切勿蚤恐，如法 之，所谓见血莫蚤休住手是也，又进 後触着黄仁，而血灌瞳神，急当出 ，而服散血之药，所谓见血莫 须住手是也，法虽若此，医者能无咎乎，又年高卫气不固，时神膏微出者，即与保元汤调补之，开封时白睛红色，勿讶，以封固气闭，势使然也，其用 未熟者，量 穴与瞳神，相去几许，以墨点上，庶指下无过浅过深之惑，凡初习 时，不得以人目轻试，宜 羊眼，久久成熟，方可治人，谚云：羊头初试，得其轻重之宜，正初习 金 之要法，不可以其鄙而忽诸。（造金 法（用上赤不脆金，抽作金丝，粗如底 ，约长三寸，敲作 形，以小光铁槌，在墩上缓缓磋之，令尖圆若绣 状，亦不可太细，细则易曲易断，如觉柔软，再磋令坚，不可锉击，恐脆则有伤，断入目中，为害不浅，缘金银之性，经火则柔，磋击则坚，务令刚柔得宜，以坚细中空慈竹三寸作柄，则轻便易转，且不滑指，柄中以笏入满，嵌入大半，留锋寸馀， 根用银 好，无使动摇， 锋以银管护之，先用木贼草擦令圆锐，更以羊肝石磨令滑泽，穿肤不疼，则入目不痛，方可用之，造成後，亦宜先羊眼，试其柔脆，庶几无失。

飞畴治画师絳文玉母，年五十四，失明数年，诸治罔效，余偶见之曰：此内障眼，可以复明，何弃之也，曰：向来力能给药，治而不璣，

今纵有仙术可回，力莫支也，予曰：无汝费，但右眼之嫩，迟半载可拨，遂先与左眼，入拨时，其勘道而珠尚不清，封後因与磁朱丸七日，开封视物模糊，又与皂荚丸服而渐明，其後自执鄙见，谓一眼复明，已出望外，若命犯带疾而全疗之，於寿有阻，遂不欲更治右眼，虽是知足，诚亦愚矣。又治孙鸱，年七十，茹素五十馀年，内障失明四载，余用金，先左眼，进时外膜有血，入微有膏出，观者骇然，余於膏血中进，拨去次右眼，出紫眼俱明，遂与封固，用黑豆包系镇眼，因向来肝虚多泪，是夕泪湿豆胀，不敢宽放，致右眼痛而作呕，明晨告予，令稍宽其系，先以乌梅止其呕，用六味丸调服，以补其肝，遂痛止安谷，至七日开封，其右眼因呕而侵掩瞳神之半，视物已灼然矣，许其来春复拨，以收十全之功，但时有神膏漏出，稠而不黏，知寿源无几为惜耳。又治徐天锡，内障十五年，三载前曾有医之，其楔U复上，如是数次，勘瞳U，委之不治，乃甥周公来，见余絳之囊内障，紫眼俱一拨而明，因详述其故，予曰：此圆勘耙，遂同往与，其楔U，果复滚上，即缩穿破其有白浆灌满风轮，因谓之曰：过七日其浆自澄，设不澄，当俟结定再，则勘瞳篮圆也，过七日开封，已能见物，但瞳神之色不清，其视未能了了，令多服补肾药，将三月而视清。又沈倩若，年二十五，患内障年馀，翻缆 硤寇缣能辨三光，许其可疗，临时见其黑珠不定，下觉软，遂止不进，曰：风轮动，是肝虚有风，目珠软，是神水不固，辞以不治，病者恻然曰：予得遇龙树，许可复明，今辞不治，则终为长夜之人也，免慰之曰：汝姑服药，俟元气充足，方可用，後闻一医不辨而与治，Z不能拨下，终属无功，胡似不之为上也。又治楚商马化龙，患内障三月，色含淡绿，白珠红赤而头痛，究其根，是舟中露卧，脑受风邪而成，因其C，不欲与，复思本风而致，青绿有之，且证未久，犹为可治，遂先与疏风，次与清肝，头痛止目赤退，然後之，其蕲芋稍用力始开，内泛黄绿沙於风轮，似属难愈，服补肾养正药紫月，缣再拨而明。又陈彦锡夫人内障，何宇昭内障，李能九内障，陈顺源内障，俱年远一拨即明，但服磁朱消 纂後之调治各理，彦锡夫人多郁不舒，散结养神为主，宇昭肥白多痰，理脾渗湿养神为主，能九劳心碎默，宣誓补血养神为主，顺源善饮性暴，开封时风轮红紫，瞳神散阔，视物反不若时明了，此火盛燔灼，瞳神散漫，平肝降火敛神为主，凡此不能枚举，总在临证变通，非执成见之可获全功也。又治赵姬内障，进一拨，浆泛风轮全白，紫目皆然，服消 纂一月後能视，此属包浆内障，与圆P而别，并识以晓未经历者。

目痛

目痛有二，一谓目眦白眼痛，一谓目珠黑眼痛，盖目眦白眼痛属筋，故昼则疼甚，点苦寒药则效，经所谓白眼赤脉法於筋是也，目珠黑眼痛属阴，故夜则疼甚，点苦寒药反剧，经所谓瞳子黑眼法於阴故也。

楼全善云：夏枯草散，治目珠痛，至夜则疼甚者神效，血热，木方加当归、芍药，虚人，四物汤换生地加羌活、香附，下咽则疼殊，风热瞳痛甚，泻青丸、洗肝散选用。

白眼痛多有赤脉，若恶寒脉浮为在表，选奇汤，脉实有力，大府闭为在里，泻青丸加薄荷、甘草，亦有不肿不红，但沙涩昏痛者，乃脾肺气分隐伏之湿热，秋天多有此患，故俗谓之稻芒赤，泻青丸加黄芩、甘草。

(天行赤热证(目赤痛，或脾肿大，怕热羞明，涕泪交流，里巷老幼相传，治法前後不可铲洗，只用童子小便煎黄连温洗，日三五遍，更用宣胡二连、白矾、雄黄，共研细调，姜汁点大眦，通其恶泪，其痛立止，先服洗心散一剂，次用洗肝散一二服，此证只气候瘴毒之染，全属外因，虽有赤丝乱脉，赤肿痛甚，终不伤损瞳神也，二七日不愈，必犯本虚之故，防变他证。

(暴露赤眼证(此证与天行赤热眼同，而天行能传染，此但患一人，而无传染，天行虽痛肿而无此则痛而生为不同耳，切不可铲洗，亦不可用补，先宜酒煎散发散，次与大黄当归散疏通血气，洗以黄连、当归、赤芍滚汤泡，乘热薰洗，冷即再温，日三五次。

(暴风客热证(卒然而发，其证白仁壅起，包小乌睛，疼痛难开，此肺经受毒风不散，热攻眼中，致令白睛浮肿，虽有肿胀，治亦易退，非若肿胀如杯之比，宜服泻肺汤，肿湿甚者，稍加麻黄三四分，赤肿甚者，加黄连半钱，生地黄一钱。

(火胀大头证(目赤痛而头目浮肿，夏月多有此患，有湿热风热，湿热多泪而脾烂，风热多胀痛而憎寒，普济消毒饮随证加味，若失治则血滞於内，虽得肿消，而目必变也。

(羞明怕热证(热亮之处，则目痛涩，畏避不能开，火郁於上也，病在心肝脾三经，火燥血热，偏在筋分，盖己之精光弱而不能敌彼之光者，生料六味丸换生地去山萸，加决明、羌活、瞿麦、连翘，若风气攻注，泪羞明，密蒙花散，风痛日久，渐变作火而羞明畏热，头目胀痛，若以风药与之则火愈炽，此风火相煽，选奇汤倍加，怕热皆有馀证，羞明有不足证，患久不已，此风从火化也，还睛丸，若目不赤痛而羞明者，乃血不足，胆汁少也，神效黄芩汤，今人皆称怕日羞

明，俗传音近之误。

(脸硬睛疼证〔不论有障无障，但或头痛者尤急，乃风热痰火，及头风夹攻，血滞於脾内所致，先用香油调姜粉擦之，稍软翻脾开导，若坚硬之甚，其胀日高，虽治不退不软，此头风欲成毒也，石膏散加羌活、全蝎，不应用通肝散，若有障膜，绛雪膏、石燕丹选用。

(赤热如邪证〔眼不赤不疼，乍痛如神祟者，阴籛升降不和，气血偏胜相攻使然，或有血虚者，下午痛，大黄当归散，或有气虚火旺者，上昼痛甚，助籛和血汤。

(气眼痛〔才怒气则目疼，肝火过旺也，石决明、草决明、楮实、香附、木贼、甘草、川芎、蝉蜕等为末，清茶调下。

(珠痛如 证〔病属心经实火，若蓦然一二处如 刺，目虽不赤，亦是心经流火，宜洗心散，然此证多有体疲目劳，营气不上潮於目而如刺之痛者，宜养其营，若降火则殆矣。

(热结膀胱证〔目病小便不通利而头疼寒热者方是，若小便清利者非也，宜先利其水，後治其目，五苓散加车前、滑石之类，血热，导赤散合益元散。

(肝风目暗证〔肝肾虚热，生风疼痛，举发无时，眼睛坠疼，颇有赤涩泪出，眼前多花发，一如见物絮般，白用藜散、还睛丸选用。

(大小雷头风证〔不论偏正，但头痛倏疾而来，疼至璫而不可忍，身热头旋，恶心呕吐，目痛便秘，若失治，祸变不测，目必损壤，轻则烟，重则结白如珠而变内障，清震汤。

(左右偏头风证〔久则左发损左目，右发损右目，有左损反攻右，右损反攻左而二目俱损者，若外有赤痛泪热等病，则外证生，若内有昏眇眩暈等病，则内证生矣，痛从内起止於脑，则攻害迟，痛从脑起止於内，则攻害速，若痛从中发，及眉梁内上星中发者，紫目俱害也，从头风例治之。

(籛邪风证〔额板眉棱骨痛也，发则多於六籛用事之时，元气弱者，则有内证之患，若兼火者，则有证外之病，选奇汤、清空膏、还睛丸选用。

(阴邪风证〔脑後枕骨痛也，多发於六阴用事之时，发则虚晕耳鸣，久而不治，内障成矣，三因芎辛汤。

(巅顶风证〔顶骨内痛璫如锤如钻也，来痰湿者，每痛多眩暈，若痛连及目珠而胀急瘀赤者，外证之恶候，若昏眇则内证成矣，外证用羌活胜风汤，内证冲和养胃汤，痰湿，裕石滚痰丸。

(卒脑风证〔太籛内如槌似钻而痛也，若痛及目珠，珠外有赤脂纵贯及瘀滞者，外证之恶候也，若珠不赤痛，自觉视如云遮雾障渐渐昏

眇者，内证成矣，治法如巅顶风证，急早治之，以免後患。

(游风证(头风痛无常位，一饭之顷，游易数遍，若痛缓而珠赤，必变外障，痛甚而肿胀紧急者，必有瘀滞之患，久而失治，不赤痛而昏眇者，内证成矣。

(邪风证(人素有头风，因而目病，内经所谓风入头则为目风眼寒是也，发则头痛目亦病，目病头亦痛，轻则一年数发，重则连绵不已，先用羌活胜风汤，次与还睛丸，目中常若风吹状者，此火气内伏，箴气不行於外也，大追风散，若无赤痛而止内胀昏眇者，内证成矣。

目赤

目赤有三，一曰风助火郁於上，二曰火盛，三曰燥邪伤肝。戴复庵云：赤眼有三，有气毒，有热壅，有时眼，无非血壅肝经所致，属表者，羌活胜风汤，属里者，泻肝散等药，赤久生翳，春雪膏、甬仁膏选用，并用碧云散吹鼻。目赤肿，足寒者，必用时时温洗其足，并详赤脉处属何经治之。王节斋云：眼赤肿痛，古方用药，内外不同，在内汤散，用苦寒辛凉之药以泻火，在外点洗，用辛热辛凉之药以散邪，故点药莫要於冰片，而冰片大辛大热，因其性辛甚，故借以拨出火邪而散其热气，世俗不知冰片为寒，常用点药，遂致积热入目，昏暗障。又不知忌寒凉而妄将寒凉冷药搽洗，常致昏暗者，比比皆是。赤眼肿痛，脾虚不能饮食，肝脉盛，脾脉弱，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，暖药暖脾则肝益甚，惟於平和药中，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，一举两得，经云：木得桂而枯，更以芍药制之，散热存阴之捷法也。人乳点眼，久病昏暗罔效，以乳与血液同源，目得血而能视也。凡赤而肿痛者，当散湿热，赤而乾痛者，当散火毒，赤而多泪者，当散风邪，赤而不痛者，当利小便，先左赤而传右者，为风热挟火，散风为主，勿兼凉药，凉能郁火也，先右赤而传左者，痰湿挟热，泻火药中，必兼风药，风能胜湿也，凡赤甚肿痛，於上脾开出恶血，则不伤珠。

(瘀血灌睛证(此证为病最毒，若人偏执己见，不用开镰者，其目必坏，初起不过红赤，次後紫胀，及後则白珠皆胀起，在脾则肿胀如杯，在珠则白轮涌起，失治必有青黄膜出烟之祸，凡见白珠赤紫，脾肿筋紫胀，传点不退，必有瘀滞在内，可翻脾内视之，若脾内色晕，泛浮椒疮者，皆用导之，导後服宣明丸。

(血灌瞳神证(因毒血灌入金井瞳神水内也，清浊相混，时痛涩，红光满目，蒙蒙如隔绢，看物若烟雾中，此证有三，若肝肾血热灌入瞳神者，多一眼先患，後相牵俱损，最难得退，有撞损血灌入者，虽

甚而退速，有内障，失手拨着黄仁，瘀血灌入者，三证治法颇同，用大黄当归散，有劳瞽活法治之。

(赤脉贯睛证〔不论粗细多少，但贯到风轮，经过瞳外接连气轮者，最不易治，细者稍轻，粗者尤重，贯过者有变证，丝粗及有傍丝珙乱者有变证，凡各障外有此等脉罩者，虽在易退之证，亦退迟也，贯虽未连，而侵入风轮，皆不易退，起於大眦者，心之实火也，宜洗心散，筋脉大者，用小锋挑拨，起於小眦者，心之虚火也，宜导赤散，不必挑，又有暴横嗜酒之人，赤脉灌睛，乃生相也，不在此例。

(赤丝乱脉证〔病生在气轮白珠上，有丝脉纵横，或稀密粗细不等，有痛不痛，有泪无泪，羞明不羞明，但常常如是，久而不愈也，非若天行客风暴壅，赤脉贯睛之比，当验其大脉从何部分而来，或穿连其位，即别其所患在何经络以治之，治外者，细脉易退，大脉珙紫者，退迟，必须耐久去尽，庶无再来之患，不然，他日犯禁，其病复发，凡丝脉沿到风轮上者，病最重而能变，凡见丝脉珙紫，内服外点，点时细缩，不点即胀，久久亦然，及因而激动病变者，珠虽不紫，脾虽不肿，亦有积滞在络中幽深之处，揭开上脾深处看之，其内必有不平之色在焉，略略导之，不可过，过则有伤真血，水亏膏涩，目力昏弱之患，点以石燕丹，服用大黄当归散、酒煎散之类。

(白睛黄赤证〔人有白睛渐渐黄赤者，皆为酒毒，脾经湿伤，肝胆邪火上溢肺经故也，五苓散加茵陈，甚则黄连解毒加山栀、胆草。

目青

目之白睛变青蓝色者，病在至急，盖气轮本白，被郁邪蒸逼，走散珠中膏汁，游出在气轮之内，故色变青蓝，瞳神必有大小之患，羌活除 h 麻黄、川椒、薄荷、荆芥，加升麻、川连、甘草、桔梗，然当各因其病而治其本，如头风者，风邪也，因毒者，毒气所攻也，馀仿此。

目肿胀

(肿胀如杯证〔水火之邪，传脾土而为炎燥之病，其珠必疼，而脾方急硬，若暴风客邪作肿者，必然泪多而珠疼稍缓，然风热外感，治之易愈，若水火内自攻击，重则疼滞闭塞，血灌睛中，而变证不测矣，轻则敷治而退，重则必须开导，敷治不退，开导不消，消而复发，痛连头脑，而肿愈高脾愈实者，此风热欲成毒也，洗肝散、龙胆饮选用，胀有胞胀珠胀不同，胞胀多属湿胜，治其湿热为主，珠胀多属火淫，治当去火为先，故治珠胀，虽挟风邪，不宜轻用麻黄、木贼之类，恐有乌珠胀裂之患，不可不慎。

(形如虾座证〔有半边胀起者，有通珠俱被胀起盖定乌珠者，又有大

眦内近鼻柱处，胀出一片，如皮如肉，状似袋者，乃血胀从额中落来，不可割，为血英，在此处误割者，为漏为瞽，不可不辨，急宜开导，血渐去而皮渐缩小，眦胀出如袋者亦然，在肺部最重，久则移传於肝，而风轮有害也，宣明丸。

(状如鱼穉证〔气轮努胀，不紫不赤，状如鱼穉，乃气分之证，金火相搏所致，不用铲导，惟以清凉自消，泻肺汤，若有微红及赤脉者，略略於上脾开之，若头痛泪热，及内燥而赤脉多者，防有变证，宜早导之，庶无後患。

(鹞眼凝睛证〔此骤然而起，五藏皆受热毒，致五轮壅起，头疼面赤，目胀不能转动，若鹞之睛，乃三焦邪亢璫之害，先用香油调姜粉汁，於额脸上摩擦，急服酒煎散，覆盖出汗，其眼即活动，而用灯火烧断风路，其迎香太髻紫脾上星等要隘处，并举而殄之，此证多是小儿急蚤，大人少有此患。

(因风成毒证〔初发时乃头风湿热，瘀血灌睛，睑硬睛疼等病，失於早治，或治不得其法，遂至邪盛，挟成毒，脾与珠胀出如拳，连珠带脑，痛不可当，先从乌珠烂起，後烂气轮，有烂沿上下睑并脑，及颧上肉尽空而死，若患头疼肿胀珠凸等证，治退复发，再治再发，痛胀如前者，即成此患，若已成者，虽治之胀少退，痛少止，决又发，发时再治，至於数四，终当一发，不复退矣，惟初起时，急用石膏散加羌活、细辛、川芎、薄荷、赤芍，若至珠烂，治无及矣。

(旋胬泛起证〔气轮自平，水轮自明，惟风轮泛起也，或半边泛起者，亦因半边火盛，火郁风轮，故随火胀起，服用凉膈散，点用石燕丹，非旋螺突起，已成证而顶尖俱凸，不可医治之比也。

(旋螺突起证〔乌珠高而绽起如螺，为肝热盛，必有瘀血，急宜石燕丹、绛雪膏点之，或调鳝血点尖处，若年久须用锋 对瞳神量浅深横入，於出恶水，纸封避风，忌口数日，先服守真双解散，後以六味丸加知、柏急救阴伏匿之邪，若初起失於正治之法，则瘀虽退而气定，膏不复平矣。

(神珠自胀证〔此阴峻利害之证，因五藏毒风所蕴，热璫充眼，与旋螺突起不同，初起麻木疼痛泪出，其势莫测，急投大黄当归散，宜退五藏热毒，捣劳鞞艾熨五轮之突起，洗以白芷、细辛、麻黄、防风、羌活，未可与点，或突起高寸许者，须锋 出恶水，疼方得止。

(珠突出眶证〔此乌珠忽然突出眶也，与鹞眼证因滞而漫漫胀出者不同，有因精华衰败，痒璫揩擦而出者，其人不久必死，有酒醉怒甚，及呕吐璫而绽出者，有因患火证热盛，关格亢璫而胀出者，有因打扑而出者，凡此虽离紫睑而脉皮未断者，乘热捺入，虽入，脉

络损动，终是光损，须用清凉膏，若突出阁在脸中而含者易入，光不损，若离脸，脉络皮俱断者不救。

目痒

目痒因风寒者，姜粉和白蜜点之，风热，四生散，或黄、防风、用藜、羌活、蝉蜕、黄芩、甘草之类，因火者，於赤痛条求降火之剂，因血虚而痒者，四物汤加羌、防、用藜、黄。

(痒若虫行证)乃痒不可忍，非若常时之小痒也，为病不一，如有障无障，皆有痒璫之患，病源非一，有风邪之痒，有血虚气动之痒，有虚火入络邪气行动之痒，有邪退火息气血得行脉络通畅而痒，大凡有病之目不治，不治而自作痒者，痒一番则病重一番，若医治後而作痒，病必去速，若痒璫难当自觉低陷者，命亦不久，急宜温补，庶或可图，若痒而泪多者，血虚夹火，大抵痒属虚火，治宜姜粉、枯矾、硼砂，津唾调如米大，时将一丸纳大眦，及盐汤蒸洗，不应，於大小眦旁去一韭叶许，各灸七壮，其痒立止，如蟹睛黑、珠等证作痒，俱可用灸，但痛甚者，皆属实火，不可误用艾灼，反增其剧也。

外障

外障在睛外遮暗，凡赤脉初起从上而下者属太髻，以太髻主表，其病必连脑项痛，治宜温之散之。赤脉翻厉鉞下而上，或从内眦出外者，皆属髻明，以髻明主，其证多热，或便实是也，治宜寒之下之。赤脉翻厉鉞外眦入内者属少髻，以少髻主半表半，治宜和之解之。云风热重则有之，或斑入眼，此肝气盛而发在表也，中w生，在表明矣，宜发散而去之，若反疏利，则邪气内陷，为q深，邪气未定，谓之热B，邪气已定，谓之冰I，邪气而深者，谓之陷当以发之物，使其邪气再动，中D浮，佐之以退黝吓碓h，病久者不能速效，以岁月除之，新东垣羌活除有热，万应蝉花散加犀角、白用藜、木贼，发陷医，用保命集羚羊角散，至其年月日期复发者，有留积也，皂荚丸。

倪仲贤云：风热不制之病曰如云雾，如丝缕，如秤星，或一、二点，多至数十点，如螺盖，为病久不去，治不如法，服寒凉药过多，脾胃受伤，生气不能上升，以渐而致也，羌活胜风汤专主风热去自内眦而出者加蔓荆，自锐眦而入者加胆草、说自上而下者加黄连倍柴胡，自下而上者加木通，热甚者，兼用治湿热之药，搐鼻碧云散，大抵如开锅法，搐之随效，然力少而锐，宜不时用之，去星，用阿魏搐鼻法，又论奇经客邪之病，经曰：邪客於足髻之脉，令人目疼从内眦始，故髻受邪者，内眦即赤，生脉如缕缕，俗呼攀睛是也，拨云退黝退、万应蝉花散选用，外用点药，如春雪膏、甬仁膏专祛风

热暴 如去老 则以石燕丹、绛雪膏、熊胆膏选用，若宿 B 凝者，当以照水丹，蝎附散助之。

石顽曰：外障诸证虽殊，究其本，不出风火湿热内蕴，故必以涤热消 伪 然初起者，但於除风热药中，略兼消 其 h，若去宿障，自当专力攻 但必兼助脾胃行其药力，始克有济，谛观外障内治之药虽多，咸以神消散、皂荚丸二方为主，外治之药不一，莫如石燕丹为最，今之专於此者，能识斯意，守是法而行之，亦可以为中工矣。

(血]睛证〔此乃心经发热，肝虚受邪，致令眼赤肿痛泪出，常时举发，久则赤筋结厚，遮满乌睛，服泻心火破血凉肝之剂，痛时用破血药，兼硝、黄下之。

(红霞映日证〔眼赤涩肿痛年深，有红 馐 Q 睛上，浓泪如红霞映日之状，乃肝膈风热上攻所致，治宜去风散血清凉之剂。

(黄膜上冲证〔在风轮下际，神膏之内，有 嚏与凝脂 P 一气脉，但凝脂 在轮外生，点药可去，此在膏内邪热蒸起，点药所不能除，若漫及瞳神，其珠必损，此经络阻塞璫甚，三焦关格，火土邪实，故大便秘，小便涩，而热蒸膏内作脓也，失治者，有 k 凸之患，神消散、皂荚丸选用，诸外障，俱可用石燕丹吹之，绛雪膏点之，碧云散搐之。

(黄膜下垂证〔此脾胃热结，血凝气滞，膏脂窒寒，故生是证，发歇无时，痛涩泪出，渐生黄膜下垂，发则膜长遮满瞳神，甚至满目皆黄，不辨人物，治宜蝉花散加石膏、胆草、大黄，点以石燕丹，有泪者退易，无泪者退迟，厚者宜挑剪。

(赤膜下垂证〔初起甚薄，次後甚大，有赤脉贯白轮而下，乌珠上半边近白际起障一片，仍有赤丝牵绊，障大丝粗，璫赤泪涩，珠疼头痛者，病急而有变，丝细少，色微赤，珠不疼，头不痛者，缓而未变，或於障边丝下，仍起星数点，此星亦是凝脂之类，皆火内滞之患，其病尚轻，盖无形之火，潜入膏内，故作是疾，非比有形血热之重也，若障上有丝，及星生於丝梢，皆是退迟之病，丝赤不甚者，只用善逐之，甚者不得已而开导之，若贯过瞳神者，不问粗细联断皆退迟，此湿热在脑，幽隐之火深潜在络，一有触动，则其患进发，轻者消散，重者开导，此定法也，内服神消散去二蛻，加皂荚、石决明，外点绛雪膏，次用皂荚丸。

(凝脂 在风轮上，有点初起如星色白，中烟如 刺伤，後渐长大，变为黄色，烟亦渐大为窟者，有初起便带鹅黄色，或初起便成一片如障，又於障内变出一块如黄脂者，或先有痕烟後变出凝脂一片者，所变不一，祸则一端，大法不问星障，但起时能大色黄，善变速长

者，即此证也，甚则为窟为漏，为蟹睛，内溃精膏，外为枯凸，或气璫有声，爆出稠水而破者，此皆郁遏之璫，蒸烁肝胆二络，不过旬日，损及瞳神，若四围见有瘀滞者，因血阻道路，清汁不得升端之故，若四围不见瘀赤者，其内络深处，必有阻滞之故，此证当急用神消散、皂荚丸，晓夜治之，若迟待长大蔽满乌珠，虽救得珠完，珠上必有白障，终身不得脱，凡有此证，但是头疼珠痛，二便燥涩，即是急之璫甚，若二便通畅，祸为稍缓。

(花 棺 因火燥络内，而膏液蒸伤，凝脂从白轮之际生来，四围高，中间低，此金克木之祸也，或就於脂内下边起一片黄膜，此二证夹攻尤急，亦有上下生起，名顺逆障，此火土郁之祸也，亦有细条如或细颗如星，四散生起，长大牵连，此木火祸也，以上三者，必有所滞，轻则清凉之，重则开导之，若漫及瞳神，不甚厚重者，速救亦可挽回，但终不得如旧，止可救其 k 凸而已，龙胆饮去黄连，加赤芍药。

(蟹睛证{真珠膏损，凝脂}坏风轮，神膏绽出，黑颗小如蟹睛，大则如黑豆，甚则损及瞳神，至璫则青黄凸出者，此证与黑 p 珠，状类而治不同，夫黑 p 珠，源从膏内生起，此因破而出，中挟虚火，所以时时奇痒，或时掣痛酸涩，古法用小锋，出恶水，流尽即平，以炉甘石散，不用脑、麝点之，内服防风泻肝散，次用六味丸加用藜、车前调之，然终未免癍靨之患。

(斑脂 其色白中带青黑，或焦黄微细，有细细赤丝绊者，则有病发之患，结在风轮边傍，大则掩及瞳神，虽有神手，不能除去，治者但可定其不垂不发，亦须神消散、皂荚丸、石燕丹、绛雪膏内外夹攻，得气血定久，癍结牢固，庶不再发，若治不固，或即纵犯，则斑迹发出细水泡，时起时隐，甚则发出大泡，起而不隐，又甚则於本处作痛，或随丝生障，或蟹睛再出矣。

(黄油证{生於气轮，状如脂而淡黄浮嫩，乃金受土之湿热也，不肿不疼，目亦不昏，故人不求治，略有目疾发作，则为他病之端，揭开上脾，气轮上有黄油者，是湿热从脑而下，先宜开导上脾，即与神消散、皂荚丸之类，有头风证者，石膏散兼皂荚丸，若疠风目上有此者最重，当从疠风证治。

(状如悬胆证{有 q 上而下，贯及瞳神，色青或斑，上尖下大，薄而圆长，状如悬胆，盖胆有瘀热，肝胆膏损，变证急来之候，若眼带细细赤脉紫胀者最急，头疼者尤恶，内必有滞，急向四围寻其滞而导之，庶免损坏之患，服用石膏散、皂荚丸，点以石燕丹。

(玉粒分经{生於气轮者，燥热为重，生於脾者，湿热为重，其形圆

小而颗坚，淡黄如白肉色，初起不疼，治亦易退，亦有轻而自愈者，若恣酒色，嗜辛热，多忿怒，及久而不治因而积久者，则变坚大而疼，或变大而低溃，如烂疮相似者尚轻，宜神消散去二蛻，加皂荚、石决明，燥热，去苍术加当归、杏仁，若复不知禁忌，且犯戒者，则烂深而变为漏矣，不可误认为粟疮。

(银星独见〔乌珠上有星，独自生也，盖人之患星者，由火在阴分而生，故不能大，若能长大者，必是各障之初起也，即如凝脂一证，初起白颗，小而圆嫩，俨然一星，不出一二日间，渐渐长大，因而触犯，遂至损目，若误认为星，则谬矣，大凡见珠上有星一二颗，散而各自生，至二三日，看之不大者方是，若七日而退者，火数尽也，若连萃贯串相生，及能大者，皆非是也，凡星见青色者为风，其人必头痛，蝉花散去苍术，加白用藜、谷精草，并用碧云散，祛风为主，星久不退，恐其成阿魏搐鼻法，每夜搐之，星见陷下者，或小点乱生者，为肾虚，其人必因梦泄，或房劳之故，宜生料六味丸加谷精草、白用藜、车前子，凡去星之药，非谷精不应也。

(聚开障证〔其障或圆或缺，或厚或薄，或如云似月，或数点如星，痛则见之，不痛则隐，聚散不一，来去无时，或月数发，或年数发，乃脑有湿热之故，大约治法，不出镇心火，散瘀血，消痰饮，遂湿热而已。

(聚星障证〔乌珠上有细颗，或白色，或微黄，或联缀，或团聚，或散漫，或顿起，或渐生，初起者易治，生定者退迟，白者轻，黄者重，聚生而能大作一块者，有凝脂之变，联缀四散，傍风轮白际而起，变大而接连者，花握〕，若兼赤脉绊者，或星滓Y者退迟，此证多由痰火之患，能保养者庶几，丧犯戒者，变证生焉，先服羚羊角散，後服补肾丸。

(垂帘障证〔生於风轮，从上而下，证有数般，缓急各殊，一努肉初生，一偃月侵睛，一赤膜下垂，治各不同，此只白障漫生，自上而下，为混障，间有微红，因其触犯，转动其火，方有变证，其病从上而下，本当言顺，何以逆称，盖指火而言，火本炎上，今反下垂，是谓逆矣，生熟地黄丸、羚羊角汤选用，虚者，兼进补肾丸。

(涌波障从轮外自下而上，故曰涌波，非黄膜上冲，从内向上急甚之比，白缓赤急，亦有激犯变出黄膜，宜凉膈散先去上冲，後以四物换生地、赤芍，加犀角、甘草、丹皮治之。

(逆顺障证〔色赤而胀，及丝脉赤乱，见於风轮际处，由白珠而来，粗细不等，周围侵入黑睛，障起昏涩者，即此证，必有瘀滞在内，滞於左则从左而来，滞於右则从右而来，宜先导去恶血，後用皂荚

丸、生熟地黄丸，点用石燕丹，若色浮嫩能大，或微黄者，乃花握]，若燥涩甚者，则下起一片，变为黄膜上冲，若头疼珠痛胀急者，病尤重而急。

(阴障 乌珠上生二 俱白色，一中虚，一中实，紫 s 串，如阴障之图，若白中略带焦黄色，或有细细红丝绊者，皆不能尽去，内服蝉花散、皂荚丸，外点石燕丹、熊胆膏，此证非心坚耐久，不能得效。(玛瑙内伤证〔其障如玛瑙之杂色，是虽生轮外，实是内伤，肝胆真气清液受伤，结成此 皂荚丸、绛雪膏，久久耐心医治，方得絳薄，终不能除尽也。

(连珠外 与聚星相似，盖聚星在可治之时，此则凝定之证，虽妙手久治，难免迹滞如冰瑕之患。

(冰瑕 或片或点，生於风轮之上，色白而薄，如冰上之瑕，时常泪出，衲满蒙蔽瞳神，发歇往来，风轮有痕烟，如凝脂聚星等证，初发点服不得尽去，或点片脑过多，皆为此证，与鱼鳞障不殊，虽治不能速去，内与六味丸加菟丝子、白用藜，外点石燕丹，必须坚守，久而方退。

(圆 障证〔薄而色白，大小不同，间有厚者，亦非堆积之比，又名遮睛障，以其光滑深碜，病最难治，治与冰瑕 碜世 虽坚心久治，亦难免终身之患。

(水晶障证〔清莹见内，但高厚满珠者，看虽易治，得效最迟，乃初起膏伤时，内服寒凉太过，外点冰片太多，致精液凝滞，结为此病，若傍斜细看，则白透睛瞳内，阴处与日中看，其形不同，治法须分新久，若有进退，红肿有泪，发歇未定，用石燕丹则眼泪带药流出，此 瓊钿弘 h，若发年久，无进退红肿，纵有拨云坠 t 药，终不能取效也，服药与冰瑕同。

(风轮钉 乃劳伤肝经所致，其证赤涩难开，病牵头脑，泪出差明，钉勦 `，接引黄仁，根深不移，治宜退热去风散血，头痛熨以劳鞞艾，外以琥珀、龙脑、朱砂、玄明粉点之，避风戒房室，不痛者不治。

(鱼鳞障证〔色虽白而不光亮，状带欹斜，故号鱼鳞，乃气滞膏凝，结如凝脂，病已甚，不得已大用寒凉及多用冰片点者，往往结为此也，用青盐黄泥固济，燥熟研细，以羽毛粤点，一日一次，内服退勦 卜磳障

(马蝗积证〔紫头尖薄，中间高厚，肉红色，若马蝗状，横卧於中，乃血分之病，久久方成，难去易来，风疾人每多此患，必先用 十去五六，方用杀伐之药则有功，然割须用烙其根处，不尔，则朝去暮生，

枉受痛楚，多有激邪之祸，外虽殄瘁，内须平治，不然，外虽平而内必发也。

(努肉攀睛证〔多起於大眦，如膜如肉，渐侵风轮，甚则掩过瞳神，初起可点而退，久则坚茂难消，必用以 从上边努肉中道，挑起穿过，先揭起风轮边，後揭至大眦边，w，沿眦割去，留则复长，过则伤眦，适当为妥，若血出，用软纸粤墨 之则止，努肉四沿虽黏，中则浮也，有用线穿挂割，亦能去之，但延缓为累，去後用点药消其根，内服和血清火之剂。

(肺瘀证〔由大眦而起，贯过气轮，如皮筋横带风轮，甚则掩及瞳神，初起如薄薄黄脂，或赤脉数条，後渐大厚，赤者少，白者多，虽赤者，亦是白者所致，盖先有白而不忌火毒辛热，故伤血而赤，必须杀伐，用杀伐之法，一割即烙，免其再发，大抵眼科 @法，惟此最为得效。

(鸡冠蚬肉二证〔形色相类，经络相同，治亦一法，多生脾眦之间，然後害及气轮，而遮掩於目，治须用割，亦用烙定方好，宜三黄丸加芒硝噙化，外用绛雪膏去麝加阿魏点之，其目大眦内有红肉一块，如鸡冠蚬肉者，乃心经血部之英华，若误割者，轻则损目，重则丧命，慎之。

(鱼子石榴二证〔经络不瑾，治法亦同，其状生肉一片，如榴子绽露於房，障满神珠，血部瘀实，目疾之恶证，治用割，割後见三光者可治，服用皂荚丸，点以绛雪膏，若三光瞑黑者，内必瞳神有损，不治。

(轮上一颗如赤豆证〔气轮有赤脉灌注，风轮上有颗积色红，内有瘀血之故，急宜开导，血渐通，颗亦渐消，然至此十有九损，若白珠上独有颗鲜血者，亦是瘀滞，上下无丝脉接贯者，吹点自消，若有贯接者，必络中有血灌来，向所来之处寻看，量轻重导之。

(睛中一点似银星证〔白点一颗，如星光滑，当睛中盖定，虽久不大，傍视瞳神在内，乃目痛时不忌房事，及服渗泄下焦寒凉之药过多，火虽退而肾络受伤所致，终身之患也。

(五花障证〔生於神珠之上，斑斑杂杂，盖五藏经络间之气俱伤，结为此疾，其色 斓驳杂不一，若中有一点黑色者，乃肾络气伤，虽治不能尽去，此状与斑脂 玛瑙内伤，形略相似，斑脂勤迴破而结成瘢痕不能去者，玛瑙内伤乃小而薄未掩瞳神之轻者，此则高厚显大，生在膏外可退，故不同耳，宜神消散、皂荚丸，并用点药。

(混睛障证〔有赤白二种，赤者畏赤脉外绊，白者畏光滑如苔，一种白睛光赤而後痒痛迎风有泪，闭塞难开，或时无事，不久亦发，年

深则睛变成碧色，满目如凝脂赤露，如横赤丝，此毒风积热所致也，宜服补肝调血之剂，血行则风自息，外用吹点则 弘 h。
(黑 p 珠证(非蟹睛木疳之比，蟹睛因破流出，此则肝气有馀，欲泛起之患，故从风轮际处发起，黑泡如珠，多寡不一，其火实盛者痛，虚缓者不痛，治法用小锋，逐个横穿破其黑 中有恶水，流出即平，挑後用炉甘石散去脑、麝点之，先服羚羊角饮子去五味加赤芍药，次用六味丸，後服补肾丸，设若不谙此法，服凉剂点凉药，鲜能奏效也。

[ITSUN 统计]

